

伍非百編纂
其弟程遠寄
於次居

咸同時期平定川亂方畧

戴傳賢題



188258

21268 88

98 1

827.3

2/21

本書獻給

四川各勦匪軍及關心蜀亂者

編纂兼
印送者
伍非百



C0754278



凡例

一、本書敘述以駱秉章爲主，編纂材料，亦多取駱疏。雖官書間有不實，然大體爲當事人自敘，且有發疏在前而成功在後者，年月地點，信而有徵，較之故老口耳傳說，自不可以道里計。閱者試取地圖與當日事實年月對勘，當可悟出許多勦匪方案。篇首附以年月表，更可見其同時處理各方之妙用。

二、六十年來，兵器進化，戰陣誠不可泥古。然地理之遠近廣狹死生，及政治之隆汙，民心之向背，匪勢之離合與其誘惑裹脅之方，大抵尙不相遠。故於戰鬥狀況，及戰前戰後之處置，均詳列無遺，以備參考。

三、本稿編輯動機，起於朱毛企圖竄川之時。及徐向前竄陝，川事稍戢

。因而中止。頃以徐股圍攻綿陽、朱毛由黔竄滇，竊計蜀亂，尙須時日。故竊一星期之力，晝夜不倦，草成此稿，冀補助勦匪軍事之萬一。盡匹夫之責，迂拙草率，知不能免，閱者諒之。

四、本書爲川亂而編纂，非賣品亦非創作。故不保留版權及著作權。倘有人認爲尙有一得之愚，足資勦匪參證，自可任意增省修改，翻印賣贈，不必問取著者同意也。

五、關於平定川亂之文獻，存者甚多，本書僅取其最近時代與今日情勢相關者述之。其他史實從略。但有時代雖遠，而言切可行者，亦竊取一二附錄之，如嘉慶間平定川楚教匪議疏；及盧象昇治郟奏議二篇，謹鈔附於后。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序

吾友伍非百先生，精墨學，富文辭，著有墨辯解詁，墨子大義述，具有經世大略，留心政治軍事，嘗參革命軍戎幕，出入兵間，幾二十年。其著書輒於馬上爲之。後從戴季陶先生辟爲考院參事，卓著聲稱。去歲纒來白下，談及川亂，慨然流涕，感時無駱秉章其人者，因草駱氏平定川亂方略一書，擬餽貽蜀中賢士大夫有志靖亂者，書成囑序於予，予曰：嗚呼，川亂今日亟矣。君深於墨子之學，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夫秉章滿清翰林衰老書生，拒洪楊發難方張之勢於長沙，疊次圍攻而不能下，卒賴湖南保全之力，以援鄂贛皖江浙各省。又援四川以平石達開，藍朝鼎李永和之大亂，烽煙及于川滇黔湘陝甘六省，馳援之骨幹湘軍，不

過二萬人，縱橫馳驟六省，叱咤風雲三年，雖其不明種族關係，立身有異，而翼王亦一時人傑，竟乃被擒，大勳克集，中興滿清，奠川民于危疑震撼之際，清川吏于貪污敗壞之時，精白乃心，貞固其節，識黃淳熙于閒散被擯之餘，擢劉蓉于羣疑衆謗之世，用唐友耕之驍悍，先革職以抑其氣，利唐炯之狡黠，使戴罪以斂其鋒，委在籍參將徐邦道，以解涪州之圍，拔川紳黃鼎，以奏川南之捷，獎劉嶽昭爲統帥之才，認易佩紳非獨樹之將，卒能量才器使，人盡其用，成大勛名，參藩司祥奎，以儆官邪，劾副將張定邦，以革營弊，以身作則，遐邇肅然，官無廢事，兵無濫冗，怯者臨陣亦勇，貪者受任亦廉，見者感動，聞者興起，非秉章之清廉幹濟，才德足以籠罩懾服人者，而能奏效若是之速且大乎，竊意秉章實堅苦卓絕，力志厲行，其卒于四川總督任內，家無餘財，被罩衣

履菲薄，僅遺婢妾一人，平日自俸甚微，殆私淑墨者之徒歟。嘗讀墨子述夏道，菲飲食，卑宮室，非樂薄葬盡力苦行，胼手胝足，以致其爲國之愛而不顧，非百重有慨乎斯世，而思以墨學易之，川亂紛紛，尤思以墨學救之，然則特舉籲門秉章之方略，毋亦多其克己厲行，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節儉勇勞，得墨教之精神，而取之者歟，是或一道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西充黃 綬識于南京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序

咸同時期駱秉章氏平定川亂方略序

距今約六十年前，蜀中大亂，內有藍李郭周之竄擾，外有石達開之侵入，局勢危迫，過於今日數倍，內外情形，頗與朱毛徐張相印合。維時吏治營務，腐敗已極。貪官債帥，逼民爲亂。當藍李初入，不過數百人耳，民無樂土之心，軍有望風之潰，一二年間，裹脅至數十萬，蹂躪四十餘縣。川北之通、巴、營、儀、順慶、遂寧、蓬溪、安岳、樂至。川東之墊江涪州，綏定、梁山、大竹、雲陽、萬縣、開縣、川南之眉州，嘉定、敘府、及省垣附近之德陽、羅江、棉州、平武、處處有賊。於是石達開在粵皖失勢，乃走汝城宜章出沒於湘西南，紆迴黔桂邊境，企圖竄川。卒由龍山利川掩至，沿大江南岸，上犯涪州綦江，屢窺敘永，再退

黔中，後又由黔西竄入滇，由滇窺蜀，倘非大渡河土兵効順，駱秉章布防得宜，則蜀之爲蜀，未可知也。吾人觀於徐向前竄擾通巴營儀，及朱毛遁走宜汝之際，竊爲四川寒心。果也朱毛由黔入敘南，又退黔中，今且由黔入滇矣。其用兵飄忽迅速，東西靡定，分合無常，與石氏頗相類，出沒地帶亦略同，說者以爲今日之匪，頗有主義，且由國外學得新式方法，此卑劣無聊之語也。古今姦人造亂，皆有誘惑小術。漢書所謂「轉相誑誘，徒黨至數十萬」者，其因皆由政治不良，吏治貪污，軍律廢弛所致。夫以前代印刷之未興，交通之多礙，尙可轉相誑誘，遍於九域，豈有今日而不能者。又歷代盜賊之術，正史不傳。學者試一翻明季裨史及王陽明盧忠肅諸公之文集，當知今之盜賊，並不逾於古所云也。然則謂今日之賊難平者，徒自欺自餒耳。要之非造亂之人所能辦，更非釀

亂諸將帥所能奏功。至於徐向前今日情形，尙不及藍大順李短搭之蔓延猖獗。乃一出巴州，而閬南失守，一向棉陽，而成都震動，此等民心，此等軍勢，殊有後不如前之概。夫賊亦猶人耳。藍李何以蔓延猖獗，一殺一千，只要二天，殺一百，只要一刻，恃有裹脅耳。「官軍舉動，計甫定而賊已全知，而賊之蹤跡，官軍轉毫無聞見。賊竄數日，莫知去向。一經遇賊，前隊接仗，後隊已逃。」賴有官軍之腐敗也。倘民不從亂，兵不畏賊，以官軍工具之良，憑藉之多，資源之富，徐向前又何難平乎。要其本在人心風俗，而其機在吏治軍政。天下無奇策，祇力行者何如耳。爲聖爲狂，一念之差。爲之善則重登斯民於衽席。爲之不善則永陷同胞於九淵。西望蜀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吾川民其將永沉苦海，如明季之殺戮無遺乎。抑將死得救，如咸同間之亂極而治

乎。吾悲之，吾念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愚也，事異葛亮，義同墨翟。觀父兄子弟之焚溺，欲拯拔援救而未能，聊撰斯編，捐資印送，庶亦餘力相勞，良道相教之義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五月伍非百自序

咸同時期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目錄

第一章 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先事籌備各節

第一節 入川前之先事籌備事項

奏陳四川吏治營務腐敗情形

調湘楚兵勇隨同入川

預籌糧餉

預防石達開於入蜀以前

第二節 初入川境之籌劃

兼籌川楚分軍赴援

考察賊情定合圍聚殲之謀

籌劃藍李二股先攻棉陽

奏調兵將於川楚邊境防石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目錄

第二章 勦辦藍朝鼎李永和二巨股之經過

第一節集中兵力圍攻藍朝鼎於棉州

事前籌劃

棉城情勢

官軍配備

第二節 藍李併歸一處先攻眉州李永和

賊方形勢

官軍配備

第三節 克復丹稜斬藍朝鼎並窮追餘黨之情形

賊方情勢

官軍進攻

戰鬥狀況

進勦藍股餘黨經過

第四節 克復青神及佔領鐵山之經過

攻勦青神李永和退保鐵山

圍攻鐵山之經過

攻勦毛家寺之經過

圍攻青神擒斬屈廷洗等之經過

第五節 攻克天洋坪八角寨及擒獲李永和等之經過

民團攻克天洋坪之經過

官軍攻克八角寨之經過

攻克龍究場誘擒李永和卯得懣等之經過

第三章 攻勦曹張周郭之情形

第一節 克復新寧

擊乘章平定川亂方略

目錄

第二節 解墊江城圍

第三節 追勦藍張克復太平

第四節 攻勦曹燦章於渠大新開一帶

第五節 攻勦久鋸鶴游坪大股周紹勇之經過

梁墊開新之追勦戰况

由萬縣至達州之追勦戰及擒獲周紹勇經過

第六節 攻勦郭幅貴之經過

郭幅貴由甘陝回竄川北越蒼溪巴州至儀隴

周達武追擒郭幅貴於巴州之鼎山舖

第四章 石達開入蜀及被擒之始末

第一節 石氏入川經過及成敗大概

第二節 石達開圍攻涪州及官軍力戰解圍情形

石軍入川

預調援軍

攻守情形

戰後處置

第三節 石達開圍攻綦江及敗退貴州從閒道潛出長甯之經過

圍攻綦江經過

石退貴州由閒道潛出長甯

高琪慶符各路之戰况

第四節 連破石軍克復長甯

三路進攻長甯石軍敗走

沿川黔邊境紆迴遁入貴州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目錄

官軍之佈防

第五節 石達開由黔入滇再竄川境及官軍防勦之情形

石達開由黔入滇再竄敘永

官軍佈防情形

搶渡金沙江之戰

蹙之南岸窮山之中

石軍情況及官軍之進攻

攻破石軍橫江營壘之情形

進攻達開座營雙龍場之情形

石達開之再退滇境及官軍之佈防

第六節 賴裕新偷渡金沙江竄入甯遠及官軍追勦之經過

石達開派遣中旗賴裕新別出寧遠之企圖

賴裕新爲越雋士兵擊斃

中旗殘股上竄榮雅官軍尾追截擊之用意

官軍窮追中旗殘股由平武遁入甘肅

第七節 石達開就擒

石達開分軍爲三設出奇入險之計

略秉章預調漢土兵勇據險佈防

大渡河誘擒石達開

第五章 直接間接之平亂素因

第一節 知人善任

第二節 信賞必罰

第三節 籌備

第四節 創導蜀軍提倡團練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目錄

咸同時期川督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年月表

咸豐十年

六月廿八日 清廷命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七月初八日奉到。

七月十九日 樂昌仁化股匪犯桂陽宜章。（按此卽石達開之股，爲入湘竄黔之始。）

七月廿一日 另股趨延壽。

八月初七日 陷永時。是時令劉嶽昭駐永州，黃淳熙駐東安，江朝忠駐新甯，駱擬於

劉黃兩軍中抽調一軍赴川。

九月初二日 奉八月十八旨，催促速帶兵赴川，是時湘境解嚴，擬調劉嶽昭由永赴常

聽調。

九月十八日 交卸湖南巡撫事。同時籌劃調劉黃諸君入川，共萬餘人。并請旨命川督

於夔州設糧台

十月初九日 奏報定期於十月十三日起程。是時據報川匪除藍李二股外，又添張黑五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二

，胡八千歲，何黑二，添空和尚，各三四人，分擾榮昌銅梁永川大足璧山，安岳遂寧，又是時石氏欲由柳維奔黔入蜀，尙未得報。

十月十二日 接石達開大股竄楚之訊，暫緩援蜀之兵以救楚，是時石達開陷城步綏甯

，圍武岡，分竄新甯。另股竄洪江。駱氏恐其犯蜀，又恐其與陳玉成合股犯兩湖，企圖未明。

十月廿六日 石氏由六合城踞德勝，逼近南丹，意欲由黔入川。

十一月十六日 奉旨緩援蜀。

十二月初六日 清廷飭蕭啓江一軍赴慶遠，追剿石達開，駱氏執奏，以爲仍須飭蕭軍與田興恕赴川。或皖事稍緩，卽調曾國藩入川。

十二月廿七日 清廷令蕭啓江軍與田興恕夾擊竄匪，毋令人蜀。

咸豐十一年

二月初六日 駱氏行抵安鄉，得皖賊上竄黃州之訊，檄黃劉二軍停止赴川。是時黃劉

二軍已行抵宜昌矣。

二月廿一日 黃劉二軍返沙市。是時皖賊敗退黃州，鄂事稍弛，仍擬西上入蜀。

二月廿七日 得江西撫建被圍援兵大敗之訊，同時湖北黃陂孝感雲夢德安等均失陷，駱氏應兩省之請，分兵爲二。黃淳熙一軍入川，劉嶽昭一軍留楚。（各約四五百人）

三月十四日 駱秉章率黃淳熙由荊州上駛赴蜀。

三月二十日 清廷准許駱氏分軍爲二，分赴川蜀之援。一俟賊勢稍鬆，仍增調劉嶽昭一軍赴川。

三月廿五日 駱秉章率黃淳熙一軍抵宜昌。

四月初十日 抵夔州。

四月十七日 抵萬縣。是時藍李張何，衆至廿餘萬人，出沒於潼川綿陽資州簡州敘府瀘州富順隆昌之間，蔓延至四十餘縣。駱秉章疏奏賊情「散而不聚，剽而不留，伏而不出，」三點。定「聚殲」之計。是時所部僅黃淳熙五千餘人，會合蕭璧江舊部，約萬二千人。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四

四月十七日 駱秉章聞股匪逼圍順慶，令黃淳熙應所部由梁山大竹趨赴順慶，擬進保成都。

五月初一日 黃淳熙抵順慶，賊解圍竄至李渡烈面溪三溪口，探得此股匪首爲何國樑何興順兄弟，約三萬人，係由牛腹渡分股，竄資陽遂甯蓬溪以趨順慶，意在下行，擾亂川東一帶。

五月初八日 黃淳熙得定遠被圍緊報，兼程急進。

五月十一日 黃軍抵定遠，大破賊黨，斬何國樑，餘衆竄去。

五月十四日 黃淳熙追餘黨於二郎場，陷伏陣亡。

六月初一日 駱秉章行抵順慶。

六月初九日 駱秉章奉清廷諭酌量川東北緩急，設法兼顧，并力保陝南川北。是時李永和（短搭搭）踞青神，王刀刀周躄子，朱曹張郭卯各匪頭目，分股援眉嘉雅邛敘瀘資州一帶。藍大順圍攻綿州，分股擾江油潼川，欲下竄保甯順慶。北路德陽羅口綿州綿竹安縣彰明梓潼。小北路樂至鹽亭遂甯太

和鎮，處處有賊出沒。

駱秉章酌兩股情形，定計先剿藍大順一股，即日進駐潼川。以提督蔣玉龍兵牽制南路李永一股，并預防賊敗後，由廣元龍安兩路竄甘陝。

募蜀兵一千人，照楚軍營規訓練，以期熟習地理民俗。

（因川勇習氣已深，心志難洽，

不能調用。而湘楚勇又不習山川形勢，乃募川勇千人，照楚軍營規訓練，冀成立蜀軍。）

駱秉章率後隊進駐潼川。

七月廿六日
八月初一日

總攻藍朝鼎於綿州。

敵情 綿城形勢東北皆枕涪江，南臨安昌小河，惟西門無水。賊夾河而軍，又悉其精銳萃於南門以外。藍朝鼎自率悍卒巡小土地，并分踞東嶽廟一帶。其黨吳維之等踞塔山，徐元柱等踞榜山，藍老四等踞十賢堂，每日各七八千人，連營六七里。其西門西山觀一帶，則訾洪發踞之。北門桑林壩龜山一帶則藍朝柱踞之。而以舟船水兵扼涪江通西北往來之路。

配備 湘果營胡中和蕭慶高何必勝直搗賊壘中堅，唐友耕由石橋攻其左

彭太和山桑林壩攻其右。湘軍由三台之葫蘆溪，進紮豐子井。

搭子山賊壘，由列德謙千六百人進剿。

榜山十賢堂賊壘，由果毅營曾傳理所部三千人進剿。

西山觀一路，則令顏佐才率黔勇三千人，由新唐子進剿。

同時，由綿州知事唐炯開城夾擊。

尹士超駐皂角舖以扼奔路。

主旨 欲解棉圍先從南路進剿，各路同時進攻，使賊首尾不相顧。

八月十一日 藍大敗連日死者三萬餘人。餘衆約八九萬人，退聚西山觀青衣壩死抗。

八月十四日 再攻西山觀青衣壩，賊復大敗，死者約四萬餘人。餘黨三四萬人奔綿竹

什防彭縣一帶，沿途追剿，川北肅清，藍朝鼎率餘黨僅萬餘人竄丹稜，

與眉州李永和合股。同日奉總督四川之命，仍督辦軍務。

八月十七日 派唐友耕追剿藍之另服謝寡婦於羅江，謝奔什方，與棉陽逃賊合股。

八月廿五日 令楚軍湘果毅護軍各營，追藍之餘黨於什方，賊奔崇甯崇慶，沿途追

擊，斃賊二萬餘。

餘衆分向大邑邛州竄逃，李永和遣其衆萬餘人，迎藍起丹稜，與眉州相犄角以壯聲勢。

按是時駱秉章專意剿滅棉陽藍大順一股。蓋以李黨最多而藍黨最悍。多者散而勢緩，故以緩圖之。悍者剽而禍急，故以急攻之。迄藍黨勢衰，李黨勢分，然後可以移攻藍之帥以攻李。但藍悍而他竄，則裹脅衆，難保不生巨患。故爲川計，莫如乘藍勢之已蹙，李黨之未合，聚二股而併殲之。故駱秉章此時計畫，窮追藍氏，逼其與李合夥，直擣眉州老巢，以收聚殲之功。分撥勁旅斷李黨東竄渡江之路，派遣川軍綴藍黨於丹稜。既逼其歸於一處，又不使合力，誠深得先後緩急分合之宜也。

九月十五日 在成都接總督篆。參革藩司祥奎，督標中軍張定川。吏治營務，煥然一新。

十一月初一日 總攻眉州李永和，（李短搭搭）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敵情 眉州形勢，東阻府河，西接丹稜，南通青神，北連彭山，卽由省城赴眉之路，其西南靠城一帶，如象耳寺，快活山，奈巴石，以至黃中壩，張家坎等處，均爲逆賊盤踞，而府河東岸之王家場，洪廟場麻衣觀一帶，亦爲逆首邗得興率黨環布，又復擾及北路，扼斷米糧出入之道，而丹稜一路，由東館東瓜場，思濛場，以至蓮花場一帶，青神一路，由黑龍場，洪化堰，以至張家坎，李家碾一帶，賊營聯屬百餘里，復萃精悍死黨於虎皮塘，松江口，五里山，并靠松江口之鐵門坎石灰窰闌婆嶺各處，分別要隘或於山上築壘，或於民房立營，皆重塹深濠，至爲堅固。距松江三里，過雙鳳橋爲劉家祠堂，環列八大營，背山繞河，李逆踞焉。地勢賊情，爲此爲腹心要害之區。

主旨 欲解眉圍，先從西路進剿，然後直搗中壘，則首尾衝決，餘可不自潰。

配備 (一)湘果營胡中和蕭慶高何必勝率所部六千人，由崇慶州，取道

將軍廟多悅鎮，進紮順和場。

(二)果毅營曾傳理率所部二千餘人，護軍營劉德謙率所部二千餘人，督同朱桂秋彭太和侯光裕三營，由彭山進紮金魚山悅興場一帶，與湘果各軍取聯絡。

(三)將玉龍飭川軍柏昌懷陳天柱移紮秦家墩石橋子醇美場各處，專辦藍逆餘黨，俟楚軍進攻眉山賊壘時，該軍等同時出隊，由萬盛場進搗丹稜以相牽制，而斷李逆之援。并嚴防藍股回竄蒲瓊，冀將兩逆逼歸一處，以收聚殲之功。

(四)唐文耕率所部四千餘人，奇勝軍總兵率所部二千餘人，由太和場渡河，進剿紅廟場王家場賊壘。并飭管帶水師陳紹憲率砲船由玻璃江下駛，擇地駐泊，與唐黎陸軍相依護。俟楚軍抵眉後，即由王家場水陸會合，斷賊浮橋，焚賊船隻，以扼其渡河東竄之路。

十月十一日 藍大順大敗。死者約三萬人，退踞青神。駱秉章令唐文耕移住眉南洪化堰

以牽制李永和。而令湘楚各軍，會攻丹稜，先滅藍大順一股以絕外援。蓋由是時川軍剿藍尚未得手，恐其竄眉州彭山以襲我攻青神軍之後路故也。

是時李永和黨王刀刀周餅子等分擾川東永川璧山銅梁大足。朱張等股，擾川北南充岳池廣安各縣，東西飄忽，僅張由庚所部嚮導營千四百餘人，奔馳截剿。而駱秉章以楚軍全力攻丹稜。以雜軍萬餘人分堵青神東岸，以防藍李合股。實無餘衆以應各縣剿匪之請。姑聽其奔馳，以地方官紳，糾會團練堵之。是時奏調劉嶽昭一軍迅速入川。

按駱氏用兵，專注重攻剿主力。其東西飄忽之遊匪，則牽綴而已。當藍李二股同時猖獗之日，以藍黨悍而李黨多。則集中兵力先攻藍。暨藍黨既敗，則集中兵力速攻李。其攻藍也，用攻堅之法。其攻李也，則用攻弱之法。故攻藍則同時並舉，而尤注意於中堅。攻李則節節擊碎，先剪羽翼，再及首腦。李既退青神，猶擁衆十萬。而藍則僅萬餘人，然駱氏

注重藍之悍，過於李之衆，宿舍李而門藍，則其用兵先後緩急之故可思矣。

十一月初二日 攻丹稜。

〔敵情〕丹稜形勢，四面依山。樹木深密，水田溝澮縱橫錯雜其間。藍朝鼎敗後，衆不滿萬，李永和派其黨何李等各擁悍賊二萬餘人，與之合併。自踞城內而分布其黨於附城東南北三門，依山爲營，長濠高壘，連四十餘座，鹿角釘板，環列數里。惟南門賊壘無多，而河溝數道限隔，意圖負隅死拒。

〔配備〕十一月共九日楚軍分駐丹稜東門之銀罐窰月溪寺，東南之三合橋撥古寺祠一帶。與城西北石橋子醉美場各處川軍互相聯絡。

〔戰況〕初二初四兩次攻擊，皆不得利。敵堅守不出，乃掘長濠，築長圍，絕其糧道。十一日賊率衆突圍，大敗，斬藍朝鼎於陣。餘衆奔蒲江。分兵沿途追剿。

略乘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一一一

營藍黨首領陣亡時，餘黨由藍朝柱、訾洪發、李長毛、謝寡婦等率領，竄蒲江趨崇慶。乘章令果毅營由彭山、新津、遂出溫郫，護軍營會同湘果九營由新都繞出彭縣，迎頭截擊，冀圖全數殲滅。仍檄蔣玉龍全部回紮蓮花場思蒙場等處，與唐友耕一軍聯絡，專顧青神、李永和一股。連日窮追藍黨，各股分竄，所餘無幾。

按駱氏對於藍李二股，終始認定藍逆一股，非澈底殲滅不可。故始聚全力以攻棉州，繼分勁旅以攻丹稜，最後仍以湘楚各軍，追剿藍謝李營於溫郫、崇慶、中江、遂寧等處。其奏議云：「查藍逆一股，前在棉州，衆至十六七萬。僞元帥藍朝鼎，剽悍善戰，實爲諸賊之雄。仰賴天威，將士用命，併力攻擊，更番躡剿，追逐既逾三旬，奔馳往返近二千里。」卒能剪此渠魁，力殲羣醜，可見其重視之心情矣。

十一月十二日 得石達開逼近川疆之訊。

奉上諭，石達開由問道竄楚窺湘，意圖入蜀，着駱乘章嚴密防堵。

同時酉陽知事報石達開率衆四五萬人，由湖南靖州竄沅州麻陽，逼近鎮筵之訊。駱秉章得報，則奏請派駐宜施剿匪之部隊劉嶽昭一軍入川，馳赴夔萬。如石已逼近酉陽，卽由黔江趨赴迎剿。如與來鳳之賊合股，竄向利川，卽由萬縣進兵扼截。并添派興恕五六千人，赴松桃銅仁。是時川中兵力，合湘果毅護軍各營，及川中兵勇，爲數約四萬餘人。賊勢則棉州一戰，藍黨約十六七萬，漸就衰滅，僅餘萬餘人退保丹棱。李黨則眉山一戰，退守青神，餘衆尙多，分股亦衆。其東路則擾銅壁梁，大北路則擾順保遂潼，各三四千人，或萬餘人，不等。而全國匪禍，則湘南有粵黔之擾，湖北則有皖豫之防，江西則閩浙之患，皆不暇兼顧四川，其尤爲四川目前憂慮者，卽內寇未靖，而外寇大至，石達開時有由黔湘竄蜀之謀也。幸賴湘楚各軍牽制於外，屢敗屢勝，改道愆期，石氏不得遽急入川。略氏藉此暇餘時間，以迅速之勢，專一之力，先撲滅藍大順於棉州。再則圍攻李永和於青神。藍焰旣衰，李勢亦困，其餘小股

，則聽其東西奔竄，以地方團練阻其前。川中兵勇綴其後，使不得合勢併力，盤踞滋大而已。其對於石達開一股之處置，最爲焦心勞思。蓋恐其竄川，聯絡各匪，一入而不可復制耳。故乘石氏未抵川境之前，則使其不得抵邊，而注全力以滅內寇。既抵川境之後，則使之不得渡河，而委南岸於敵手。殆其外勢既蹙，銳氣漸鈍，奔馳江岸，勞頓窮山，然後以其慣性，（石氏個性好出陰遠而乘人不備攻其不意）誘之以降番，導之以走險。石氏既不得逞於忠豐涪萬鉞澧者，乃欲出大渡河以入川西南，適中駱秉章所慣用「蹙之窮山險阻而消滅之」之計中也。觀於駱氏平定川亂之終始，雖曰天幸，豈非人事哉。

附石達開入川之路線

龍山，利川，石柱，羊渡溪，涪州南沱，涪州小河對面。

同治元年

正月○日 石達開由利川趨石柱。

正月初八日 劉嶽昭前隊五營，過萬縣上駛。

正月十二日 劉嶽昭後隊四營，抵夔府。

駱秉章得劉嶽昭抵夔之訊，即飛飭其前進，與上游各軍夾擊石達開。並催田興恕會勦。其奏云：「如乘石逆尚未渡過北岸，大兵雲集，蹙之於窮山之中，則川東地方，尚不至糜爛。而該逆無舟可掠，且有劉嶽昭全軍自下而上，勢亦不能竄擾夔巫下流也。」此老胸有成算，然其機亦危矣。

同時圍攻李永和於鐵山。李氏自竄據鐵山後，深溝高壘，爲負固之計。踞高瞭遠，於築卡內放鎗，官軍仰攻不利。且山徑紛歧，周圍百餘里，處處可通。秉章乃令（一）近賊各地方派團嚴堵各隘，斷賊糧道，使之坐困。（二）各營攻取抵隙，務爲出奇制勝之計。

二月初四日 石達開兵圍攻涪州。先是石氏率隊於正月由利川趨萬縣，知有備，乃由石柱徑至羊肚溪。欲搶渡忠州，未果。遂沿南岸由南沱竄至涪州小河對岸。旋由小河上流之朱家嘴，涉淺偷渡。於三月四日，從望州關直撲州

城，依山一帶，皆爲賊踞。

二月十二日 唐炯帶黔男，由渝抵涪。副將唐友耕一軍亦至。湘軍劉嶽昭前隊，由下游趕至。

二月十三日 唐友耕等分路出擊，大敗石氏，擒殺約八九千人。涪州之圍立解。石達開退走蘭市鎮。是日劉嶽昭前隊趕至，張由庚率嚮導營馳至李渡溪，劉嶽昭卽令張駐李渡溪以扼石氏北渡，兼防鶴游坪之賊上竄。劉嶽昭唐友耕各率所部渡江，由北岸揮徑馳赴重慶，抄至賊前，以便攔頭迎上截擊。唐炯率黔勇暫駐涪州，以防回竄。駱氏因鶴遊坪之賊，伏而未動，更飛調曾傅理率果毅營由長壽馳赴重慶以固要地。

是時石達開自涪州敗後，上竄至木洞一帶，與重慶遙隔大江，不能飛渡。官軍有砲船沿江梭巡，水道無虞。劉嶽昭曾傅理唐友耕各軍皆已至渝，唐炯在涪，駱氏發令上下夾擊，蹙之窮山之中以爲聚殲之計。（蹙之窮山一語，駱氏屢用，蓋攻勦流寇之要訣也。）

三 月初一日 蕭慶高何必勝等攻青神。

時李永和據鑼山，陳長毛據毛家寺，周庭沈駐青神，相爲犄角。官軍連日攻鑼山毛家寺頗急，李知不守，乃令毛家寺之賊約萬餘人，由竹根灘牛華溪回援青神，內外連絡，湘軍蕭慶高何必勝等分隊逐之。

三 月初二日

鑼山李永和突圍南走。初四日胡中和劉德謙等追擊之於觀音場。初四日，追至麻柳場。初五日至柑柏樹，賊分爲二。李永和與卯得興分竄。李永和竄宜賓之邱家場，胡中和等追及敗之，獲其母與弟，僅率數千人，竄至富順隆昌間之天洋坪，卯得興竄宜賓之八角寨，尚有衆萬餘人。令何蕭胡劉等合隊攻卯得興於八角寨。

三 月初三日

按李永和一股，人雖衆而勢則分，且無戰鬥勇志。當湘楚軍以全力攻勦藍大順時，伏守不出。迄藍勢已蹙，而李勢愈孤，乃分軍爲三，各自困守待攻，而不知合力出擊，則其勢當然不長矣。

三 月初五日

毛家寺之賊由河壩場馳至青神對岸，二十里之麻柳場太平場屯踞。

三 月初七日 湘軍何肅等敗賊於太平場，覆其全軍，浮水過河赴青神者僅數百人，城內聞之急思突遁。

三 月初八日 城賊由五渡溪過河下竄。

三 月初九日 肅慶高何勝必由東岸追敵，連日經草壩場何明坎牛華溪磨子場觀音場龍窠場，沿途均有斬獲。

三 月十四日 大敗賊於龍窠場，擒其首領周庭洗賽易新等。

四 月初八日 易佩紳率楚勇抵川，攻擊張弟才藍朝柱於雲安廠，追至太平縣，敗之，餘黨竄陝。

自藍朝鼎敗後，其餘黨經川南北竄至下東，據鶴游坪甚久。及石達開竄川乃合李黨經忠萬下竄雲安廠，至是易佩紳乃由夔楚率勇至，分路進勦之。

四 月初十日 胡中和劉德謙等攻八角寨。石達開攻碁江，不克而去。先是石氏自涪州敗後，率衆趨沿南岸，上竄。知重慶有備，遂由山徑橫竄，其零股三千

餘人，由南川趨貴州之桐梓一帶。而石氏則擁衆數千，圍攻綦江縣城，知事楊銘，死守不下。至是唐炯率黔勇至，內外夾擊，預令曾傅理駐合江以抵上竄瀘州之路，劉嶽昭駐江津之先市場以備迎擊，唐友耕會同唐燭追擊，石氏遂退貴州仁懷。由山徑以出敘永廳，意圖攻陷永甯，旋踞長甯。

按當日藍李石周諸人，皆好化整爲零，以分股爲擾亂官軍張大聲勢之計。而駱氏則專以集中兵力，尋求敵人主力而擊破之。結果，諸人遭各各擊破，而無一股能特別滋長，不過蔓延稍寬，時間稍久耳。今日赤匪亦暗襲故智，官軍到處皆受牽制。似宜倣用兜勦游擊之法，以精兵專擊主力，而以游兵牽制防守。則其必然破亡，亦時間問題而已。

四月廿二日 寨賊反攻未得利。

四月廿八日 石達開由敘永陷興文，據長甯，聲勢甚大。

五月初八日 寨賊突圍未果。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二〇

五月十九日 卯得興出擊帶傷，連日斃賊甚衆，賊勢益蹙。是時周紹湧（錕錕）踞鶴游

坪，堅壁不出，分其黨曹燦章竄大竹隣水一帶。

五月廿二日 石興官軍戰于桂花場。

官軍分三面攻長寧。劉嶽昭由銅羅井龍須鋪以攻其北，曾傳堅由洞底吳豪春由琪縣以攻其西，唐友耕吳安康由石笏以攻其東，三面圍逼。計將石氏全股蹙之南而窮山之中，以期聚殲而竟全功。

六月十六日 總攻長寧。

六月廿六日 攻八角寨，卯得興不克。築長濠困守之。李永和卯得興竄龍窠場克之。

八月十八日 攻克八角寨，擒斬李永和卯得興等，李永和一股平。

八月 日 石達開敗竄黔境，再窺川疆。

李藍二股，自滇入蜀後，於五通橋分夥，（時在咸豐十年）李惟在川南眉資嘉敘，時及三軍。藍則在丹稜授首後，其黨由小川北竄陝西洋縣。

郭刀刀自鶴游坪竄出僅三千人入陝。周紹湧尚踞鶴游坪。於時官軍僅以

三千人及易佩紳對郭周。

閏八月十三日 攻曹燦章於大竹，曹竄陝。

閏八月廿三日 攻周紹勇於梁山沙河舖，北走任市舖，由開縣太平遁去。

九月初九日 周攻開縣。

石達開在黔有衆十餘萬人，滇黔游匪附之。旋由黔西竄入雲南鎮雄地方，遂得裏脅，再犯川高筠，九月內攻入敘府屬。駱派兵與戰於敘府一帶。

九月廿六日 擒周紹勇。周自牛腹渡分出，竄擾川東北，久踞鶴游坪。衆至四萬，至秋間，駱遣周達武曾傳理劉德謙戴登高等追擊。九月十七日，大敗之。自是被擒。

十月十三日 是時郭幅費（刀刀）又由陝回竄廣元。旋竄至儀隴，周達武擒之。

十一月廿一日 官軍與石達開戰於敘府，阻其渡江。

十一月 日 探得石達開遣中旗賴裕新一股繞出東川府，竄甯遠。旋爲土兵擊斃，追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年月表

一一一

餘衆西竄入甘肅。

同治二年

二月十三日 石至金沙江德昌河西永州一帶。

三月廿五日 唐文耕至河邊阻石軍不得渡。土夷兵復絕其糧，乘險蹙之，石軍飢困。

四月廿七日 誘擒石達開

五月初十日 解石等到省。

咸同時期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第一章 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先事預籌各節

第一節 入川前之先事籌備事項

駱秉章於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在湖南巡撫任內，奉到上諭，督辦四川軍務，其上諭中所付與之任務要點，計有：

(一) 湖南地方，尙稱安靜，着駱秉章卽馳四川督辦軍務。

(二) 該撫於湖南紳士素爲熟悉，擇其曉暢軍務者，酌量帶往，並添募湖南練勇以資剿辦。

(三) 湖北軍營中，曾經戰陣得力之員籍隸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數員交駱秉章差委。

(四) 石達開窺伺川疆，滇匪尙未撲滅，其勢汲汲可虞。東純現署川督，未諳軍旅，該撫卽迅速起程，由便道入川，勿稍延誤。

(五) 蕭啟江所帶之勇，據官文等奏已咨令都司彭忠信，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沫，分起管帶，此

項勇丁，及川省兵勇，均歸該撫調遣以冀迅掃賊氛。

駱秉章於奉到此諭後，其一事即爲陳奏四川省吏治營務腐敗情形。以爲督辦川省軍務，必須先從整頓川省營務入手。而整頓營務，又以整頓吏治爲先決問題。謂「勘亂必清其源。吏治不修，則亂源不寒。即使剿辦得手，仍慮旋滅旋生。」誠爲卓識。其奏議云，

「吏治之臧否，兵氣之強弱，卽地方治亂所由分。土匪之興，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果使文武官員，俱能實心任事。一邑之內，情形自易周知。亂之方萌，一州縣了之而有餘。

亂之初生，一營汛制之而亦無不足。故剿辦賊匪，爲治標之計。而澄清吏治，整頓營務，實爲治本之圖。臣聞四川官場，賄賂公行，已成積習。自前任學政何紹基奏參後，此風仍未稍息。明目張膽，視肥瘠爲重輕。挾制上司，毫無忌憚。如布政使祥奎之聲名狼籍，亦竟習慣不怪，視若故常。濡染既深，凡屬中材，皆將轉移於不覺。乃至督臣劾一貪鄙惡劣爲人控告之知府，而卽被反噬。其平日之犯上無等，可想而知。夫大僚者，屬員之表率。守令者，百姓所依歸。各懷罔利之心，無復相維之誼，民何由而治，亂何由而不生耶。至四川兵勇，向稱勁旅。近則多以遊民充數，甚且亂收囑匪，兵賊不分。以

至官兵舉動，計甫定而賊已詳知。而賊之蹤跡，官兵轉毫無聞見。往往賊竄數日，尙茫
茫莫測其去向。一經遇賊，前隊接仗，後隊已逃。坐便逆焰鴟張，幾成燎原之勢。肅啓
江入川後，屢次稟請與川軍分路進剿。臣始以遠道赴援，不可自分主客。迨細加訪問，
乃知金川屯練，曾爲兵勇所誤，多所損傷。楚師察得其情，故不欲輕與之合。吏治若彼
，營務如此，若不早加整飭，日復一日，更不知若何情形。臣奉命督辦軍務，本無察吏
之責。第念勘亂不清其源。吏治不修，則亂源不塞。即使剿辦得手，仍慮旋滅旋生。可
否勅下四川督臣，確切查明，擇尤舉劾以示勸懲。如能力改前非，幡然易轍，既往之事
，自可不必苛求。嚴定考課之方，予以自新之路，或能挽回積弊，補救將來。其營伍事
宜，疲敝已久，更張太驟，轉恐把持勾結，辦理爲難。容臣入川後，留心察訪，與署督
臣會商，分別賞罰，再當隨時奏明。臣負性迂直，蒙皇上高厚深恩，伏見聖主眷念蜀疆
，時靡宵旰，而該省吏治營務積弊相沿，完善之區，豈堪任其敗壞。臣若知而不言，見
奸宄僚，何以上對君父。用是不揣冒昧，謹將訪問大略情形，據實瀝陳。

其第二事，卽爲奏調湘楚兵勇隨同入川，以爲沿途剿辦之用。並示川軍以改良之模範。其奏

云·

「查四川北連秦隴，東接荆湖，土地沃饒，物產繁庶，而五方雜處，人心易於浮動。自藍李二逆，勾結賊亂，土匪乘機附和，所在蔓延。向來四川兵勇，號稱精悍，近則軍政日弛，營務遠不如前。楚省援師剿辦，雖尙稱得手，而主將輕易，資望較淺，心志究未易交孚。臣此次入川，應遵旨於湖南湖北兩省酌調數營以資差遣。查按察使銜道員劉嶽昭，曾隨蕭啓江援剿江西，最爲得力，與蕭啓江所部營官，亦相聯絡。現因石逆分股，由懷遠永甯竄逼楚疆，業飭該員移住東安新甯一帶，扼要堵禦，西路稍鬆，卽當調赴四川，或可分統蕭啓江舊部以收指臂之助。又知府黃淳熙，忠勇奮發，臣所深知，現駐紮甯遠濱邊界，防堵粵匪，臣已飭令酌察情形，如楚邊安靜，四川軍務緊要，卽取道沅州，直趨西秀前進。此兩軍皆結實可靠，容臣酌量調往。臣復委革職參將侯光裕，都司周正義，各募勇六百人，藍翎九卜宗銓訓導劉璣，各募勇五百人，又總兵銜副將朱高文，副將劉長槐，卽補參將于高勝，上年由湖南派往湖北，隨同剿賊，茲值南省邊患未紓，臣又須帶勇入蜀，已咨商湖廣督臣官文湖北撫臣胡林翼仍令該副將等回南，或隨同入川

，或接防西路，再由臣酌量辦理」

又「探聞川東各屬，時有賊蹤往來。臣一人川境，卽當順道剿辦。必須調派勁旅同行。而劉嶽昭黃淳熙所帶兵勇，現皆駐守要地湖南，邊防吃重，永遠各州縣，人心惶惶，未便遽將重兵調開。但使兩軍中有一軍可以勉強抽調，臣卽督帶入蜀，以冀紓主西顧之憂。」

其第三事卽爲預籌糧餉。

「軍行以糧食爲重，乞敕下署四川督臣飭局於夔州所屬，擇要設立糧台，俾臣抵川後，得以就近支應。庶士卒不至飢疲，戰陣可期踴躍。」

又「臣奉命督師，本無地方之責，其於地丁關稅各正款因非臣職所當問，卽如釐金捐輸各辦法，亦非臣分所得爲。將來一入川境，虛懸客寄，束手坐視，實無籌餉濟師之法。再四圖維，懇救下署四川督臣，早爲籌備，俾臣一到川省，得以專意軍政，不至以餉項缺乏，士卒飢潰爲慮。」

除上三事外，尚有一兵勢上最大之關鍵。卽探聞石達開由粵西竄。有由湘黔入蜀之企圖。預

讜之境外也。先是秉章於起程時，據夔州重慶兩府稟報「四川賊黨，自李藍兩逆外，又添出張黑五，胡八千歲，何黑二添青和尚等四股，各三、四千人，分擾榮昌銅梁永川大足璧山安岳遂寧等縣，賊勢益覺蔓延。斯時陳玉成由皖西上，圖犯兩湖，川楚情形，同時緊急，勢難兼顧。而駱氏所擬調之湘楚軍，皆牽於鄉土觀念，紛紛奏留。又探得石達開與陳玉成有合股之勢，犯湘犯贛，企圖未明。於是駱氏不得不再改變計畫，以安湘楚者，安川黔。與其救之於石達開由黔入川以後，不如禦之於由湘入黔之時也。此爲駱氏於入川以前，剿辦蜀匪之最大著眼點。其奏議云，

「竊臣率師赴蜀，定期十月十三日，分隊陸續拔營，業於十月初九日奏報在案。正在料理起程間，十二日接准署撫臣翟誥咨開，石逆大服由融縣闖入楚境，綏甯城步，兩城先後失陷，現後圍攻武岡，分竄新甯，並有另股竄擾洪江之說。石逆狡悍異常，必厚集兵力，庶足以遏截兇鋒。湖南現兵不滿二萬，各處分布，殊形單薄，且乏得力統將，恐難深恃，請暫移援蜀之師，先剿湖南之賊。查劉嶽昭所擬於十三日自湘潭開船，可否卽飭就近由湘鄉馳赴寶慶，相機堵剿。黃淳熙卜宗銓等營，可否飭赴常德辰州，探明情形，

聯絡布置，以杜分竄而免蔓延。並據劉嶽昭稟稱武岡被圍，湘寶一帶空虛，人心皇皇，紳民兵勇，相率籲請剿滅此股，然後入川請示遵行，各等情前來。惟石逆兇悍詭詐，冠於諸賊，上年竄往粵西，原非該逆本意。其垂涎楚蜀已非一日。屢奉諭旨，諄諄亦以此賊未除，時煩聖慮。今大股既棄虛竄楚，且聞與四眼狗陳逆暗相勾約，圖犯兩湖，自不得不先其所急，已飭劉嶽昭由湘鄉寶慶進剿，飭黃淳熙卜宗銓出安化新化間道，確探賊蹤，會合夾擊。萬一賊勢西趨，計在竄蜀，即可繞出賊前攔頭迎剿。一俟湖南軍務稍鬆，便當飛調各營於常德取齊，迅即督帶赴川，以紓皇上西顧之憂，而濟湖南目前之急。所有石逆大股竄楚，暫調赴蜀各營，分路援剿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十二月初六日，欽奉寄諭，據曹澍鐘奏，酌撤蕭啓江一軍回鄂援皖等語。九月二十二日，逆匪竄撲懷遠鎮天河等處，敗回羅城慶遠柳城一帶，意欲奔黔窺伺川省。蕭啓江一軍，正與劉長佑由永福進兵會合剿辦。雖經會國藩調回，催令赴鄂，惟廣西兵力較單，仍着略乘曹澍鐘，酌量情形，是否堪以暫留。並接濟兵餉，使其追剿石逆以固川省邊防。欽此。九日又復欽奉寄諭，前因粵西逆匪，圖由黔省窺蜀，恐田興恕一軍，不足以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八

資扼截，諭令駱秉章等酌留蕭啓江在粵追剿，毋任賊蹤他竄。本日據蔣霽遠奏探，聞首逆石達開現已竄入慶遠，裹脅不下十餘萬。自羅城至落墨渡，連營二百餘里。十月二十六日，分股由六合墟渡江，竄居德勝，逼近南丹，意欲由黔入蜀，請飭田興恕速行回黔，由都勻一帶迎剿，等語。田興恕一軍，前據駱秉章奉明，俟探明黔中消息，再行前進。現在賊匪欲由黔入川，獨由荔波，均形危急。諒駱秉章已令進剿，惟賊氛業已逼近，著飭該副將星馳前往，毋稍延緩。至該逆入數衆多，自應厚集兵力以資圍剿。近蕭啓江一軍，前因曹澍鍾奏稱因楚中檄調，急欲回軍，曾降旨仍令暫留粵西。昨曾國藩奏稱並未調回湖北，所有蕭啓江兵勇，仍著駱秉章接濟兵餉，由曹澍鍾飭赴慶遠一帶追剿石逆，毋令蔓延川省以保完善之區。欽此……以臣愚見度之，石逆既已逼近南丹，則入黔之勢已決。黔亂已久，又本瘠苦之鄉，非賊所戀，其由此窺蜀無疑。蕭啓江一軍既已抵湘，似宜由甯鄉安化溆浦一帶，取道沅州，一面確探黔中消息。如賊蹤過都勻，則由靖州赴黎平古州，與田興恕會師橫出截之。倘已過都勻或竄至平越甕安餘慶一帶則距四川邊界極近，官軍若從黔境尾追，反速其入境之勢。蜀中丞平已久，營務廢弛，囑匪所在充

斥，斷難期其力遏兇氛。非調蕭啓江田興恕兩軍，繞道赴蜀，併力禦之，賊或深入蜀境，則土匪響應，從亂如歸，而患乃不可勝言矣。臣非不知禦賊於廣西貴州，卽所以保固四川，且可兼顧黔粵。較之預防四川，所全者多。但以黔粵兵荒已久，嗜亂之土匪，從逆之苗獠，所在蜂屯蟻聚。官軍卽以討石逆爲急，勢必不能節節分兵勦洗，至滯兵機，假使分兵勦洗，不獨孤軍深入，愈分愈單，無以制賊。且曠日持久，師老餉竭，意外之患，更難設想。又黔粵地方，殘破過多，採購鹽米極難，軍行難期迅速。正恐黔粵未得客軍之益，而四川先已受狡寇之害也。且以大勢言之，蜀境雄甲西陲，地險民富，天下常視以爲安危。蜀境安則北而關陝南滇黔，東而楚豫，均可藉其屏蔽，賴其轉輸。倘稍有損失，則滇黔粵西，無可盼之餉，荆湖無可抽之釐，陝豫且有防不勝防之慮。石逆前竄湖南，注意寶慶者，爲其可通鄂蜀。臣之所以嚴扼寶慶，截其旁竄者，亦以其可通鄂蜀之故。茲旣由粵窺黔，將由黔以窺蜀。官軍難於黔粵遏其奔衝，則蜀中戒備。自不得不嚴益加嚴，以期慎密。臣愚竊謂爲四川計，蕭啓江田興恕兩軍人數尙止九千，仍嫌單薄，且恐其才足當一路，而未足規畫全局，可否仰懇皇上速飭會國藩從長計議，如皖事

暫尙可緩，卽帶所部陸軍，並酌帶水師數營赴蜀，與署督臣曾望顏相機圖之。四川如獲保全，則兵力轉弱爲強，餉源更裕。滇黔亦可資其援勦之力。西南兵事，自有轉機。

觀此，則乘章於石達開未入蜀境以前，旣防其通鄂蜀之路，又慮蜀軍單薄，不足以當一面，詳細規畫，其周密審慎爲何如耶。

第二節 初入川境之籌畫

(一)兼籌川楚，分軍赴援。 略乘章帶楚勇九千餘名，由水路分起赴蜀，二月十三日行抵安鄉，忽接准湖廣督官文函咨，言皖逆上竄黃州，省城空虛，促乘章移軍赴鄂。時乘章所部前隊劉嶽昭黃淳熙兩軍，已先後行抵宜昌，當卽飛檄該二軍，暫行駐紮，籌酌進止。及乘章二十一日行次沙市，黃淳熙一軍，業經調回，乘章令其暫駐沙市，密度機宜。嗣復接官文函咨，皖賊敗竄麻城，鄂垣布置周妥，四川軍務吃緊，仍囑乘章督師西上。乘章方籌換入川船隻，決計進發，二十七八兩日，又迭准督函稱，江西撫建被圍，援兵屢挫，而湖北賊勢蔓延於黃陂孝感雲夢德安等府縣，欲乘章分兵爲三，以數千駐紮重慶，以一軍援江，一軍援鄂。乘章當卽執奏，謂「所部不滿萬人，斷不能分撥三處。而兩湖江西，相爲唇齒

，實係東南大局，有不得不熟籌深慮，力圖兼顧者。竊考四川形勢，陸通秦豫，水達荆淮，西北畿江之奠，東南樞算之源，要皆仰恃乎此。近五六年湖北湖南餉源稍裕，實收蜀省鹽釐之利。自比歲滇匪擾亂，鹽貨滯滯，關卡無可抽收，軍餉因之告匱。現今湖北江西賊氛竄擾，非兵力不足之爲患，實餉精不繼之可憂。使乘章督率所部，分援江鄂，兵力實不能兼顧，而軍無見糧，士不宿飽，豈能責使枵腹荷戈，掃除狂寇。反覆籌畫，徒切焦思。欲爲兩全之謀，惟有分軍之法。撥其半以援江，助振湘軍之氣。率其半以赴蜀，疏通楚湖之源。庶於大局，或有攸濟。現已撥劉嶽昭軍四千六百餘人，前往湖北協勦，該道籍隸湖南，與督臣曾國藩撫臣胡林翼，均屬同鄉，或鄂或江，皆可歸其調遣。乘章仍督率黃淳熙等營，卽日赴川，相機進勦。極知川省賊勢蔓延，兵力單薄，難期迅掃妖氛。然使之會合蕭軍，保全產鹽之地，或猶力所能及。但使川東可保完全，鹽源無復阻滯，卽於江鄂軍務，實有裨益。將來布置稍定，卽可添募勇丁，大張撻伐。萬一楚疆危迫，仍可更圖應援，似於全局辦理事宜，較有實際。」

(二)考察賊情，定合圍聚殲之謀 乘章率黃淳熙一軍，約五千餘人，於三月十四日，率師由

荊州上駛。二十五日，行次宜昌。四月初十日，抵夔州。十七日，抵萬縣。沿途接見各府縣官紳士民，諮探軍情，體察賊勢，僉稱藍李張何各逆，裹脅嘯聚，蟻集蜂屯，多至二萬餘人，出沒於潼綿資簡敘瀘富隆之間，蔓延日寬，蹂躪至四十餘州縣，流毒生民，殊堪憤他。秉章熟察利害，審度情形，認爲其黨多而不整，其計狡而不悍，其情合而不固，猶是亂賊草竊之故智，非若粵逆之堅悍難制也。然亦有不易勦除者三端：

(一)散而不聚。賊黨雖多，而東西分布，不常聚於一隅。卽至臨陣對敵，往往以數十百人爲一隊，錯雜散布於峯巒堆阜之間，我師銳欲進攻，而不能專向一處。幸而勝之，所殺不過數十百人，而於賊勢初無所傷。不幸竟爲所乘，則重重包裹，無得脫者。

(二)剽而不留。賊志本在擄掠，初無踞城略地之圖。每逢勁兵進剿，輒卽棄而他竄。所在擄糧，剽輕迅疾。而官兵非整旅費糧，不能追躡其後。料理數日，賊已遠颺。卽欲窮追，而勞疲已極，遇賊而亦難期得刃。

(三)伏而不出。嘉慶年間，川省勦辦教匪，民間多修碉堡，爲堅壁清野之謀。今往往反爲賊踞，飽掠米粟，巢窟其上，扞巒疊嶂，聲息相聞。我師銳欲上攻，而山路崎嶇，峭壁于

切，雖勇者無所施力。及至日暮引還，賊反蜂擁而下，鳴鼓噪追，擊其陷歸。

乘章認爲以上三端，爲蜀省行師之深患，難期奏捷於旦夕。因定合圍聚殲之策。謂「賊勢既患其分，非誘歸一處，則此剿彼竄，莫收聚殲之功。我師每慮其薄，非並力一心，則備東缺西，終成流寇之患。現臣所將湘勇僅五千餘人，卽會合蕭啓江舊部，亦祇萬二千人之數。川省兵勇，習氣太深，營制太壞，雖經署督臣崇實極力整頓，而積習相沿，驟難期其得力，則合圍會剿之謀，恐非臣力所及。倘事機順手，或一戰而殲其渠魁，使賊大受懲創，則脅從黨羽，當可駭散大半，由是節節勦洗，尙易爲功。如其竄踞崇巖，負隅不出，或一擊而走，南北分歧，無攔頭之銳師，無截擊之勁旅，則東馳西突，實有疲於奔命之勢。卽或窮追逼勦，亦慮回竄滇南，終爲蜀省之患。此則臣所日夜焦思而私竊深慮者也。

駱氏考察川省兵力匪情，至爲詳悉。論匪情則散而不聚，剿而不留，伏而不出，非合圍聚殲，不足以防此勦彼竄之患。論兵力，則習氣太深、營制太壞、備東缺西，終不足以收併力一心之効。故此後專以湘楚軍爲主力。另擇川軍之可用者爲守兵，爲游擊，而以團練助之防堵。更定分股剪除之計。而後收逐漸肅清之效。

三、籌畫藍李二股情形，定先攻棉陽之計。先是駱秉章初入川境，沿途訪問賊情，認爲非誘歸一起聚而殲之，不足以防流竄之禍。然所帶湘勇僅五千人，合楚軍蕭啓江，亦祇萬二千人，勢力旣形單薄，而川軍習氣又深，難期得力，不能收合圍會勦之効，於是冀先以所部湘楚軍，遇賊痛擊，挫其銳氣，然後節節洗勦。及行次萬縣，聞順慶被圍，卽飭黃淳熙由梁山進趨順慶。及黃抵順慶，匪已解圍去攻定遠，此股匪首係何國梁，約三萬人，由牛腹壩分竄資陽遂甯蓬溪以趨順慶，意圖擾川東一路。五月初八日，黃淳熙率師由順慶進勦。十一日至定遠，大破賊黨，斬何國梁，餘衆梟水竄去。十四日，黃淳熙追餘衆於二郎場，遇伏陣亡。於是駱秉章進駐順慶。是時川中情形：

(一) 粵股竄入黔省畢節，距川省甚近。敘府及南岸高琪筠連一帶，均有滇匪分股擾亂。

(二) 張黑五胡八千歲何黑二添青和尚等股，分擾榮昌銅梁永川大足璧山安岳遂甯等縣

(三) 藍朝鼎(大順)大股圍攻棉州，(卽棉陽)其分股擾潼川江油彰明德陽羅江綿竹安縣梓潼，

小北路之樂至鹽亭遂甯太和鎮蓬溪順慶，處處有賊。劍閣至廣元一帶，賊有竄陝之勢。

(四) 李永和(俗呼李短搭搭)踞青神，其分股竄擾眉州嘉定雅州邛崃瀘州敘府各屬。

清廷之處置，則爲（一）令成都將軍福由陝西帶兵赴劍州，力保陝南川北地方，毋任賊匪竄擾。（二）令駱秉章酌量川東川北情形緩急，設法兼顧。於是駱秉章乃定先攻棉州之計。其奏議云：

「查李逆巨股，現踞青神，而分股竄擾眉州嘉定雅邛敘瀘各屬。藍逆巨股，現圍綿州，而分股竄擾江油彰明綿竹安縣梓潼等縣。此兩股中，以李黨爲最多。而藍黨爲最悍。又皆分布北路，難保不懷窺伺漢中之意。臣自前抵順慶，籌酌情形，卽以先勦此股爲宜。既咨商署督臣崇實，請以署提臣蔣玉龍督率所部兵勇，牽制南路之賊，俾臣得以專辦藍逆一股。冀先將此股殲除，然後鼓行而南，以取破竹之勢。則李逆黨羽，常有望風瓦解之日。臣前在湖南，籌軍十年。雖未嘗躬歷行陣，然於用兵先後緩急之序，亦頗習聞其說。大率賊中渠魁，既踞要地，則分遣徒黨，到處裹脅，所在擄掠，而游惰奸民，亦爭相趨附以圖快其意慾。故股易分而衆亦易聚。官兵卽能分剿，剪除一股，殲斃數千，所殺者大都新附之衆，於賊勢初無所損。隨時嘯聚，不旬日又復累萬盈千。故賊中有『殺我一百祇須一刻。殺我一千，祇要一天』之謠。剿辦之要，先攻其首逆，搗其老巢。苟

巨魁被勦以難支，則餘黨不攻而自破。故臣近於各處警報，皆有所不暇兼顧，而惟以逕搗綿州爲事。匪惟兵力單薄，不敷分剿，亦先後緩急之勢所宜然也。」

觀於駱秉章此種計劃，深得因勢制權之道。(一)則乘石達開之尚未入川境。(二)則乘藍李之尚未合股。(三)則乘藍永和之攻棉州，爲大股主力所在之地。斟酌先後緩急之宜，既以求得匪之主力而攻擊之爲要點，當然先攻棉州之藍與眉州之李，而置其餘黨分擾者暫不顧。但選擇藍李二股之中，又以藍黨悍而李黨多。多者可緩圖而悍者宜急攻之。悍者既挫，則多者疑懼，勢必分散而四出，或聚集而坐守，然後乃可圖也。此種打算，深得剿匪先後緩急之序。四、奏調兵將，於川楚黔邊防石。當駱秉章入蜀之日，亦石達開西竄之時。此種情形，前節已略言之。駱秉章既一面利用湘楚軍，牽綴石達開於黔湘之交。一面更利用時間，乘石達開尚未抵蜀境之日，集中兵力，先剿滅藍李各股，以絕內釁。正在攻藍朝鼎得手之際，忽報西陽緊急，此時兵力有限，不能兼顧川邊。且藍勢已蹙，若不乘機殲滅，難保不有死灰復燃之慮。故此際萬不能舍已成之功，棄而之他。又不能聽石氏人蜀，內外騷動。惟有請中央另派兵力，迅速入川，夾擊石達開於川湘黔交界之處。爲較得宜。故其奏議云：

「石逆由粵入楚，勢漸西趨，其專意窺伺川疆，已可概見。惟蜀中藍逆巨股，現雖剿洗殆盡，而李逆尙踞青神。且順慶東北各州縣，尙有分股滋擾。現在川楚各營，正值攻勦得手，萬難抽撥。而石逆剽悍善戰，倍於滇匪，此次占楚注意窺川，非厚集勁旅，不能大挫兇鋒。因查劉嶽昭一軍，現由湖北先撥五營前赴施南剿辦來鳳股匪，該道親督四營暫駐宜昌，候領月餉，此軍久經行陳，臣已飛檄劉嶽昭，即日拔營，並調合全隊馳赴夔萬，確切偵探。如石逆已竄逼西秀，卽由黔江趨赴迎剿。倘石逆與來鳳之賊合股竄向利川卽由萬縣進兵扼截。惟劉嶽昭一軍四千餘人，尙嫌單薄，臣又飛咨署貴州巡撫提臣田興恕由黔撥兵，合力堵剿懇勅下田興恕迅派總兵沈宏富劉義方熊煥章酌帶得力兵勇五六千人，馳赴松桃銅仁一帶與劉嶽昭會合相機剿辦則兵力厚集，該逆自不敢輕窺川境，邊圉固卽與楚省前後夾擊。倘該逆已逼西秀，卽飭會合楚軍跟縱追剿，其殄逆氛，以仰慰朝廷西顧巖疆之至意。

其後石逆開竄入西秀，由石柱開道出攻涪陵，卽得力於劉嶽昭一軍由夔萬趕到救援。倘非此時預籌迅調兵將，則涪陵不守，難免不捨渡大江，攔入內地，而川事未可知矣。

以上皆駱秉章先事預籌，可供今日參考之資。

第二章 勦辦藍朝鼎李永和二巨股之經過

第一節 集中兵力圍攻藍朝鼎（俗稱藍大順）於棉州

駱秉章對於川中各匪，既定節節剿洗之計，認爲藍李各股，李黨多而藍黨悍，非先攻剿藍股，無以挫賊勢之銳，而張官軍之氣。是時藍朝鼎正圍攻棉州，駱秉章乃親率大軍，即日移駐潼川，分遣川楚湘各軍進攻。其攻剿情形如下

（一）事前籌劃 據探報及署綿州唐燭蠟丸密稟稱，「藍之精銳悉萃於綿州南門外之東嶽廟，塔子山榜山等處。營壘密布。而西門外之西山觀，北門外之龜山，桑林壩。東門外之雲屏山。賊壘參差，周遭環繞。」乃與署督崇實往返函商，合調湘果營總兵胡中和何勝必蕭慶高等所部六千餘人與秉章所部果毅營護軍營，分三路攻其南。而檄游擊唐友耕州判顏佐才等擊其西。其東路則擬檄候選道張由庚率新募之勇九百餘人，糾合團勇力扼橋松場以防該逆分竄保留之路。並飛咨福濟飭盧又熊所部三千人力扼魏城驛以遏分竄梓潼劍

州之路。其北路擬會檄候補知府宣維禮都司姚懷玉及團紳溫榮貴，姜薰臣張垣督率團練，使扼中壩場安縣略坪各路。據險設伏，狙擊鵬勳。駱秉章本人則即日進駐潼川，就近調度，冀收合圍聚殲之功。至由川入陝之路一由廣元以趨甯羌。劍閣棧道，夙稱天險。現有福濟率師扼截，萬可無虞。一由龍安以趨甘肅之階文，亦可旁竄漢中，蓋卽鄧艾入蜀所稱陰平小道。路尤奇險，數百里寂無人烟，一夫當關，卽難竄越。檄飭龍安府知府徐清飭團嚴防。並令移知文縣階州，一律警備。但能稍加防範，自可不致疎虞。卽使挺而走險，度亦易於追躡。竄陝一節，暫可無虞。

(二) 棉城情勢 棉城形勢，東北皆枕涪江，南臨安昌小河惟西門無水。賊旣夾河而軍，又悉其精銳萃於南門以外。僞元師藍朝鼎，自率僞興義軍都統藍汝仙筓，僞青龍軍都統康小老么，僞六合營都統巡小土地，僞右中營都統李東清子諸逆日，分踞東嶽廟一帶。而遣其黨僞左軍都統吳維之，僞仁軍都統訾花子，僞右頭軍都統周老五，踞塔山，僞前龍軍都統徐元柱，僞右左營都統袁大猷，僞右右營都統張老武，踞榜山。僞右七營都統卯老伍，僞右八營都統藍老泗，僞右九營都統盧老塢踞十賢堂。每賊目各統七八千人，聯

營六七里，前後相屬。其西門西山觀一帶，則僞前營副帥訾洪發，僞左帥營都統戴老么踞之。北門桑林壩龜山一路，則僞前軍副帥藍朝柱踞之。而以僞水軍都統鄭十大耶帶船以扼涪江，通西北往來之路。藍朝籍既慄悍善戰，所統衆十餘萬，悉惟號令是從。欲解綿圍，當先從南路進勦。

(三)官軍配備 檄湘果左軍建昌鎮總兵胡中和，中軍陞用總兵蕭慶高，右軍陞用總兵何勝必率所部六千餘人由中江黃鹿鎮進紮家橋、分路巡搗東嶽廟賊壘。而檄副將唐文耕由石橋鋪進以擊其左。副將彭太和由桑林壩進以擊其右。湘軍由三台縣之葫蘆溪進紮豐谷井。

其塔子山賊壘 檄護軍營候選知縣劉德謙率所部千六百餘人進勦。

榜山千賢堂，賊壘，則檄果毅營即選同知直隸州曾傳理率所部三千餘人，分路進勦。

西山觀一路則檄州判顏佐才率所部黔勇三千人由新店子進勦。

飭署綿州唐燭開城夾擊。並檄參將尹士超駐角鋪，以扼該逆奔突之路。

各營均飭先期取齊，即於八月初一日分途進攻同時並舉，使該逆首尾不能相顧，庶期一鼓

聚殲。

此役於八月一日開始運動，節節勝利，賊悉精銳聚西山觀一帶，八月十四日，果毅護軍湘果黔勇各營分作三路進搗西山觀青衣壩一帶賊壘鏖戰竟日，竟將新舊賊壘六七十座悉數掃盪，斃賊三四萬人，追奔十餘里，餘黨多向安縣分竄。綿州城外，一律肅清，飛檄諸軍，跟縱追勦，並派果毅護軍各營先趨羅江綿竹一帶，迎頭截擊，期將此股聚殲於安綿之間。其後藍朝鼎本人一股竄什邡之李家碾與其零股原踞羅江者謝寡婦約二萬人，合竄崇慶大邑邛徕，經湘楚軍跟蹤追擊，李永和遣其黨何螞蟻迎往丹稜，與眉州相爲犄角湘楚軍亦追至。於是乃定攻眉州李永和之計。

第二節 藍李並歸一處先攻眉州李永和

駱秉章既親督各軍，大破藍朝鼎於綿州，餘黨奔丹稜，與眉州互爲聲援，遙相犄角。時李永和圍攻眉州已久，秉章前以全軍專辦藍股未及分軍進勦。李勢囚之日張，遣其黨王力刀李蹕子及曹張卯朱各目，分擾重慶資州瀘州所屬各縣，蔓延殊廣。秉章以藍股殘破，餘衆併歸李股一處，亟宜迅籌圍勦，遂搗老巢，以收聚殲之功。將來巨寇既平，其餘小股，自不難一鼓

殄滅。因調派川楚各軍，直搗眉州。分撥勁旅，周密布置，先防其渡江東竄之路。一面移咨署提蔣玉龍分撥所統川軍，專勦丹稜以遏其西。而飭楚軍由北路進兵以攻其南。期將該逆逼歸一處，使成釜獸以策全功。其當日籌攻情形爲：

(一)敵方形勢 眉州形勢東阻府河，西接丹稜，南通青神，北連彭山。卽爲由省城赴眉之路。其西南犍城一帶，如象耳寺，快活山，奈巴石，以至黃中壩，張家坎等處，均爲逆賊盤踞。而府河東岸之王家場，洪廟場，麻衣觀一帶，亦爲逆首卯得懋率黨環布。又復擾及北路，扼斷米糧出入之道。而丹稜一路，由東館東瓜場，思濛場，以至蓮花場一帶，青神一路，由黑龍場洪化堰以至張家坑李家碾一帶，賊營聯屬百餘里。復萃精悍死黨於虎皮塘，松江口，五里山。并靠松江口之鐵門坎，石灰窰，關壩嶺，各處，分別要隘。或於山上築壘。或就民房立營，皆重塹深壕，至爲堅固。距松江三里，過雙鳳橋，爲劉家祠堂，環列八大營，背山繞河，李逆踞焉。地勢賊情，惟此爲腹心要害之區。欲解眉圍，宜先從西路進勦。然後直搗中堅。則首尾衝決。餘可不攻自潰。

(二)官軍配備 派湘果左軍提督銜建昌。鎮總兵胡中和，軍記名總兵蕭慶高右軍記名總兵何

勝必，率所部六千餘人，由崇慶州拔營，取道將軍廟多悅鎮，進紮順和場。

檄果毅營曾傳理，率所部三千餘人，護軍營劉德謙率所部二千餘人，督同副將朱桂秋彭泰和，及已革參將侯光裕等，三營，由彭山進紮金魚山悅興場一帶，俾與湘果各軍聯絡聲勢。咨署提臣蔣玉龍轉飭參將柏昌懷，遊擊陳天柱，督帶所部川兵移紮秦家墩石橋子醉美場各處，專辦藍逆餘黨，俟楚軍定期進搗眉州賊壘，該將等卽同期出隊由萬盛場進搗丹稜，以相牽綴而斷李逆之援。

并飭派撥各軍嚴防該逆回竄蒲邛之路。冀將兩逆逼歸一處。以收聚殲之功。然慮該逆被勦既急，又將東渡府河，竄往井研，擾及富榮各屬井廠之地，則益蔓延不可收拾，爰檄已革副將唐友耕率所部四千餘人，及統帶奇勝軍總兵黎德盛率所部二千餘衆，由太和場渡河，進勦紅廟場王家場賊壘。而飭管帶水師陳紹惠，率所領飽船，由玻璃江下駛，擇地駐泊，與黎唐陸軍相爲依護。俟楚軍抵眉後，卽由王家場水陸會合。斷賊浮橋。楚賊所擄民船以扼其渡河東竄之路。

分配既定從十月初一日起，各軍數途並進，水陸俱應，李黨亦奮力應戰。初六日劉德謙等正

進勦黃中壩得手，湘果營由順和場進趨象耳寺，忽丹稜方面，何謝藍等大股來援，湘果營乃會同曾傅理劉德謙等於初九日并力破之。十二日各軍會勦。李勢不支，乘夜退遁青神。

按此役眉州之圍雖解，而藍黨之勢未除。且李永和退守青神，與丹稜藍朝鼎互爲犄角。雖相距僅九十里，而由象耳寺白馬鋪以至東館伏龍場一路均無防兵，我若逕赴青神，則西路空虛，仍慮其竄入眉彭以襲我軍之後，川軍圍攻丹稜，久未得手，不得不仍藉楚軍之力。先行消滅藍朝鼎一股，一孤敵勢而絕外援，然後還軍會勦青神，始可將李股殲滅盡淨，駱秉章既決定上述情形，於是仍本原定計劃先藍後李，（一）以唐友耕一軍移駐眉南洪化堰，使索綴李永和，制其渡江東竄之謀。（二）使湘果果毅護軍各營拔赴丹稜，會同署提督蔣玉龍全部務將藍股勦滅盡淨，以孤賊勢，而絕外援，此眉山戰後，李永和退青神，藍朝鼎仍踞丹稜，駱秉章對於藍李二股之處置也。

第三節 克復丹稜斬藍朝鼎並窮追餘黨之情形

駱秉章攻眉州李永和時，以一部川軍，圍攻丹稜，久未得手。及李敗退青神，駱欲乘勢追勦，恐丹稜襲其後，乃決計加入楚軍各營會攻丹稜，以孤李勢而絕外援。

賊方情勢 丹稜形勢，四面依山，樹林深密而水田溝澮復縱橫錯出其間。藍朝鼎自綿州賊竄之餘，衆不滿萬。自踞此城後，青神李永和派頭目何螞蟻子李長毛等，各擁悍黨二萬餘，與之合併，賊勢復張。乃自踞城內而分布其黨於附城東南北三門外。依山爲營，到處設卡。長濠高壘，連營四十餘座。鹿角釘板，環列數重。惟南門賊壘無多，而河溝數道阻隔。該賊既挾負隅之勢，意圖併力以抗官兵。

官軍進攻 十二月二十八九等日楚軍果毅湘果護軍各營，先後由眉州拔營分駐丹稜東門之鐵罐窰月溪寺東南之三合橋撥股寺祠一帶，與城西北石橋子醉美場各處川兵，互相聯絡。築壘甫定，卽約會川軍於初二日進剿。

戰鬥狀況 是日辰刻鄉團陸續奔赴乃令前往誘賊出巢，而各軍列隊以俟。旋見團民紛紛退走，賊萬餘分數路跟追，距湘果左軍及護軍後旂營壘，均祇里許。記名提督胡中和急率所部左軍，由雷營觀音廟迎敵。提督銜記名總兵蕭慶高何勝必隨率中左兩軍，分由右路月溪寺馬道子抄出北門以襲其後，左軍先與賊遇，劉景春李季昌劉喜益唐應聘等，揮軍直進，殲其前鋒數十人，賊反奔。我軍隨後跟追，將至北門，忽蜂擁回撲。適蕭慶高趕到，飭令蕭德經

楊耀關蕭蕭長青曾克勝等橫出截擊，何勝必交督同唐鳳輝彭基品蕭文章廖連堃等從右路包抄而至，鎗轟矛刺，斃賊多名，賊大奔，潰紛退入壘，我軍直逼壘下。而西南兩門之賊，復約萬餘，由右路樹林抄襲前來，胡中和急飭劉景春等分攻賊壘，而伏唐鳳輝彭基品兩營於樹林中以防右路。指揮甫定，賊已掩至，唐鳳輝等從旁截擊，斃賊多人。川軍陳天柱等復從右路抄至，賊大駭潰。各營遂併力圍攻北門各壘，而護軍營補用知府劉德謙，因賊逼近後旂營壘，湘果營已從山上撲出，遂令蕭舉臣從山脚直上自督中營繼之。並令姚美命易榮華劉義成各率師，從壩中分道進擊，賊即退走。時湘果劉喜益一營，已撲近關爺廟，賊死拒卡門，以大炮衝擊，被傷多人。蕭舉臣急率周復勝從卡旁斜刺猛撲，方期得手，而壘中大股擁出，蕭舉臣往來奮擊，劉德謙督中營繼進，鎗矛迭施，姚美命等亦從中路掩至，併力衝突，賊反奔入巢。維時果毅營補用道曾傳理，見賊撲近湘果護軍營壘，各營已分數路而出，隨令曾志文賀連級賀長春閻文忠四營偃旂息鼓從左路王溝吳溝山脊，逕出南門老君山以襲其虛。以丁九祥熊英豪兩營循右路山脚遙運護軍以爲後應。行至半途，遙見山下之賊，已被湘果護軍擊敗，紛紛竄走遂自觀音寺分道下山，橫截而出，賊大驚潰，競奔入壘。我軍分途追殺，直逼賊營。

時壘外之賊，皆退踞壘中。楚軍分道圍攻，鎗炮連環迭擊，斃賊無算，而賊終恃其地險卡固，見我軍逼近營壘，即將壘中蘆草各棚扯落，頃刻皆盡，投以火箭噴筒皆不得着。卡門一線之外，非水田卽高坎，不能飛越。我軍奮勇衝擊數十次，賊紛下炮石，傷亡弁勇多人，卒不能拔。日已昏暮，始各收隊還營。是時署提臣蔣玉龍一軍，亦同時出隊，甫進三四里，卽遇賊數千，由張安子山梁撲至。王定國率隊衝，陳天柱等從右夾攻，賊敗走，各軍跟追搗賊營，而西南兩門之賊約萬餘，復分股抄來，陳天柱等賈勇直前，劉文明余占鰲董二陞楊發祥白鳳鳴劉鶴齡等軍，亦自右路板橋子掩至。少頃，楚軍唐鳳輝彭基品兩營復自樹林抄出，前後夾擊，鎗矛並施，殲賊二百餘，餘黨紛竄入壘。蔣玉龍令各軍分道跟追，直抵西門城，而南門之賊復出，黎鴻鈞急率隊從旁截出，施放鎗炮轟斃多賊，復竄入西門賊壘阻卡以拒。我軍猛撲十餘次皆不得前，瞬息向暮遂亦收隊還營。此初二日川楚各軍攻剿之實在情形也。次日各軍會商以該逆恃險抗拒，不迅圖撲滅，恐日久變生。復虞青神之襲我後，乃激勵將士，復約期初四日黎明，分道進攻。屆期大霧迷漫，咫尺莫辨。辰後霧散，始出師，仍依舊路而進。湘果營行進賊卡，遙望若動息，知必有伏。卽令唐鳳輝彭基品劉喜益李季昌蕭德經

蕭長青等，率所部逕前撲卡，餘皆伏於山後樹林，將出奇以勝之分撥已定，唐鳳輝等率隊逕進壘，賊皆出東北門山谷中，伏賊皆起，分數路抄至。唐鳳輝率勇佯退，賊跟蹤而來，蕭高急率楊耀關曾克勝從山後突起。唐鳳輝亦回旋轉戰，鎗矛並舉，賊猶屹然不動。適何必督同蕭友章廖連瑩由右路抄出胡中和督同唐應品劉景春由左路抄出，各將振臂一呼，士卒勇氣百倍從橫包截賊大敗紛逃我軍隨之，賊復斷卡以拒各弁勇冒死衝突，直逼卡門，鎗矛迭施，賊不能敵，遂奪卡斬其悍黨百餘名，餘賊皆伏壘中不出。我軍乘勢急攻，賊仍撤去棚蓆，壘中空無一物，火具皆不得燃。我軍屢次進撲，賊皆堅伏牆內，炮石紛投，傷我軍數百人。而果毅護軍分由東南兩門前進，均阻於重卡，鎗炮對擊，互有損傷。各軍力攻數時。計窮力盡，竟不能拔一壘。維時署提臣蔣玉龍分飭陳天柱等督率各營三路進攻，該逆卽由左路抄出。黎鴻鈞徑前衝擊，賊亦猛撲前來。轉戰多時，適陳天柱馬順黃占先由右路潛至，突出攻擊，徐登雲射斃紅衣賊目一名，賊陣亂。各軍奮勇衝殺。正期乘勢跟追，而大股復從西南兩門撲出，分作數股包抄而來，勢甚兇悍。陳天柱黃占先急策馬衝入賊陣，余占鰲劉文明白鳳鳴繼，正鏖戰間，署提臣蔣玉龍亦督隊由左路山後抄出，親身督戰，士卒奮勇直前，賊勢不支，遂

大敗奔入各壘，我軍連日追壘下，攻擊逾時，皆以地勢不能卒拔。遂與楚軍彼此知會，整隊而還，此初四日川楚各軍攻剿之實在情形也。

乘章以藍朝鼎鑑於綿州之敗，堅壁固壘，并力抗拒。僅以力取，則傷人必多。必須步步爲營，長濠深塹，次第設圍。先於該城各門要道分軍扼駐，而時出遊騎絕其擄糧之路。由是層層逼緊，坐而困之，可圖盡殲。當分飭楚軍各營並飛咨署提臣蔣玉龍轉飭所部，一體妥籌辦理。復嚴檄申明號令。如賊從何路竄走。卽惟該路駐守將弁是問。初八九日川楚各營陸續進逼，距賊均不過四五里。十一日，移營既定，卽各興工掘長濠。設木城。爲坐困之計。該賊因官軍連日攻剿，所喪僞統領先鋒以下悍目不下數十百人，復見官軍列長圍，四面逼進，驚懼，思竄。是夜三鼓藍朝鼎率悍黨先行，皆洪發李長毛，謝寡婦，等繼之。僞元帥藍朝鼎自帶精悍老賊斷後。由西門石橋子騾子坡兩路竄出，攻撲游擊柏昌懷營壘，將取道蒲印，入川西，爲萬死一生之計。四鼓後，各軍見丹稜城內火光四起，知賊已夜遁。急飛函知會各派隊磨食以待。黎明各軍分路跟追。蔣玉龍督飭所部分由楓香坪龍骨場等處，直趨麻柳鋪迎頭截擊。而自率劉文明等營由一碗水前進以爲後應。辰後馳抵麻柳溝，正遇藍朝鼎後隊，賊見我兵

追及，卽分路回撲。我軍奮勇衝殺，鎗矛迭施，賊死拒不退。適陳天柱、黎鴻鈞、黃占先等由楓香坪追至，王定國、馬德勳、潘治平、鄺忠玉、周高發、徐步雲、胡飛熊、萬正心、溫良馬順等各率所部陸續趕到，四面包截。該逆卽上山扼險死拒。我軍奮力衝擊，而山勢峻削，未易仰攻。正相持間，適湘果軍胡中和、蕭慶高何勝必追至，見賊衆盡踞山上，層層密布，賊首藍朝鼎自踞山頂，搖旂指揮。胡中和等恐賊首之得脫也，急飭各營分道槍上山前，而自率親兵繞出山後，將以掩其不備。並會合川軍四面攻剿，分撥已定，各弁勇同聲一呼，數道並進。賊據半山以拒，炮石紛下如雨，各勇死衝突，拾上山腰，鎗矛排列而進，賊不能支，紛紛賊退，旋見賊首藍朝鼎，率百餘人自山頂馳下，往來策進。諸黨目皆合力回撲，愈擊愈前，勢幾不敵，幸胡中和等已自後路登山，大呼掩擊，賊方驚顧。各弁勇乘勢急攻，賊大亂，悉往山谷覓路奔逃。藍朝鼎急率數十騎取道下山，我軍追至，鎗中其額墜馬。諸勇叢矛鑽刺。斃之溝下。餘賊大潰。川楚各軍，數道追擊，殺斃四五千人，撲巖跌澗者，不計其數。餘黨翻山奪路而走。我軍跟蹤躡剿，直追至一把傘地方，沿途斬馘，又千餘人。生擒解散無算。此十二日川楚各軍克復丹稜，追賊大捷，斬藍朝鼎之實在情形也。

追剿藍股餘黨經過

藍朝鼎一股雖已就殲，而藍朝柱，訾洪發，李長毛，謝寡婦，諸頭目已竄蒲江趨崇慶尚不下二萬餘衆。秉章恐其滋蔓難圖，飭各軍併力追剿。

(一)咨提督蔣玉龍督飭全部回紮思濠場蓮花場等處，與唐友耕一軍聯屬，專顧青神李逆一股。

(二)飛檄果毅營，由彭山新津逕出溫邛，檄飭護軍營會同湘果九營由新都繞出彭縣，迎頭截擊，冀圖悉數殲除。

時藍訾等已自蒲江竄至雙流縣之彭家場，邛縣之三道堰。十八日遂已至彭縣所屬之蒙陽場。十九日果毅營會傅理率所部首先追及，即飭各營分三路進剿。而以閻文中一營伏場左策應。我兵始分，賊萬餘已由東南場口撲出，扼橋以待。而分股由場西出左路以抄我後。各營奮勇並進，直撲橋上，賊以鎗炮對擊死拒不退。藍翎把總張三湘揮矛直入，身中數鎗，登時陣亡。曾志友智連級急率所部由場右繞入，策馬陷陣，士卒大呼繼之，賊陣亂。賀長春熊英豪等乘勢急攻，鎗矛齊舉，直逼過橋，賊大潰，均奔入場。而場西之賊約數千，由左路樹林抄出，適遇閻文忠一軍趕到，揮戈直前，斃其先鋒十餘人，賊反走。我軍分頭並進，賊皆逼入場

內，我軍隨之，縱火焚場。東南兩門皆火起，烟燄漲天，賊大亂，悉奔場西。我軍斷門截殺，賊不得出，皆冒火死命衝突。或洞屋瓦，自投而下。我軍且縱且殺，環場數里，伏屍枕藉，生擒解散無算。其自兼踐踏及被焚而死者，尤不可以數計。而賊首藍朝柱訾洪發李長毛等見事急，即率數十騎并其死黨數千人從場北衝出。餘匪陸續奔逃。適遇護軍蕭舉臣沈玉遂兩營及湘果營唐鳳輝劉喜益彭基品廖連堃曾克勝等等五軍，從新都軍屯鎮追至，橫截而出，併力攻擊，斃賊數百名，賊奪路狂奔。各軍分道躡擊，果毅營亦隨後趕到，縱橫包抄，斬殺多人，時已昏黑，賊衆四散奔竄。藍朝柱率衆竄而北。訾洪發李長毛等竄而西。所存均不過三四千人。輜重拋棄殆盡。此十九日楚軍追剿大勝之實在情形也。

先是湘果各軍由蒲江跟剿，行抵新津，急聞青神李逆有回竄彭眉之耗。遂分李季昌楊耀關蕭友章三營並各營之半，留蕭慶高何勝必督之以防新津。而胡中和督餘營追剿，途次聞賊已至蒙陽場，計其必由漢州之高平鋪竄走，乃由雙流馳至新都與護軍劉德謙會合，議分湘果唐鳳輝五營，及護軍沈玉遂兩營，由新都以出蒙陽。而自督劉景春蕭德經唐應聘蕭長青四營並護軍姚美命易榮華劉義成三營逕出漢州扼高平鋪爲迎頭截擊之計。十九日行抵高平鈴，次日黎

聞，賊首藍朝柱已率衆麇集。胡中和即督各營分途迎擊。肅德經等首先陷陣，鎗轟矛擊，斃賊數百名。姚美侖等復率隊踵至，賊狂奔，我軍跟追四十餘里，至德陽縣之孝泉場，賊喘息甫定，正在造飯，我軍數路追至，一擁而入，賊即從場後奔出，我軍且追且殺，沿途斬馘千餘。次日，又及之於安縣黃土場，時賊衆已不滿千人，鎗砲俱失。然皆悍賊死黨，見我軍追至，均持刀矛從場中大呼撲出。護軍營姚美侖周學芳遂衝賊陣，斃數數名，賊環刺周學芳，身受數創。登時陣亡。姚美侖戰馬亦被截倒，賊進撲益厲。適胡中和督率各營陸續趕到，奮勇衝殺，鎗炮環擊，賊遂不支而潰。我軍分道殺斃賊數百名。藍朝柱僅率三百餘人，乘間逸出，星夜竄入平武江清交界之太華山一帶。此楚軍追剿藍逆一股連日大捷之情形。

其皆洪發李長毛一股，自蒙陽場擊敗之後，率其黨數千人，卽於是夜竄由漢州之馬脚井，什邡李家碾，以出綿安，冀與藍朝柱合併。經湘果唐鳳輝等五營跟踪追擊，果毅營曾傳理自督全部護軍營劉德謙自督沈玉遂蕭舉臣兩營，由德陽羅江迎剿。二十五日遂及之於安縣之塔水橋，時唐鳳輝五營已馳抵管筆灘，胡中和等營亦回軍扼花銜子，賊遂不敢北走綿竹，遂率黨回竄羅江。適遇果毅護軍迎頭截出，閻文忠策馬陷陣，曾志友賀連級賀長春熊英豪沈玉遂

蕭舉臣等分作數道，橫貫而入，賊無走路，悉數渡河。我軍數路跟追，斬殺千餘，死於河者無數。餘黨從左路翻山而去。是夜探悉賊已竄至中江之慧覺鋪，所存不過二千餘人，計必由中江走太和鎮遂甯縣渡河，以合川東周朱另股。維時楚軍畢會於金山鋪，經胡中和曾傳理劉德謙等聚商，以藍營既已分竄。我軍亦必分追。議以胡中和率湘果各營出綿州以刺藍朝桂餘匪。以果毅營出潼川而遂甯扼營洪登一股東渡。而護軍全部，由中江一路跟剿。籌商既定，各軍分路開行。沿途探悉營洪發一股已由慧覺鋪走鍍金橋回水鋪，竄至羅板橋一帶，皆從山路行走，晝夜奔逃。護軍營倍道跟追，於二十九日馳抵白店子距賊僅十餘里。該賊見官軍迫近，挑選悍黨於四鼓後，潛襲我營。適我軍早已探悉，劉德謙即飭姚美倫劉義成易榮華擊隊以俟。而自率蕭舉臣沈玉遂自右路抄擊以截其去路。黎明，賊蜂擁來撲，見我軍有備，隨後引退。姚美倫等揮軍向魯班橋掩殺，斃賊數十名，迫至秋溝，賊分立山谷，拚死力拒。適劉德謙自右路沿山抄進，賊無走路，姚美倫沈玉遂等奮力衝擊，陣斬李僞統領，生擒僞參謀楊朝得，斃賊約千名，餘皆翻越山嶺而遁。我軍追剿七十餘里，到廣福堰，始行收隊。而殘黨千餘，已星夜由胖子店竄入遂甯境內。適果毅營已自太和鎮至遂甯縣，該賊復不敢東渡，遂

由安岳內江一帶竄走。此楚軍追剿訾洪發李長毛一股連日大捷之情形也。

按此役也，官軍於十月二十八九日，開始進攻，至十一月十二日陣斬藍朝鼎，丹稜完全克復，餘黨約二萬餘人，經官軍追至彭縣之蒙陽場，復大敗，於是分二股竄逃。一由藍朝柱率領竄而北，經德陽竄平武江油。一由訾洪發李長毛率領竄而西，經什邡德陽安縣翻山至中江太和遂寧，欲渡河而未能，橫竄安岳內江。而官軍亦分兩路追剿，追剿近二千里，馳追既逾三旬，可謂窮追力索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蓋以藍黨之悍，非殲滅盡淨，則有死灰復燃之慮，且非是則無塞其亂賊之胆也。其兵力雖分股窮追，而仍時顧慮精神，可以其斟酌遠近遲速之間，可謂調度有方矣。

秉章既窮追藍營餘黨，分股遠竄，探悉所存無幾。維時李永和五股尙踞青神，內乏食而外無援，刻刻思乘虛竄出。雖有署提蔣玉龍一軍及唐友耕黎得盛等營駐守。而兵力終慮單薄，仍須加調楚軍以爲合力圍攻之舉。現探得藍朝柱餘匪經彰明江油石泉等縣，圍練陸續搜斬，所存祇二百餘人，已遁入金光洞砂窩子萬山積雪之中。檄飭各縣派團搜剿勿使一名漏網。而訾逆殘匪千餘晝夜狂奔已至福順隆昌等縣境，軍械全無。亦檄飭該處團紳蕭鑑耿光禎等督團洗

剿。計日可期就殲。於是檄湘果由綿州回軍，逕駐青神城南之劉家場以扼李永和股下竄。而飭果毅護軍分由遂寧安岳取道資陽井研一帶。一面兼剿訾逆餘匪，俟殄除淨盡，卽由河東以赴青神，務將李逆一股，併力殲除。查藍朝鼎一股，前在縣州，衆至十六七萬。僞元帥藍朝鼎，剽悍善戰，實爲諸賊之雄，經駱秉章多方設謀，併力攻擊，更番躡剿。追逐既逾三旬。奔馳往返近二千里。卒能窮此渠魁，力殲羣醜。實可謂除惡務盡，知所先後者矣。

第四節 克復青神及佔領鐵山之經過

攻勦青神李退鐵山官軍既克復丹後，藍率餘衆敗竄。秉章卽檄楚軍湘果護軍果毅各營，跟踪追剿。其對於青神方面之布置，則爲

(一) 檄副將唐文耕紮駐青神北門之洪化堰。

(二) 咨提督蔣玉龍率所部川軍回紮青神之西南兩門。

(三) 檄總參德勝盛朱桂秋等督率所部嚴防東岸

(四) 製造砲船，添募水師，沿河梭巡象鼻灘五渡溪慈母溪等處，以防該逆偷渡竄擾井廠之路。

唐文耕營楚軍勦丹稜之前，卽由東岸移師渡河繫駐洪化堰，連營七座，以牽綴李黨使不敢逕援丹稜。其後賊累次突圍，皆被唐文耕擊退。至十一月下旬，楚軍旣將藍營餘黨分股追散，遠遁川西北。駱秉章乃檄楚軍湘果護軍各營，合藍黨餘孽，回駐青神之劉家場以厚兵力，爲合圍聚殲之計。十二月初五日起，李黨屢以竹筏搶渡，由淺灘衝過東岸，皆不得逞。又聞湘果楚軍，已由新津行抵眉州，將至劉家場，遂於十八夜初更由南擁出數千人，燈球照耀，陽爲上竄。而李永和及卯得興則自領數萬人，由西南潛出，寂無燈火，向山邊小路悄行。又分股先撲劉家場，參將吳家春帶隊堵截。其大股遂由宋家壩觀音灘象鼻灘等處搶渡，黎德盛朱桂秋等隔岸相持竟夜，併力擊退。該賊旋於十九日沿河急竄，下至慈母溪，涉淺過渡，拚命狂奔。官軍沿岸追勦擊斃及溺死者甚多。其西岸劉家場之賊與先已渡河之賊，合股下竄羅城鋪鐵山王村一帶。李永和本人卽在其中。時湘果營甫經調回眉州，乃飛檄該營由井研抄截賊前。並飭黎德盛朱桂秋彭泰和侯光裕跟蹤追躡。又調護軍營由資陽截出榮縣，俾得併力會剿。並檄犍樂富榮各縣督團扼駐要隘以防奔逸，務期將李匪盡數殄滅。其青神城內尙有餘黨萬人，令蔣玉龍督率唐文耕等環攻之，又於西南北三門周圍挑濬濠溝以圖坐困。

李永和自青神突圍後，分其黨爲三。一仍踞青神，由其黨周廷洗領之，約萬餘人。一守鉢山，由李永和自領之，地勢險固，部隊精悍，爲其黨中堅。一分踞毛家寺，由其黨李長毛陳僞統領之，約萬餘人，與鉢山相爲犄角。官軍分隊圍攻。今各述其經過如後。

一、圍攻鉢山之經過 自李永和竄踞鉢山，深溝高壘，以爲負隅自固之計。官軍於正月十二，十九等日出隊，稍有斬擒，賊踞高瞭遠，環山築卡潛伏於內，施放槍炮，仰攻不易。督帶湘果營胡中和蕭慶高何勝必，護軍營劉德謙，奇勝軍黎得盛，桂字營朱桂秋，裕字營侯光裕，秦字營彭和，約期二十四日各路進攻。是日胡中和劉德謙由金石地坎等處分三路而進。劉德謙率隊行至山腰林內突出，伏賊五六百人，當經擊退。直抵賊卡，賊匪約二三千人迎拒，被官軍擊斃約二百餘名，胡中和飭令前次投誠之姜憲臣何崑山帶領百餘人向前誘敵，賊卽率衆來撲，官軍鎗炮齊施，斃賊三百餘名，賊乃奔逃入卡。三路官軍分撲各卡，共斃賊一千數百名。蕭慶高何勝必黎得盛朱桂秋侯光裕彭泰和等亦分兵三路由羅城鋪進攻，同撲賊壘，斃賊三百餘名。並分隊由小道潛出抄襲。該賊倉皇驚却，官軍督隊追至鉢山半坡。賊據卡死拒，各營奮力齊攻，共斃賊死一千四五百名，生擒六七十名。二月十二日，胡中和等復約

期會攻。胡中和劉德謙仍分兵三路，先出小隊誘敵。李由山頂分黨五六千人突下山梁。胡中和等率親兵迎戰，並催隊齊進，斃賊五六百名，賊勢稍卻。卡內奔出二三千人，冀圖援應。官軍奮前衝殺，復斃賊二三百名。賊遂奔復卡內。官軍環攻三時之久，共計殲斃二十餘名。蕭慶高何勝必黎得盛朱桂秋等仍分兵由鐵山前面之羅成鋪進攻，賊由老巢分出二千餘人從娃兒山後面來撲，官軍列隊迎敵，賊之和繼而出者益衆。蕭慶高何勝必揮軍酣戰斃賊四五百人，黎得盛朱桂秋從羅城鋪前面奮擊，賊出大股意欲抄截，蕭慶高等開炮迎擊，鼓聲震地，官軍逼壘前，共斃賊二千餘名，始各收隊。二十一日胡中和劉德謙探知賊匪遺黨四五百人屯於毛家寺，意圖回援青神，蕭慶高何勝必會同奇勝軍桂裕泰各營進攻毛家寺，胡中和劉德謙當卽出隊專攻鐵山，以爲牽制之計。逼近卡前，李分遣萬餘人，旂分紅白，兩隊飛行而下。官軍分隊接戰，賊復由卡內分股抄出。胡中和等先用大炮轟擊，並分兵兜擊，轉戰而前，賊衆回卡死拒。是日蕭慶高何勝必等馳剿毛家寺之賊。以剪除鉄山之援。因鉄山地勢絕險，賊衆憑險抗拒，官軍仰攻不易，徒傷精銳，猝難得手。且山徑紛歧，周圍百餘里，處處可通。

秉章乃定封鎖坐困之策。飭嘉定敘州兩府近賊地方，派團嚴堵各隘，斷賊糧道，使之坐困。並飭各營乘瑕抵隙，務爲出奇制勝之謀，以期一鼓而下。嗣青神被圍甚急，李乃遣毛家寺之賊於三月一日回援青神，而已則與卯得興率衆向宜賓方向撤退，官軍覺之，連夜追趕，初五日至柑柏樹，復大破之，斬馘五六千名，李卯分股各竄，一至宜賓之八角寨，一至瀘州富順隆昌交界之天洋坪。

二、攻剿毛家寺經過 官軍進攻鐵山，並連日分兵攻剿毛家寺股匪，更番分擊，三月初一日，毛家寺之賊，忽由竹根灘牛華溪一帶，漏夜奔竄，意圖回援青神。總兵蕭慶高，統帶果副中營果前奇勝軍各六成隊，桂裕二營各三成隊，由王村跟進。總兵黎得盛朱桂秋各率所部及湘果中右兩軍六營各六成隊繼進。總兵何勝必留各軍四成隊以防回竄。初五日賊已由河壩場竄至青神對岸二十里之蔴柳場太平場屯踞。總兵蕭慶高恐其過河上竄，遂於初六日率大隊由正陽場繞出賊前。初七日黎明至蔴柳場前三里許，見賊縱橫列隊十餘里。官軍分四路進剿，蕭德經蕭長青秦協祝會克勝爲一路，唐鳳輝彭基品蕭文章李福林爲一路，均由左路進。朱桂秋彭泰和侯光裕爲一路，黎得亮熊明良羅章才爲一路，均由右路進。蕭慶高黎得盛各率親兵

往來策應。其時賊衆喊號，排放槍砲，官軍冒烟四面衝入，連環轟擊，刀矛繼進，斬賊數百名。賊勢不支，向太平場水打林白果渡敗奔。官軍左路抄至白果渡，右路抄至太平場，復斃賊三四人。該賊無路可逃，均向河邊之水打林奔聚。官軍三面蹙之。賊衆紛紛撲河，淹斃無數，浮水逃竄者，僅四五百名，陳僞統領戰死，李長發淹斃，計共殺斃及淹死之賊一萬有奇，生擒七百五十九名，東岸之賊，剿滅淨盡。

三、圍攻青神擒斬周庭洸等之經過 留守青神之周庭洸等久困思竄，均經蔣玉龍擊退，因聞東岸援賊將至，遂於初五日由小南門撲出，爲各營兵勇及知縣陳紹惠所帶砲船，併力堵擊，仍敗退回城。是夜賊首僞大督統周庭洸，僞統領鄔庭珍，選擇賊多名，攜帶火彈潛紿城下。伏於濠邊菜子林內。周庭洸親率衆分四門奔出，用土袋翻梯填架長濠，直撲官軍營壘。蔣玉龍策馬親督兵勇，四面堵禦。伏賊拋擲火彈，先將守備鄔忠玉營棚燒燬，勇丁遂潰。河風猛烈，延燒營盤五座。蔣玉督戰數時之久，慮賊抄截兵後，乘勢上竄，遂撤隊分紮松江口張家坎，力扼上游。周庭洸恃有東岸援賊，不意已被楚軍殲盡。其浮過青神者僅數百人，賊衆聞之，爲之奪氣。不敢仍入城中。遂於初八日由五渡溪過河下竄。青神收復。

楚軍探知青神之賊已渡河下竄，初九日蕭慶高黎得盛朱桂秋等督隊仍由東岸追剿。並知會總兵何勝必帶隊由馬踏井截擊。周庭沆率賊六七千人已竄至草壩場，官軍由白馬鋪橫截，鏖戰三時之久，賊敗，奔河叻坎。初十日何勝必帥隊由普興場掩至，賊奔梅旺場。何勝必督隊跟追，賊不暇食，向牛華溪狂竄。是晚蕭慶高黎得盛朱桂秋等已率各營由河叻坎追至，與何勝必合隊。賊遂回磨子場觀音場逃竄。官軍連日躡剿，賊衆不暇喘息，奔至龍窠場，連夜紮營，以爲困獸猶鬥之計。官軍於十三日追至，逼近賊壘暫紮。十四日黎明，分三路出隊游擊。熊明良帶隊直趨該場大道，黎德盛督親兵策應。參將李福林帶隊由左進，副將蕭友章彭基品總兵唐鳳輝繼之，何勝必督親兵策應。參將會克勝帶隊由右進，副將蕭德經參將蕭長青游擊秦協祝繼之，蕭慶高督親兵策應。副將彭泰和參將侯光裕都司銜守備黃德耀副將黎得亮千總李孝弟詹榮陞分左右包抄，總兵朱桂秋督親兵策應，堵賊敗竄之路。分撥甫定。賊分股撲來，我軍槍砲齊施，遠抄近擊，相持甚久，各斃悍賊多名，卻而復前，官軍愈圍愈緊，賊無敗竄之路，滾崖跌斃者無數。時有悍賊約以千計，簇擁騎馬賊數十人拚命突圍，向萬安寨奔竄。官軍馳隊跟追，賊衆回馬抗拒。復將騎馬賊殺斃過半，生擒五六百名。韃爲縣汛弁千總鍾

明遠府經歷王樽亦帶領紫雲鄉各團趕至，殘匪千餘人，勢不能支，遂四散奔逃。是日共計斃賊四千餘人，生擒一千餘名。賊首周庭洸，鄔庭珍，王玉，馮寶，易新皆在內。奪獲騾馬器械無算。此股斬擒殆盡。

第五節 攻克天洋坪八角寨及擒獲李永和等之經過

李永和卯得與自鐵山下竄，迭經楚軍沿途追擊，卯得與率黨約計萬人，竄至宜賓屬之八角寨。湘果營及護軍營從中橫截。李永和率黨約計八九千人，分踞瀘州富順隆昌交界之天洋坪。與八角寨相隔二百餘里。李意欲稍事休息，待卯踵至，合股下竄，鶴游坪與郭周等壻聚一處，爲死灰復燃之計。乘章探悉此種情形，一面檄飭湘果護軍營圍攻八角寨，以斷卯赴援之路，一面飛檄署永甯道阮祐，署川東道恆保，分飭各州縣調集得力團練以絕李下竄之謀。當經瀘州知州，調培身派軍功劉元功，團總穆天澤等，署富順縣知縣彭名湜，派團總李福星，蕭秦之，蕭之萐等，署隆昌縣花映均，會同汛弁楊清和，督率團總，郭光鼎等，署榮昌縣饒憲章，督率團總鄭鳴昌，喻堂等，互相聯絡，約期會攻，連日分道並追，更番迭戰，殲斃及解散者不計其數。

略乘章平定川亂方略

四四

民團攻克天洋坪之經過 李永和據天洋坪屢爲榮隆富瀘團練所困，勢力日蹙，不能東竄，遂於四月十五日夜間，向大垵場潛遁。各路團練跟追，十七日至石灰溪賊之前隊，甫過小河，爲富順團練橫截尾隊千餘，李甫入場，聞殺聲起，率殘匪二千餘人外奔。復被瀘州團練衝散。擒其妻母。李率八百餘人渡河，復被宜賓南溪團練截殺，乃改由山徑潛走，湘果獲軍各營追至，又多所斬獲，僅李策馬率殘賊百餘人由僻境投入八角寨。天洋坪之攻下，完全爲團練之功。

官軍攻克八角寨之經過 卯得興竄踞八角寨，林深徑仄，山徑陡險，山下四面水田縱橫，進攻不易。四月初八日，總兵胡中和知府劉德謙由雲峯寺出隊，並約總兵何勝必蕭慶高由茨竹灣夾擊，甫至山半，突出伏賊千餘人，官軍迎擊，賊乃敗逃入壘，二十二日卯得興率悍賊數千人，直撲胡中和營盤，官軍憑牆堅立不動。迨賊匪攻撲漸近，各營鎗炮雨擊，乘勢揮矛殺出。何勝必蕭慶高亦出隊進攻賊壘，隔溝列陣，直抵其第三卡。五月初八日，黎明，賊復鋒擁而出，意欲奔竄，官軍分道迎截，同時並進。共斃賊千餘名，賊仍敗歸山寨。自是每日賊或數百名或數十人分道擄糧，皆被官軍出隊邀擊，遂不敢復出。十八日官軍遙見賊寨旗幟

羅列，恐其棄而遁。蕭慶高何勝必約會胡中和劉德謙分路設伏。於十九日出隊會攻，正調撥間，探報賊匪三百餘人已竄入鼓場一帶，何勝必等飛遣蕭友章赴古風寨迎截。又派唐鳳輝於杉木溝設伏夾擊，遂督大隊直搗賊寨，破其砲卡數重。賊衆擁擠卡前，急不能退，官軍乘勢蹙之，卯得興親持長矛率隊死拒。官軍奮勇衝擊，卯得興身首皆傷，其左右悍賊擁護逃回壘中。人多徑仄，自相踐踏，跌斃者不可勝計。自是堅伏不出，婦女皆驅之登陴，恃其山徑陡險，籌密林深，意圖死守，官軍攻圍兩月，互有死傷，至八月十三日，李卯遣千人突攻朱桂秋營而自率大衆潛由杉木岩繞花古場泥溪奔至龍窰場堅守。官軍覺之，尾追至龍窰場。

攻克龍孔場誘擒李永和卯得興之經過 李卯自八角寨敗竄龍孔場，後官軍星馳痛剿，挖濠合圍力圖撲滅。秉章深慮攻久懈生，賊突圍他竄。嚴飭各營申明約束。將駐紮處所繪圖送覽。如該賊得乘間竄逸，查明此路係何營駐紮，卽行嚴參。經雲南提督胡中和，甘肅肅州鎮總兵何勝必，記名總兵蕭慶高，補用總兵朱桂秋等督飭弁勇嚴扼賊匪，使之不能奔突。一面日夜浚挖長壕。復於壕外壘土疊石爲牆。接連水田之處，編木爲柵。并於柵之外，密布梅花椿。書則環營伺守，夜則派隊周巡。並積柴爲燎，賊中一有動機，卽舉火爲號。諸營鱗次堵擊。

，布置嚴密。李卯自知已陷絕地，將欲固結死黨，由山背盡力撲出。閏八月十八日初更，賊營火光燭天，分向蕭慶高紮營之處撲來。我軍正備轟擊，突見何勝必分防地段，積柴火起，賊匪千餘人，猛力衝來。何勝必揮隊堵禦，胡中和亦飭副左營以鎗砲從旁橫擊，並自帶親兵往來策應。於火光中見賊紛紛以擋牌遮護，直前拔刀砍樁，我軍槍無虛發，賊竟抵死不退，距木柵漸近，各弁勇以火彈噴筒石塊紛擲如雨，賊屍遍地，不復能支退伏山坳。各營嚴軍寂守，月已漸升，賊中鼓聲又起，喊殺愈厲，俯首猛撲，我軍屹然不動，以劈山砲，嵩向賊厚處轟擊，至五鼓，賊力既竭，始拖屍奔還。十九日二鼓，斃見賊場中火炬閃耀，逆賊已向總兵朱桂秋紮營之處，蟻附而來，我軍伺賊漸近，開炮對轟，該賊仍冒烟拔樁，我軍鎗擊矛刺，賊匪死傷塞途。蕭慶高復帶兵會擊，何勝必亦派親兵暗出柵門，以火箭遙射賊巢，該賊衝撲數次，天已向明，知不能脫，始踉蹌奔回，二十日二鼓，賊復分股向朱桂秋營盤衝突，屢被兵勇擊退。三鼓後，乃轉向總兵彭泰和分防之所奔竄，連撲三次，皆被鎗砲轟回。是夜，胡中和正欲帶隊策應桂泰兩營，倏見巨股徑撲果左前營，賊衆悉持木板，如牆而進，遮蔽槍砲，持刀奮砍梅花樁，勢極洶湧。營官劉名崇督隊奮擊，賊不稍卻。胡中和急督新果果捷兩

營，從旁以鎗砲側擊，持板之賊，紛紛倒地，乃退伏山背。胡中和仍飭各營嚴陣以待，自三更至四更，賊復衝撲七八次，我軍鎗砲環擊，而悍賊噤不發聲，拚死砍樁，直抵木柵之前，我軍以火炮拋擲賊聚之處，中者悉皆糜爛，賊氣屢挫，乃始奔回。接連三夜，賊衆拚死突圍，官軍亦徹宵力戰。二十一日藩司劉蓉督同副將楊耀關帶湘果新營馳抵該處，接見胡中和等，詢悉賊情，察看地勢，遍歷營壘，撫循將士，諸軍感奮，誓滅此賊。胡中和等僉稱連夜苦戰，昏暗中斃賊，誠不能以數計，而每至天明，賊屍雖被拖回，然血迹沾縷，沿路皆滿。並據逃出難民供稱每次衝撲，皆係李卯二逆督隊，雖傷斃甚多，賊衆尚有五千餘名，逆首悍黨，皆在重圍，人人有必死之心，困而猶鬥，儼然勁敵。惟有悉力圍攻，迅期剪滅。當經劉蓉與胡中和等密計，該賊糧盡援絕，掃穴覆巢，固在意中。惟攻拔賊營，兵刃交下，首惡斷難悉數生俘。設有一名乘間漏網，仍留遺孽，不若乘其窮蹙，誘使出巢，設伏擒之，度難倖脫，劉蓉乃草繳諭降，傳令前次投誠之譚仁曲等，賚赴賊營。乃二十二日二鼓，賊仍撲桂泰兩營，被官軍擊卻，二十三日夜及二十四日三更時，復分撲桂泰左前新後各營，卻而復前，終夜不休，均被官軍鎗砲環擊，二十五日黎明，譚仁曲等倏自賊營而出，密稟各賊首自知勢窮

力竭，咸願投誠，而其意殊不可測，亟宜防備。劉蓉胡中和何勝必蕭慶高朱桂秋等選派投誠之極爲矯捷者，羅永富何崐山十餘人隨同譚仁曲持諭前往，約令午刻至猪市坡投降，並密飭於李卯兩人出巢後，卽奪矛截其歸路。胡中和何勝必遂佩刀帶親兵十餘人，先至坡下，分派營官黃青源鍾玉勝各帶兵百名分伏山背，旋見賊首十餘人出場，相隔水田一區，胡中和何勝必突放冲天火箭一枝，蕭慶高朱桂秋和賊首皆已出巢，急督營官蕭德揚蕭德經蕭長青秦協祝彭泰和楚東亮黃德耀楊耀關等各帶四成隊，分撲賊營，僞統領周洪順藍老七等知勢已不敵，遂率衆伏地求免。官軍已將龍洞埂古堰池彭家坳各處賊巢一律焚燬，維時賊首李永和卯得興等惶駭失措，譚仁曲等既阻其後，黃清源鍾玉勝伏兵左右突起，立將賊首李永和卯得興等擒就縛。餘衆或殺或解散。於是此股，遂行殲滅。

查李永和等自咸豐九年倡亂滇邊，竄擾蜀省，人民被其荼毒，地方因以凋殘，迫脅愚民，勾結土匪，嘯聚至數十萬，火勢燎原，幾難收拾。幸駱秉章攻勦得宜，次第剪除，一挫於井研，屢敗於五里浩，蘇家灣牛腹渡，迨至眉州解圍，丹稜失援，奔竄鐵山，分踞八角寨天洋坪，據險死抗，大小二十餘戰，糧盡勢蹙，尤復走龍孔場，作困獸之鬥，然大勢已去，卽不誘

降，亦終就擒，不過稍緩時日也。

第三章 攻勦藍李餘黨曹張周郭之情形

李永和前圍眉州時，分遣其黨王刀刀周紹勇及朱張曹郭卯姓各目，分擾重慶資州瀘州各屬。時值駱秉章派楚軍進搗眉州老巢卯得興一股即由太平場竄合李黨。而王周各股，則分擾銅梁璧山永川大足等縣。經署重慶府知府張庭樞，督同璧山縣知縣張煥祚等，率領鄉團，隨處堵勦，時獲小勝。秉章復檄飭候選知州顏佐才率黔勇三千餘名，前往勦辦。該賊等旋竄合州。署川東道趙友泰隨亦馳往督勦。朱旋竄定遠，擾近南充岳池廣安各州縣。王周曹張各股，亦復陸續竄往。秉章復檄派候選道張由庚率所部嚮導營千四百餘人，馳往截勦。而賊蹤飄忽東西靡定。嚮導營兵力太單，不敷分佈。時楚軍撥攻丹稜分堵青神東岸者，僅萬餘人。以當李藍兩股十萬之衆，實屬無可抽撥。川中兵勇雖多，究難期其得力。秉章前所派回南募勇之候選知縣易佩紳等，新募楚勇二千餘人，由來鳳利川來蜀。適值前由利川敗竄之石達開分股，擾及咸丰來鳳各縣。易佩紳遂率所部退扼龍山之茨巖塘，堵其竄入湖南常德永順之路。此軍

暫難入蜀，兵力實覺不敷。秉章前派留援鄂省之劉嶽昭一軍，業已攻克隨州，湖北一律肅清。因請調劉嶽昭所部果後營，迅速來川，分撥勦辦。藍朝鼎自丹稜敗後，其餘黨分爲藍朝柱、訾洪發二股。一向北竄入青川平武草地。一向東竄入遂寧安岳內江。計藍李餘黨有：

藍朝柱

竄平武青川。其後由南部僻徑，竄與張第才等合股。後遂竄入陝。

訾洪發

經小川北擾遂甯安岳內江，爲團練擊斃。

曹燦章

自鶴游坪與周紹勇分股竄擾梁山墊江大竹一帶。

周紹勇

竄擾川東北方，久踞鶴游坪。分擾銅梁璧山大足永川一帶，勢甚猖獗。

郭幅貴

自鶴游坪分股，經下川東竄陝南，復陷湖北房山竹溪。又由陝西石泉竄寶雞鳳

縣。繼陷甘肅兩當徽縣，回竄四川廣元巴州儀隴。此股擾亂區域極寬。行動亦

最迅速。禍及四省。

張第才

竄定遠，擾南充岳池廣安。

以上各股，分合無常，飄忽靡定。當咸豐十一年間，官軍正攻勦藍李二巨股之日，實無多兵兼顧。秉章以爲巨股殲除，其他不難肅清，故僅取游擊式之追勦。其對付策略爲，

一、以官軍（初爲嚮導營後添果毅營）擇要追躡，使之四竄。

二、以地方官紳督率團練防堵，及助勦之用。

三、添調楚軍入川助勦，兼防殘匪與石氏合股。

駱秉章氏對付藍李分股，既常存一合圍聚殲之謀，又時作一各個擊破之計。其用使兵力，調集團練，利於節短勢促，則常迫之使合。如進逼藍朝柱於丹稜是也。利於分頭包勦，則常截之使斷，逐之令遠。如分追藍朝柱訾洪發是也。其分配時間先後，度量地理遠近，料算敵勢強弱，常得先後緩急之妙。尤能盡官紳合作之宜。除殲滅藍李兩巨股外，餘多得地方官紳民團之力也。今分述其勦滅曹周郭等之經過。

第一節 克復新寧

李永和據青神，分遣其黨擾川東北。郭張朱曹各目，自營山渠縣被官軍痛剿後，奪路奔逃。適藍朝柱率敗殘餘匪百餘人，由南部僻境竄投入夥，向達縣東鄉一帶奔竄。張由庚督率嚮導營跟蹤躡剿。迭經達縣東鄉團練沿途堵擊。該匪等漏夜狂奔。正月初十日，陷新甯城。張由庚途次聞報，取道東鄉縣七里峽捷徑，於十五日馳至距新甯縣城二十里之斜石坡暫紮，以規

進取。署綏定府知府孫家醇，署綏定營游擊吳毓光，達縣在籍翰林院庶吉士吳鎮，東鄉縣在籍知縣張裕康，各帶兵勇團練，前後馳至，隨同張由庚屢次督隊進攻。賊伏不出。張由庚於二十七日黎明出隊分三路齊進，賊衆數千前來抵禦。經傅鴻勳等整隊迎敵，鎗砲齊施，斃賊數百名。二十八日，匪傾巢出城，分股蜂擁來撲。張由庚督令各營整隊以待。賊隊漸進，乃令傅鴻勳等從左路，劉鶴齡等從右路，分軍疾進，賊殊死戰。相持間，楊朝元率衆，隨同庶吉士吳鎮所帶勇丁，從山後沖出，傅鴻勳余得勝奮勇直前，賊衆大亂。維時右路之賊，經鄧維清等殲擒無算。而藍朝柱張第才兩人，督陣不退。張由庚指揮楊朝元從左路突進，官軍勇氣百倍，賊勢不支潰敗入城。計斃賊千餘名，生擒者一百餘名，奪獲旗幟器械多件，解散脅從二千餘人。二月五日軍圍齊進，遂甯縣城收復。賊由長嶺杠逃竄。其後股四千餘人，尚在蝦蟆洞一帶，適會傅理督率果毅營進剿鶴游坪，道出任市鋪距該處六十里。傅理乃飭各營由蔴柳場馳剿，賊衆不虞其突至，遂大潰，翻山逃越，奔入峽。官軍層層包裹，殺斃悍賊多名，餘匪無路可逃，各棄軍械乞命。曾傅理按名查點，釋放難民三千餘人。擇其驍勇者百餘人，別爲一哨，使隨營効力，此克復遂寧，追剿藍張各股之情形也。

第二節 解墊江城圍

周紹勇踞涪州鶴游坪，分遣其黨曹燦章率數千人，竄據梁山墊江大竹鄰水一帶。由張由庚沿途追擊。曾傳理既收復新甯，探知曹燦章一股，尙踞墊江之董家場斜灘一帶。張藍各股，前後竄至，會合撲攻縣城。傳理乃督隊由錦屏鋪倍道赴援。賊知兵至，遂解城圍，退屯於城北二十里之新場。傳理前營距賊五里，築壘未定，賊攻陳家寨。官軍派三成隊，自寨後突出，賊卽驚潰，斬殺數十人。次日賊大隊分兩路來撲，官軍分三路迎敵。進至新場，斬殺數百人。伏賊分道並出，各營站立山坡以拒。賊從右路抄至，參將劉永宦王建旦身先士卒殫其前鋒數人，賊陣亂。忽左側林中，紛來賊數百，橫截而出，劉永宦中鎗陣亡。王建旦策馬馳救，身受數十創，亦卽殞命。副將閻文忠劉鶴齡射斃賊目二人，賊始反走。各營乘勢追殺，賊至場口，斷橋死拒。維時嚮導營跟追而至，千總余得勝首先陷陣，身被重傷陣亡。適張由庚督隊趕到，與曾傳理分道進撲，賊始收退。次日官軍分三路進攻，賊宵遁，至高灘，距鶴游坪百里，勢將與周紹勇合股。乘章飛飭曾傳理張由庚兩軍星馳鶴游坪，迸力攻剿以防與石達開勾結。又深幸小賊目，陸續合迸，正可妥籌圍攻之計以取聚殲之功。

第三節 追剿張藍克復大平

維時張第才藍朝柱，分股自鶴游坪下竄。迭經鄧都忠縣萬縣沿途團練邀擊，各有斬擒，其中被脅難民乘勢逃散者，亦復不少。張藍等漏夜狂奔，竄入雲安廠，意圖久踞。這駱秉章所調易佩紳帶果健營楚勇，已由夔府馳至。遂於四月初八日，審度地勢，分路並進。中路由毛壩子土播進，右路由小河進，左路由田土拗進。三面包剿以爲聚殲之計。張藍等詢知楚軍既至，遂向懸天宮一路紛紛潰竄。官軍隔河轟，斃賊數十名。雲陽縣知縣高以莊，帶所練黔勇沿河助剿，亦斃賊多名，賊遂由路陽壩竄至開縣之溫湯井。都司戴登高帶所部楚勇，由萬縣馳至廢寨扼堵，賊亦伏而不出。二十日，官兵分道進攻，賊棄壘而逃。官軍追及，輒先期遠遁。山徑紆迴，難於抄截。惟有跟蹤掩擊，連日逃散之人甚多，逕奔沙壩場，以趨太平。該縣向來只有土城，居民鮮少，團練單薄，遂於二十六日失守。易佩紳等於二十八日追至白羊廟，賊分股於距城十五里之查壩子，憑險抗拒。易佩紳督隊進攻，賊退高坡子。易佩紳於五月初七日，令袁昌鵬率隊由右路繞至縣城北後山，胡德和黃開榜率隊由左路繞至城東南天馬山火石梁，易佩紳督親兵及中營兩哨，分三路直趨高坡子。岳經勳率兵繼進直逼城下。城內諜

動，官軍由南門衝入，賊衆紛紛竄亂，棄城逃走。各營窮追，二十餘里，沿途復斃賊多名，遂將太平縣城克復。統計斃賊二千餘名，餘衆連夜由烟燈壘，向陝西定遠廳界逃竄。太平縣與定遠西鄉，相距非遙，山徑紛歧，可奔漢中。秉章因令易佩紳越境追剿，并約陝軍夾擊。

第四節 攻勦曹燦章於渠大新開一帶

曹燦章一股，由鄰水竄踞大竹之永興場，意圖窺伺順慶所屬。經駱秉章飛飭順慶府，分飭岳池廣安營山蓬州調派團練嚴扼渠河。都司戴登高帶所部馳至大竹追勦。其時道員張由庚已率嚮導營跟蹤追至，逼近賊壘安營。連日約會戴登高，及達縣在籍之庶吉士吳鎮，渠縣知縣何慶恩，大竹縣縣丞王殿輝所帶團練，更番出擊。迭次獲勝。於閏八月十三日，整隊進攻，陣斬僞先鋒唐世原等，焚燬賊棚，斃賊數百名。賊於是乘雨潛遁。詢知上游渠河各隘，均爲團練防堵，遂繞竄達縣之大樹場。張由庚約會吳鎮，各帶兵練馳赴麻柳場一帶堵截，賊聞風先遁。遂折竄新甯之普安場，以奔開縣之三匯口。張由庚等急馳而至，曹率其黨先遁。逃散至軍前投誠者甚衆。訊據賊黨渙散，曹逆僅率餘賊向太平山徑逃竄。張由庚遂率隊追及於太平之固軍壩，復斃賊三百餘名，生擒七十餘名，曹勢窮力促，急奔東山觀。官軍於九月初八日

馳至，楊朝元岳定邦等揮隊急擊，又斃賊五六百名，曹不能接戰，僅率殘匪千餘人，由秋游梁亡命老林。該處近接陝南，山深箐密，蹊徑如梳，賊勢雖已成強弩之末，但恐伺隙逃生。秉章一面飛飭陝西藩司毛震壽，就近札飭漢南與川省接壤之地方文武嚴防險隘。一面仍嚴飭張由庚分兵入山搜剿。此攻勦曹燦章一股之情形也。

第五節 攻勦久踞鶴游坪大股周紹勇之經過

梁墊開縣之戰况 周紹勇從李永和入川，攻城戕官，自牛腹渡分出，裹脅日衆，遂自爲一隊，竄擾川東北地方，勢甚猖獗。迨踞鶴游坪，以江之桂容懷吳崇禮黃海樓，凶悍異常，皆爲大統領擁衆四萬餘人，意圖久踞，耽視渝涪。至秋間，石達開敗退出境，秉章乃令曾傅理劉德謙周達武，各率所部，由涪州進剿。周時聞知李永和被圍甚急，乃率全隊由墊江至梁山，既畏大兵合攻，且意欲糾合曹燦章上竄，援救李永和之圍。適值都司戴登高會同張由庚已擊敗曹燦章，戴登高慮周曹竄合，遂帶隊馳赴梁山扼截。乃周於閏八月二十四日竄至距縣城二十里之沙河鋪，戴登高督隊並民團分三路迎勦。賊匪紛出接戰，官背河而陣，士殊力戰，斃賊百餘人，賊始反奔。聞曾傅理劉德謙率果毅軍各營將至，遂由新場宵遁。戴都司帶隊跟追

時果毅營分隊由雙桂堂黃土坎而至，護軍營分隊由錦屏鋪老君溝而至，併力合擊，斃賊千餘名。賊見官兵緊逼，復伏悍賊於左右林中，而以千餘人人回拒。游擊張玉春首先追及，馳入賊陣，伏賊盡起。曾志友劉鶴齡閻文中成耀星熊英豪沈玉遂等各率本營相繼進，賊不能支，遂奔。官軍連夜跟追，奔馳一百五六十里殺賊約三四千名。周知不敢上竄，遂由新甯之任市鋪，北走開縣，圖竄太平。劉德謙率護軍營暨戴登高所部，由分水坳抄前迎截。曾傳理率果毅營由任市鋪躡剿。九月初九日賊之首隊，徑撲開縣西門。署知縣吳雲程督飭紳團登陳守禦。周親率後股，尙踞觀音山。曾傳理督隊星馳追擊，至觀音橋截殺賊之尾隊數十人。賊前阻堅城，後迫追兵，遂由右路翻越石板坡山梁而遁。曾傳理親督弁勇急馳十餘里，至葫蘆壩。賊以七八千人列隊抗拒，官軍突前，衝擊。復分一軍由山梁壓下，賊衆駭潰，奔渠口，梟水過河。官軍從而蹶之。曾傳理既以四營沿河排列而進，潛分三營，由上游繞出賊後。賊恃河口水深，以鎗砲隔岸拒敵。同知曾傳道率親兵數十名，躍馬浮水而過，各營官帶隊大呼，競渡。賊驚駭失措，官軍沿河追殺，賊大敗奔走。所分三營，又自山頂馳上，截殺悍賊千餘名。其斷後之兵死傷無數。賊衆奔上馬鞍山，復據險回拒。官軍衝撲數次，賊投石雨擊。閻

文忠成耀星張玉春劉鶴齡等，冒險先登，各勇隨之，搶上山脊。賊投石不及，紛紛竄敗。官軍復追殺數里，賊既不能徑趨太平，遂超崖越嶺向雲安廠一帶奔逃。總兵周達武率武字營由開縣馳入口子堵截。賊連日疲於奔命，將於盤壩口搬砌木石意圖少息。周達武於十七日分路出隊，適劉德謙亦率護軍營由江口馳左右抄擊斃賊三千餘人，生擒四百餘名奪獲偽印三十餘顆，騾馬八百餘匹，器械數百餘件，周率餘賊向開縣之渠口逃竄。

由萬縣至達州（綏定）之追勦戰及擒獲周紹湧之經過 周紹湧一股以三萬餘衆，自鶴遊坪竄出，爲李永和分股中之最大者。沿途被追，死亡逃散者，將逾兩萬。至此又聞李永和已就殲滅勢不復振，意在遁出川疆，爲延殘喘。秉章探知各情，嚴飭諸軍抄截賊前，扼其入陝之路。時周糾合賊尙萬餘人，惟被官軍迭次勦殺，輜重盡失，黨羽離心。擬由開縣之趙家場，急奔陳家場，仍由山徑逃往漢南。官軍當卽分路邀截。道員曾傳理帶果毅營馳赴臨江市，以斷其橫竄新寧之路。周達武親督所部及劉德謙分撥之五營，於九月二十一日追至陳家場。四更後，整隊前進。曾傳理復派王松林，帶同降目藍自新等，帶勇百餘人馳至，以備乘勢招撫。而周見大兵驟至，夤夜逃竄岳溪場。其僞統領江之桂，率衆三千餘人殿後，賊衆不戰自潰。

官軍將江之桂擒獲，餘賊悉皆跪地乞命。周達武等押回各營，令其薙髮，分起遣散。二十二日，周率其餘黨奔竄萬縣之張家寨新場一帶。經萬縣知縣張瑟，訓導范泰衡，分布團練，嚴守各隘。周忽拚死冲撲，經張琴督飭帶團之教諭陳光熙尤炳彰等迎勦抄襲，斃賊四百餘名，解散二千餘名。賊勢不支遂向新寧之騾絲店而逃。二十三日，團練沿途追殺，賊竄至梁山之新場。周達武督隊馳至，賊奔達縣之大樹壩。曾傳理恐其由東鄉竄入陝境，親率兩營日馳百餘里，至達縣之麻柳場，扼其北竄。派同知曾傳道率五營由添子店出任市鋪截勦，都司戴登高帶所部由萬縣之分水嶺以遏回竄。劉德謙督護軍營出元壩驛以截其前周達武帶武字營跟踪急躡。時周尙擁殘賊六千人，詢知官軍面面兜截，不能奪路竄赴陝境，晝夜狂奔，每日輒行百餘里。二十六日，逃至大竹縣之安吉場，周達武等兼程而馳，接踵追至。時曾傳理所派之果毅四營亦至，分布場外。周自知無路可脫，親督賊衆扼橋以拒。周達武揮兵三路齊進，果毅營逕前奪橋，曾傳道復令參將熊英豪潘長青分兩路從場後抄出，賊始驚潰，棄橋反奔。周達武等分隊跟勦，縱橫包截。護軍營之參將沈玉遂，副將易榮華蕭舉臣，亦帶隊由元壩驛馳至。官軍勇氣百倍，馳驟決盪，賊屍遍地。乃有數百人擁一騎馬賊突圍奔竄被擒，餘衆棄械

降，羣指在馬上被擒者，卽周紹湧。解散者復四千餘人，惟統領容懷戴永鈞王禮安帶敗殘餘匪千餘人，逃至石橋灣。周達武於二十七日督隊追及，立時擊散，復將容懷戴永鈞王禮安三名臨陣生擒。此股匪寇悉數殄除，小川北地方，遂告肅清。

第六節 攻勦郭幅貴之經過

郭幅貴由陝甘回軍川北，自藍李倡亂，由滇入川，蹂躪將近四載。至是各股，均就殲滅，惟郭幅貴一股尙存。此股自川境逃入陝西，復自陝西之寶雞鳳縣，竄入甘肅徽縣。該處旣無兵團堵禦，賊得從容擄掠，裏脅復逾兩萬人。且驛馬甚多。遂竄陷陝西略陽復由寧光州奔入川境，疾若風雨。於時石達開已竄至敘南，大兵分道防堵，無兵可抽撥。駱秉章乃飛調知府劉德謙，帶護軍營由昭化迎勦。調總兵周達武帶武字營由鹽亭抄出保甯。道員張由庚帶嚮導營，自綏定馳赴巴州以備橫截。郭竄至廣元，署知縣羅廷權，會同遊擊慶安，布置城防固守，賊不能逞。且知大路有備，遂越山由望蒼壩百丈關，橫竄巴州之恩陽河。又詢知城守甚嚴，復連夜急竄。於十一月初十日，至儀隴之土門鋪。而周達武率武字營從保甯兼程而馳，於十一日迎紮於水觀音，逼近土門鋪僅二十里，十二日，周達武督隊銜枚急進，行十五里至蓬麻

坎。賊分屯於大儀寨。官軍三路並進，直抵山麓。僞統領馬玉音，揮衆拒敵，被副將楊步高手刃落馬，遂生擒之。哨長黃雲超復陣斬郭逆之弟郭占彪，賊大駭潰。一半奔回土門鋪，一半退入山後寨中。遊擊黃河清，守備張錫卿，帶隊直前奪寨，賊衆大亂。從寨腳奔下山坡，復被游擊周家盛抄擊，遂盡殲之。維時賊首郭幅貴，親率馬步悍賊七八千人，出土門鋪前來援應。適值我軍退殺敗賊，已抵場前。周振藻復率隊至，斬其僞統領宋姓蔣姓及賊目十餘名，餘賊被殲甚夥。周達武揮兵直撲場口，該逆退入場內，官軍乘勢擁入。周達武復派李輝武、黃河清等，由場之東西分抄。賊衆紛紛驚潰，官軍退殺十餘里，共斃賊四千餘名，釋放被脅難民八千餘人，奪獲騾馬一千三百餘匹，僞印四十三顆，器械旗幟無算。賊經此巨創，遂奔入儀隴山之福林場。周達武於十三日督隊追及，山勢陡絕，郭將憑險抗拒，官軍直逼卡門，奪門而入。沿巷搏戰，勇氣百倍，賊不能支，由場後狼奔鼠竄。山經逼仄，墜落崖谷者，不計其數。共計斬馘一千餘級。而被脅之人乘間逃散者絡繹於道。郭率殘匪三四千人，由山中封相門逃竄。此路可通巴州，

周達武追禽郭幅貴於巴州之鼎山鋪。乘章揣知賊勢大衰，必將再竄陝南冀延殘喘。因飭周達

武務乘賊勢奔走疲困，躡跡疾擊，無使倖脫。周達武遂激勵將士，不復安營暫息，窮一夜之力，疾馳一百二十里，於十四日午未之間，追及於巴州之鼎山鋪。途次擒獲郭逆之兄郭幅明，据供大兵痛勦，賊中不能相顧，與馬俱已棄盡。郭及賊衆，已三夜不眠，兩日不遑謀食，惟圖拚命遁入陝境而已。周達武以士卒連日馳逐雖極辛勞，然賊既鼠竄狼奔，稍縱即莫能及。鼓其餘勇於大石關布列行陣，遊擊楊步高帶隊出劉家溝包抄左路，都司黃河清帶隊出馬關橋，包抄右路參將李輝武遊擊周家盛，分隊繞赴對山之平天寨以遏其衝，周達武督同守備張錫卿主簿潘澤霖等率親兵由中路直攻鼎山鋪，賊紛紛驚起。兵刃甫接，已陣斬三百餘名，賊見官軍四面突至心胆俱落，餘衆尙有三千餘人不敢拒敵，皆棄械乞命。周達武立將賊首郭幅貴（俗稱郭刀刀）及其弟郭幅友在場內民房中搜獲。遂將僞統領何得潰馬玉澹郭幅榮歐陽作章劉三春羅炳章及賊目二十餘人於陣前正法。其餘降衆，押回保甯府城，會同地方官訊明，係被脅難民，分別給票遣散回籍。

查郭幅潰自李永和入川，率其兄弟首先投入賊夥。嗣自鶴坪分竄，經沿途兵團擊敗，遁入陝南，竄陷湖北竹谿竹山，復由陝西石泉等處竄入寶鷄鳳縣山中，繼陷甘肅兩當由徽縣，復攻

破陝西略陽縣城，擾三省地方，沿途未經大創，得以擄掠裹脅，衆至二萬餘人，遂謀挺而走險，由寧羌州再竄回川境。據廣元等縣所獲逃出難民，僉稱郭幅貴不知鶴遊坪周紹湧已經全股勦滅，將由順慶下竄意在擁衆與周合股，即可狂逞川東。乃經駱秉章飛調各軍，分道抄截，所有護軍嚮導兩營分赴昭化巴州，尙未及遇賊，而總兵周達武以孤軍抄出捷徑，適當其鋒，以少擊衆，三日之間，三戰大捷，未遑少息，日夜追逐，不但首逆就擒，餘賊兩萬餘人悉數勦除。此皆周達武及所部爭先踴躍之功也。（按此股匪徒所擾竄地方，頗與今日徐向前一股相似，安得有周達武其人者起而擒之。）

第四章 石達開入蜀及被禽之始末

第一節 石氏入川經過及成敗大概

石達開隨洪秀全起金田，屢立大功，封翼王，楊秀清之亂，諸王互相圖殺，達開乃去之皖，隨行兵數十萬，轉戰江西，福建，與清軍相持屢有勝負。咸豐九年二月，自南安入湖南郴州，桂陽州。時湘省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猝聞石軍大至，人心震動，達開將進取衡州

，出間道，爲陳士杰，魏喻義所扼，乃改道圍永州。湖南巡撫駱秉章檄召劉長佑，江忠義田興恕等赴急，一月內成軍四萬人，官文，胡林翼復自湖北調水陸軍來援，湘防一時略固。及長佑軍至永州，達開乃解圍去。

是年四月達開攻寶慶，分兵略武崗，祁陽，皆以堅守不下。五月，石軍聚圍寶慶，衆號三十萬，連營百里。劉長佑，田興恕等援軍雖縱橫血戰，而石軍之壘益增，圍益厚。官文，胡林翼以寶慶重地，不可無良將爲總統，乃遣李續宜統五千人赴援。六月十九日續宜至軍，水陸四萬人悉受節制，達開聞新軍至，誓致死力戰。續宜與長佑會商軍務，遂渡資水而西，襲石軍，石軍收績，死二萬餘人。達開收軍走廣西，續宜亦引還湖北。

達開自是年七月解寶慶之圍入廣西遂圍桂林，廣西巡撫曹澍鍾乞援湖南，駱秉章遣劉長佑，蕭啓江統軍往援八月，啓江先至，石軍小挫。先是蔣益豐在廣西，以屢平土寇功，官至布政使，爲學政李載熙所劾，降道員，至是與啓江會軍再戰，石軍大敗，桂林圍解。調啓江改防蜀。

十年（一八六〇）正月，石軍復由湖南入廣東境，爲粵軍所敗。而在平樂思恩慶遠之兵又先

後爲益豐所破。曹澍鍾方丁內艱，清廷復奪情命督四川軍，專防達開之上逼。長佑時已爲布政使，遂擢巡撫，益豐亦用是復職。五月達開復入慶遠，而命其將賴裕新攻思恩，河池等地，輒爲民團所沮；其分徇黔，楚邊境者，亦傷亡略盡。由是以往，自七月至翌年六月往來馳突，竟不能在楚粵兩省獲一根據地，而廣西之兵乃爲長佑益豐摧殘殆盡矣。

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達開銳意圖黔蜀，道出楚邊，清軍劉坤一，江忠義，自武岡邀擊之，遂走黔陽。方曹澍鍾之赴蜀也，川中土寇藍大順（卽藍朝鼎），李永和（卽李短搭搭）勢方熾。澍鍾旋爲胡林翼劾罷，清廷卽以駱秉章赴川督師，秉章延劉蓉入幕，而命黃淳熙統湘軍，以是年二月由宜昌至川。五月，淳熙敗川寇於定遠，旋以輕敵陷伏死。秉章時已實授總督，卽擢曾傳理領其軍，又檄調劉嶽昭由楚赴蜀。於是藍大順圍綿州，李永和圍眉州，環省城百餘里內，敵氛幾徧。

八月曾傳理破敵綿州，敵遁眉州之丹稜。十月進攻眉州，丹稜敵兵復潰走，其時達開方分軍入湖北來鳳，而自出湖南靖沅共圖蜀，遂以清同治元年正月合路軍而西。二月由利川僻徑趨四川之涪州境，三月，進圍涪州城。川軍唐友耕與湘軍劉嶽昭內外夾敵，石軍乃大敗，損失

逾萬。四月，移軍圍綦江，又爲唐炯所拒。達開慮陷敵非計，遂收拾餘衆，西走貴州之仁懷。方是時，川寇藍大順藍二順爲湘軍所逼，走陝西，李永和於八月走犍爲，亦爲胡中所擒。蓋藍李稱兵已四年至是而平。而川中清吏益得致力於達開矣。達開自廣西再出，形勢已漸渙散，非復當年戮力天國之舊。故所過無慮百數十城皆不能據而有之，專以出沒邊地，避實蹈瑕爲得計也。

是年十月達開出兵攻敘州各屬邑，見挫於胡中和，遂以十一月入雲南之東川。同治二年三月，達開復自雲南攻四川，先使其先鋒賴裕新率兵萬餘，由甯遠冒險深入。裕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雨，闖入陝西，蓋欲引清軍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虛，達開得自率大軍渡金沙江，北趨大渡河也。大渡河爲西南巨壑，若由越雋，冕甯大小兩路而入，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緣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若西繞土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遊瀘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薄天全及雅州。駱秉章恐松林地諸土司受賂讓路，乃調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檄知府蔡步鐘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檄諸軍陸續馳雅州榮經及化坪林以張聲援，又檄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駐守松林小河，而令印部土司

嶺承恩統夷兵截斷越舊大路，逼敵使入土司境，伺入險，則抄其後路使不得退，先重贖嶺承恩等所部夷兵士，並許以截獲財物悉賞之。

清軍布置既定，達開率衆可四萬，繞越雋，冕寧前進。嗣知越雋諸要隘嚴兵以待，果由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地兩山壁立，隘口險仄，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易進難退。達開以土司通款受錢，夷然不之疑，長驅而入，抵大渡河，是夜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漲數丈，達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當可平，宜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清軍已到北岸，用槍礮隔岸來擊，有死者。達開欲退出險，遣人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大幹，偃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矣。達開知己陷敵，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躋。石軍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間衝突，又皆被擊退，死亡者萬餘人。嶺承恩復由後路抄入，攻奪馬鞍山營壘，阻絕糧道。夷兵或三五爲輩，伏險狙擊，或自山巔隕木石，摧毀人馬。清軍亦不時渡河衝突陣。達開進退無路，約書於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陷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嶺承恩，承恩攻益急。達開徇於衆曰：「吾起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時遭艱難，亦常寔而復奮，轉敗爲功，若有天

祐，今不幸受土司誑，陷入絕地，重煩諸君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下，衆亦皆泣。乃尅日加造竹筏，誓於死中求生。

四月十七夜，達開盡斬土司嚮導二百餘人祭旗，悉衆分渡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擋牌蔽身，皆披髮銜刃，挺茅植立。衆筏同時齊奮，爲清軍，土兵槍礮所擊，悉隨驚湍飄沒，浮尸如羣鶩遮流而下，達開在圍中匝月，糗糧旣罄，殺馬而食，繼啖桑葉草根皆盡，清軍又與承恩，應元四而包鈔，直入紫打地，盡毀營壘。達開見輜重已喪，乃率餘衆七八千人奔至老鴉漩，復爲夷兵所阻。達開之妻妾五人遂攜其二子自沉於河。而自詣清軍降，乞免其部下之死，達開旋爲秉章所殺，部衆解散。

第二節 石達開圍攻涪州及官軍力戰解圍情形

石軍入川 石達開分股由湖南宜章桂陽改竄湘黔，意圖窺蜀之時，駱秉章時在湘，尙未入蜀，卽步步預爲計劃。及秉章率軍入蜀，雖厚集兵力，欲以迅速短期，先勦藍李，再行合力對石。然仍時時以達開乘機竄入爲慮。果也，當咸豐十二年，駱氏圍攻藍李於丹稜眉州，正在吃緊之際，石氏突然由龍山來鳳，取開道由利川石柱，進至涪州小河對岸。於三月初四日

，由望州關直逼州城。幸秉章先事布防，涪州官紳固守，沿河團練得力，援軍兼程趕到。卒能將石氏先挫其鋒，使逡巡退入貴州，反側於川黔滇三省邊區，往來窮山之中，不得渡河與李藍餘黨合股，糜爛內地，是可慶也。殆藍李既滅，添調湘楚軍亦至，則合力蹙之，此後石氏即不走大渡河，陷入窮地，大勢已去，亦無能爲力也。茲將石氏圍攻涪州，及官軍援剿情形，略述如左。

一、預調援軍。當石達開竄近龍山，圖與來鳳之賊合股，楚師跟蹤追躡，勢將逼入川境。秉章卽迭奏請調劉嶽昭一軍馳至川東，預爲布置。並催易佩紳新募楚勇，馳抵夔府以固巖疆。但劉嶽昭一軍，旣爲湖北防守施南，易佩紳所部又爲楚南扼守龍山要隘，不能卽至。秉章以酉陽門戶吃緊，川中無兵可撥。不得已乃令候選道章源募勇千名，馳往酉陽一帶，調集團練，據險爲防。正月初二日，達開前隊撲龍山，復入來鳳，軍團合力敗之。達開知有備，改由利川出夔府，秉章探悉，急催易佩紳全部，並調劉嶽昭及黔軍田興恕等迅速入蜀。

二、攻守情形。石軍至羊肚溪，屢欲搶渡，經忠州酆都團防，沿江防堵，未能過江。遂沿南岸，由南沱一帶，至涪州城外小河對岸山梁屯紮。涪州知州姚寶銘，候選道章源，候備通判

孔慶業，督飭紳團勇丁，隔河堵禦。石軍旋由小河上游之朱家嘴等處蹀淺偷渡，於三月初四日，從望州關直撲州城。依山一帶，皆爲敵踞。姚寶銘等登陴固守，晝夜轟擊，敵圍攻不退。秉章所派已革知府唐爛帶黔勇由重慶水路下駛，於十二日辰刻抵涪。副將唐友耕一軍於午刻趕到。適劉嶽昭前隊，亦已馳至。石軍正挖掘地道，意圖疾攻。當經唐友耕分隊進城以定人心。一面會商唐爛等分路進勦。十三日，唐友耕攻中路，果後營攻右路，唐爛攻左路，朱湘霖等向沿西一帶敵壘仰攻。敵鋒稍卻，官軍再接再厲，唐爛所部亦乘勢搶入敵壘。縱火焚巢，敵遂大潰。官軍立將仰天窩堡子城靖遠關龍王嘴觀音閣一帶敵壘踏燬。是日共計殺斃燒斃並生擒之敵八九千名，奪護牛馬器械旗幟甚多，城圍立解。

三、戰後處置，劉嶽昭親督隊於十三日馳抵涪城，探知敵已退蘭市鎮一帶，慮其由南岸浦偷渡北岸。適張由庚帥嚮導營追勦張藍股匪馳至李渡溪，劉嶽昭等卽知會暫駐駭處以扼北渡，兼防鶴遊坪之賊上竄。劉嶽昭唐友耕各帥所部渡江，由北岸捷徑馳赴重慶，抄至敵前以便攔頭截擊。唐爛率黔勇暫駐涪州以防回竄。又因鶴遊坪之周紹湧一股，伏而未動，飛調會傳理帥果毅營由長壽馳赴重慶以資厚集。石率衆沿南岸至木洞一帶，與重慶隔一大江。秉章復派

水師砲船沿江梭織以通水路，劉嶽昭等約會唐燭上下夾攻，冀將達開蹙之南岸窮山之中以爲聚殲之計。

第三節 石達開圍攻綦江及敗退貴州由閒道潛出長甯之經過

圍攻綦江經過，達開自涪州敗後，詎知官軍倍道回顧重慶，知窺伺川東之計不得逞，遂由小徑橫竄。其零股三千餘人，由南川境內，急趨貴州桐梓一帶。石則擁衆數千，圍攻綦江縣城。知縣楊銘率衆登陴固守，石晝夜環攻，緣梯而上，將楊銘之弟楊鏐砍斃。楊銘督勇奮擊，固守不退。石又挖掘地道，意圖轟城。時唐燭已率黔勇追至，紮營老瀛山，與敵對壘，知圍城甚急，先攻石佛岡以通東門。遂於四月初十日分隊進攻，遙聞城下砲聲不絕，十一日寅刻，南門轟陷十餘丈。楊銘先掘內濠，並築土垣拒之。團紳陳嘉陞親督團練二百餘名，越濠血戰，敵不能進。其時唐燭督隊由白塔直攻石佛岡，搶斷浮橋。乘勢焚敵營。通判李忠清督勇由下游渡河，分赴南北二門截擊。城內團練奮勇出城，前後夾擊，敵勢披靡，奔追二十餘里，城圍立解。

石退貴州由閒道潛出長甯 當石達開圍攻綦江之時，官軍預爲布防。曾傳理帥果毅營先期

馳赴合江以扼上竄瀘州之路。劉嶽昭帥果後營，預紮江津之先市場以備迎擊。唐友耕帥滇勇，亦由重慶馳至，與唐燭合隊跟追。石知難於回竄，又知上游有備，奔逸零股，多被邀截。乃悉衆退貴州，繞仁懷境內，由山徑潛行，以出敘永廳，占踞廢城，意圖攻陷水甯以資休息。永甯城堅守驟不能下，兵勇悉力堵禦，委員周兆歧帶練衝入敵隊，殲斃多名。敵遂向興文退。時股匪張四王地圍攻江安，意欲勾結石氏，搶渡大江，出瀘州南溪一帶。曾傳理聞之，由藍田壩急趨江安，張解圍遁走，投入石軍，併力攻陷長甯縣城，勢將出安甯橋，仍圖竄擾江安以逞其謀。劉嶽昭派三營馳扼安甯橋，與石軍遇。正相持間，唐友耕唐燭，亦率隊由興文至，轉戰向前。進扼曹村口竹洞水兩處要隘，高珙慶符各路之戰况。敵不得逞於東北，遂分股竄至珙縣及高縣慶符所屬之巡檢寺沙河驛等處。意將由西南以竄敘府。曾傳理先期馳至，探知僞宰輔陳，僞承相崔，率三萬餘人，踞巡檢寺，堅築營壘，分股擾及桂花坳。其沙河驛之股，被劉嶽昭所破，餘黨併入巡檢寺一處。劉嶽昭進軍花灘以扼下竄敘州府之路。曾傳理分布全軍，直取桂花坳。並移熊煥章一軍於復興場以圖合攻。五月二十二日，官軍甫至桂花坳敵卽擁衆萬餘人來撲，其勢甚銳。官軍堅立

不動，潛令副中營從左路聯絡熊煥章所部，由山梁壓擊，以左後兩營從右路繞出賊後，前營副前營由中路直衝其鋒，曾傳道及文生黃鼎自率中軍及右營，分兩翼以爲策應。賊衆布滿山谷，相持逾時。都司劉鶴齡率親兵數十人，衝入賊陣，斃其前鋒悍賊數十人，諸營繼進，敵遂大潰，遁回長寧。其分擾珙縣之股亦退。二十三日，復以大股直撲曹村口竹筒水。唐友耕唐燭分撥李忠李忠清等扼峽口以防竹筒水，唐燭會守備唐大有扼住山梁以爲左右策應，唐友耕督隊由曹村口峽中直前搏戰。敵衆分路迭進，層層包圍。唐友耕勝受矛傷，唐即唐大有督隊左右衝擊。敵突出千餘人，直趨山梁意圖攻樸營壘。守壘兵勇，乘勝擁出，敵勢大挫。曹村口一路敗潰。而竹洞水一路，殆則列陣以待，意欲俟曹村口，得勢合力以襲我軍。李忠清等分隊伏於兩面山坡林菁之中，以數十人誘敵，敵漸入峽中，伏兵突起，兩面夾擊。姜星明復率所部繞出其後，敵衆驚亂。官軍合隊追至石筍，沿途尸沈藉。兩路共斃敵二千餘名，敵遂仍退回長甯。駱秉章以長甯東路，僅唐友耕一軍，恐其兵力太薄，復飛調由黔來川會勦之總兵吳安康所部二千人，由永甯前進，與唐友耕合隊。六月初一日，敵復出大股直撲唐友耕軍，鎗砲雨下，屢前屢卻。初二日黎明，唐大友李洪恩姜星明襲定國等分隊出擊。劉嶽昭所

派副將朱湘霖，亦率所部由安甯橋馳至，內外合擊，敵屍縱橫遍野。共計殲斃四千餘名，追奔十餘里。時達開所部，麇聚長寧，意在得閒攻敍。前竄梓桐零股，迭經黔軍追擊，不暇喘息亦由雲南鎮雄地界，奔至大壩瀘衛，將由興文竄合長甯。秉章取三面包圍之勢，令劉嶽昭帥所部由銅羅井龍頭舖以攻其北。曾傳理熊煥章各帥所部，由洞底，吳嘉春率所部由琪縣，以攻其西。唐友耕吳安康各帥所部，由石筭以攻其東。三面逼圍，迅圖克復長寧縣城。計將石達開全股蹙之南面窮山之中以期聚殲而除巨患。

第四節 連破石軍克復長甯

三路進攻長甯石軍敗走 駱秉章籌三路進攻長甯之策石達開踞長甯，見大兵日逼，勢難久據，遂作突圍攻擊。六月初十日，分股數萬之衆，由東路攻撲總兵唐友耕營。友耕但以砲槍還擊，敵屢前屢卻。友耕見敵勢疲，乃開壘縱兵出擊，斃敵二千餘名。敵衆各負竹箕木櫃，意圖就山紮壘以死抗拒。唐友耕親督隊伍，由右路繞上山梁，後隊火箭齊發，唐大有乘勢掩殺遂將該敵未成之壘，概行踏毀。山下伏兵約三四千人，亦被官軍轟擊過半。敗衆仍向小筭一帶逃回。同日西北兩路，亦激戰。總兵熊煥章移紮洞底，甫築二壘，敵分數路撲至。熊煥章

督隊迎敵，敵分股包抄，從壘後撲入，焚其棚帳。曾傳道督飭果毅各營分途迎擊，槍砲齊施，敵始退敗。十一二等日，僞宰輔李，復率大股屢向白洞店一帶衝撲，意欲突竄敘府。皆被官軍力戰擊退。劉嶽昭曾傳理知敵氣已餒，遂於十四日分道反攻。曾傳理調撥副前營後營由香爐山以爲右路。左營正中營副中營出牛角砦以爲中路。曾傳道黃鼎率中軍繼之，前右兩營走麻郎口以爲左路。並與劉嶽昭之軍互相策應。劉嶽昭常派五成隊出銅羅井之左，復派副後中兩營設伏於右，親督五成隊由蘇家坡而進。石軍蜂擁而出，官軍直前搏戰，大戰良久，敵勢衛不能支。派赴銅羅井之軍，已由左抄來，右路伏兵，復截擊而出，三面夾攻，立將蘇家坡銅羅井之敵營拔燬。合軍乘勝而前，斬擒甚多復將中峰寺三里坎一帶，敵壘攻破。時曾傳理由牛角砦而進之中路各營亦勝，而右路之軍已由香爐山頂馳至，敵望見奪氣。而石路之軍，遂自麻郎口翻山而至，敵遂大潰。十六日石氏棄長甯縣城，向興瀘衛一帶逃遁。乘章恐其繞赴納溪，偷渡大河，一面飛飭劉嶽昭一軍，由興文追勦，一面飛飭曾傳理唐支耕所部，並知府劉德謙護軍營，由江安納溪截勦。復檄總兵熊煥章速赴高縣筠連以扼金沙江。參將吳家春馳至建武營，以防由滇省牛街繞竄橫江之路，以顧敘府，節節布置，石氏乃分起仍由原路

回竄敝永廳，欲撲永寧縣城。適由黔來川軍會勦之總兵吳安康帶勇行至敝永廳屬之大壩，聞石氏將至，馳抵永甯城下。紮營城外。官紳率團練登陣固守，石軍急切不得逞。

沿川黔邊境紆迴遁入貴州。達開屢挫之後，其氣甚餒，惟沿川黔接壤山徑狂奔，遇兵輒避，由川境復遁入貴州。總兵吳安康截擊於綦江之兒子角高廟場等處。敵分竄青羊市扶歡壩。總兵唐友耕，知府唐炯，督軍急進，將圖分襲，而敵復合踞於扶歡壩。其行軍飄忽，分合無定，前後無常，忽南忽北，忽零忽整，一夜數遷。唐友耕唐炯合兵於閏八月初四日，乘夜進攻，敵軍疲憊，不能接仗，自相驚竄，踐踏及落河淹斃者不少。竄向東溪甌子場等處。唐友耕唐炯沿綦江小河東岸跟追。劉嶽昭吳安康由綦江小河西岸馳至。初八日，劉嶽昭飭令知府劉嶽駿率兩營駐馬口壩。以爲諸軍策應。以三營會同吳安康暨綦江團練進攻甌子場，以逼東溪之前。以三營取道牛心山以壓東西之背。兩路整隊而進。敵始猶拚命抗拒，經官軍奮勇衝殺，牛心山之股先奔。官軍復將甌子場敵卡，連破數重，敵遂退東溪。時唐友耕唐炯兩軍亦至東岸，敵不敢渡綦河以窺南川涪州，遂由趕水石壕日夜迅走，竄黔境仁懷桐梓一帶。十一日，吳安康劉嶽駿等督軍追之，向溫水逃竄。唐友耕唐炯復由黔境之石壕一路，直趨溫水，敵分

兩股逃竄。一由桐梓急竄綏陽。一由鴨溪直奔遵義及黔西州境。其竄黔西者，旋又回竄仁懷境內之毛台村瓢兒井楓香壩一帶。紆迴其途，令官軍不可捉摸。

官軍之布防 石軍既分兩股，其仁懷一股，與敘永廳界僅隔小河，隨時仍可窺川。其竄綏陽者，下達印江松桃，即可竄至湖南辰沅所屬。倘截其入楚之路，不能奔軼，則橫出正安州，仍可回竄綦江南川。秉章既度料上述各情，即飭劉嶽昭所部果後全軍，由貴州之溫水，進剿分竄綏陽之賊，兼可回顧綦南。而黔西仁懷，既與川境敘永毗連，隨時可以回竄納溪合江，處處可慮。即飭總兵熊煥章由敘州府馳赴敘永，並調吳永康一軍會合直趨黔境，約會貴州兵勇夾擊黔西仁懷之賊。並調唐友耕一軍，馳至合江，兼顧納溪。其果毅護軍兩營，則派赴涪州以遏石之奔軼。

第五節 石達開由黔入滇，再竄川境，及官軍防勦之情形。

石達開由黔入滇再窺敘永 達開率領大股，由黔入川，由川回黔，往來南岸，窮山險地，處處被兵圍堵截。兼以黔地苦瘠，無食可掠。遂分股欲窺敘永。詞知設備綦嚴，乃繞道改由黔西，竄入雲南鎮雄州地方。該處既無兵圍扼堵，且土匪散練，隨在皆是，遂得以大肆裹脅，

其勢復張。乃再由滇境，竄據敘南。九月二十四五等日，分五股由焦村直撲筠連，陷之。另股陷高縣，并上竄宜賓之橫江鎮。十月初五日，搶渡金沙江，進窺敘府。時李永和業已在龍窠場被禽。

官軍布防情形 川南滇匪肅清。駱秉章乃調胡中和何勝必蕭慶高，率湘果三軍，由犍爲之龍窠場，馳赴敘南，相機截剿石達開。適督辦雲南軍務張亮基，行抵敘府，於湘果各營未到之前，派參將楊發貴管帶雲南制兵一千名，前赴慶符協防。繼聞橫江吃緊，敘馬營都司徐步雲所帶兵練馳赴安邊，與徐步雲犄角相助。並派游擊陶藻從九劉培琳等，管帶親隨勁勇三百餘名，駐劄敘州府城外之真武山。郡城人心，藉以鎮定。

搶渡金沙江之戰 初三四等日，楊發貴帶隊渡河由中嘴直登山梁，徐步雲親督砲船沂流而上，民團沿河並進，三路夾擊，陣斬僞翼殿指揮曾論歸，擊沈敵船四隻。敵退踞橫江鎮。初六七等日。何勝必蕭慶高等，先帶湘果各營，陸續馳抵敘郡。探悉敵分屯於橫江鎮，悔泥溪馬鞍石等處，相距均數十里，並擄得民船數十隻，亟欲搶渡。初八日，敵復分兩股，一由明灘江岸盪湧而來。經滇兵直登對岸，水陸並進，奪獲敵船二隻，擊沉數隻。復追至高灘伏龍口

大漕甲，團衆復從岩上堆放大石，擊斃賊匪無數。

蹙之南岸窮山之中，達開軍雖迭經搶渡，未能得遂。然金沙江自雲南流經雷波廳屏山縣，直達敘郡入江，上游數百里，南岸多係滇省地界。既毫無攔阻，處處可以偷渡。駱秉章此時，集全力以對付之。意在達到所謂「蹙之南岸窮山之中而聚殲之」計劃。其處置如左。

(一)蕭慶高分軍由敘郡南岸，進紮觀音堂水洞坎一帶，以顧敘南門戶。何勝必分軍馳赴屏山，以扼石軍由雲南之副官村偷渡上竄。

(二)飭馬邊雷波屏山各廳縣，將沿河船隻撤退，並調團練嚴防。

(三)上游布置既密，恐敵計被阻，仍將改循滇境下竄，則洪縣長甯與文敘永，在在皆可闖入，不能不防。特飛調唐友耕一軍，由江安疾趨慶符。並調劉嶽昭所部由碁江馳赴長珙。吳安康一軍駐敘永。一俟諸軍分布既定，聲勢聯絡，即併力截剿以圖聚殲。

(四)現在敵蹤去楚益遠，無須分顧。而滇境糜爛已久，游匪散勇，附賊者日多，到處皆可奔竄。特飛咨貴州巡撫派兵嚴扼黔西畢節一帶，使敵不能橫竄旁逸。

石軍情狀及官軍之進展 斯時石達開自踞敘府屬之雙龍場，分遣其悍黨數萬人，分踞於橫江

左右，夾河爲壘。環築木城土卡。中搭浮橋以通往來。復遣其僞宰輔率衆數萬，蔓延於滇境之副官村一帶，意圖搶渡金沙江。官軍沿岸布防。自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兩方相持，皆未得逞。駱秉章認爲宜先拔橫江雙龍場兩處堅巢，則其餘壘可不攻自潰。計劃既定，於是令劉嶽昭統果後各營由玉黃樓一帶，專攻雙龍場。令胡中和蕭慶高何勝必帥湘果三軍攻橫江，分道進逼。皆距橫江三四里安營，與賊旗相望，以便環攻其壘。十一月十九日，敵分三路來撲胡中和營。官軍堅壁靜守，以鎗炮斃其前鋒悍賊頗多。敵之銳氣稍竭。胡中和乃開壁分隊出擊，並飛調三寶寨團首衛守備曾鳳鳴，帶練截敵之後。敵見官軍旣出，勢殊死鬥。胡中和親督各營繼之，賊不能支，循山敗走。蕭慶高何勝必，督隊由穿牛鼻大葉菁等處，直搗橫江賊巢，以爲牽制。迭次攻撲，敵憑卡死拒。適遇敗卒逃回，遂與胡中和前後夾擊，斃敵一千餘名，皆奔入壘中，堅伏不出。官軍始各收隊。劉嶽昭將攻雙龍場，取道丁水寨筆架山，敵以數千分紮以拒官軍。劉嶽昭於二十三日派隊抄襲敵營，知縣曾紀鳳涉水先進，斬敵數百名，各營掩至，槍砲震谷，敵皆驚潰，立奪兩處營卡，乃得探路進攻。二十六日，蕭慶高何勝必等移營進紮，敵由油房壩牛馬山分股撲出，均被擊退。遂於每夜以火箭火彈射

入敵營以亂其隊。敵至是遂伏不出，惟憑堅卡以圖死守。劉嶽昭於十二月初五日，將巡司場另股滇匪擊散後，初九日復將新場竄出之敵，勦殺殆盡。達開知官軍漸漸逼近，乃於雙龍場增營壘三十餘座。勢將久拒以老官軍。而橫江雙龍場兩處營壘林立，卡堅路險，官軍迫欲急攻，敵壘中砲石雨下，不免多有損傷。劉嶽昭探知達開軍中僞國總郭集益，僞承宣馮百年，與其黨不睦，有投誠之意。乃草檄交守備劉節高等，潛入賊營，諭令倒戈相向，以爲自贖之地。郭集益馮百年插血獻書，願爲內應。劉節高密諭，聽我號砲，卽舉火焚巢。適胡中和等亦探探橫江山後，有小徑可通敵壘，此路敵防稍懈。遂與劉嶽昭約於十二日同期並舉，使兩處同日受敵，彼此不能相顧。茲將攻擊橫江巨股及雙龍場石達開老坐營情形述之如下。

(一)攻破石軍橫江營壘之情形。是日黎明，各軍出隊。蕭慶高何勝必分道而進，直抵橫江賊卡之前，刀砍梅花椿十餘處。敵以砲石分投，我軍攻撲數次，皆不能前。正相持間，蕭德剛蕭慶泗以火蛋拋入東嶽廟賊營，登時延燒。鍾玉勝復以大砲將由房壩敵卡轟裂。官軍兩處得手，同時奮勇，連破營卡二十餘處。忽聞場後鼓聲大震，乃胡中和所帶各營，及蕭長菁楊耀關等，由山後小徑破卡而入。該處腹背受敵，其衆三四萬人，伏牆死拒。總兵劉景春發

火，燒其輜重，頰受鎗傷，猶耀兵力戰，於時官軍四面突入，敵衆冒煙驚竄，人聲鼎沸。官軍兩面蹙之，場中敵尸枕籍斃五六千人。內有黃衣紅衣者數十人，收衆擁出場口，沿岸狂奔。官軍乘勢奪橋，將橫江西岸水過河敵壘焚燬。兩岸敗竄之卒，墜河掩斃及乘間逃散者，約計數萬。官軍合隊跟追，見場後山腰，尚有敵壘一座，內有精悍老賊約三四千人，以拒追兵。胡中和等遂分軍繞出壘後以追敗卒。並親督三營圍攻當路敵壘，約及三時之久，壘中鉛丸將盡，繼以鍋鐵碎石，轟擊官軍，帶傷者不少。總兵唐應聘摩壘先登，右肩左腹，連中槍傷，殊不少卻。各勇奮極，大呼齊上，始將敵壘攻破，斬馘一千餘名。維時蕭慶高何勝必，並將唐家坡小壩岩長腰坡白龍寺處敵壘，節節掃蕩。敗殘餘股，向張窩奔竄，突出悍卒二三千人，以爲接應。官軍乘勝掩殺，鼓勇齊進，再接再厲，敵勢不支，復棄巢而奔。官軍遂將張窩敵壘六座平毀。統計橫江兩岸，拔敵卡三十餘處，破敵壘二十餘座，前後斃敵二萬餘人，生擒二千七百餘名，僞檢點旅帥等五十餘名，及頭目百餘名，皆訊明正法，救出難民三千餘人。

(二)進攻達開座營雙龍場之情形。同日劉嶽昭分派各營進攻雙龍場，漸逼賊營。遙聞紛

嗽不定，知有內變。官軍砲聲突起，敵營中火光驟發。劉嶽昭督隊三路疾撲，敵已紛紛自亂。官軍乘勢，立破其營二十餘座。敵列卡面拒，又分力以自制其內變。是時火光燭天，將士勇氣百倍，破卡直入。王有德謝景春先奪左路，沈迎祥鄒復勝繼奪中路，朱湘霖李用敬遂奪右路，齊進重卡。而前約內應之郭集益馮百年，已率其願降之衆，自內投出。敵既無所擾，乃復拚死抗拒。俄聞敵營後砲聲復震，曾紀鳳羅全新李盛貴等抄殺而來。曾紀鳳賀連璧等督隊前後奪擊，敵乃面面不支，棄巢狂奔。官軍乘勢追殺，敵尸山積，雙龍場之役，統計破敵營二十餘座，斃敵一萬五千餘名，陣斬僞督等四十餘名，騾馬一千餘匹，器械旂幟無數，解散數千人。先期約爲內應之郭集益馮百年周克仁張從富汪永和等，率衆三千餘人，來營乞降，暫留該降目等，立功自効。餘皆江南湖北之人居多，皆資遣回籍。

以上爲官軍攻克橫江及雙龍場之情形。

石達開之再退滇境及官軍之布防 橫江西岸敗竄之敵數千，奔至會儀溪新灘溪一帶，與屏山一江之隔。唐友耕熊煥章已知官軍連拔敵壘，恐逸出之敵，乘間偷渡。遂率隊循岸上下，梭織周防。十二日夜，果有敵衆窺渡立被游擊唐大有隔江用槍砲擊退。十三日，遙見對岸火光

，唐友耕即派唐大有督率學春蔡洪玉巫占魁余文龍等渡江，分隊左右設伏，並令涂開科帶勇直前誘敵熊煥章亦派各營渡江，與唐軍夾擊。敵見官軍甫渡，即蠢湧來撲。官軍佯退至江邊，左右伏兵突起，橫衝而出。敵首尾不顧，紛紛落水及被殲斃者，一千餘名。熊煥章督隊由下游抄截，亦斃敵千餘名。敵遂沿岸向上游敗竄。十三日，石達開率餘黨向燕子灘渡過橫河，官軍擊其半渡，斃千餘名，餘皆遁入滇境。查此次石達開盤據敘南時，意圖搶渡金沙江，肆擾腹地。嗣經唐友耕力遏安邊，熊煥章駐防屏山，計不得逞。湘果果後各軍，涉險力戰，斬擒過半，不得已乃暫退滇境。但滇省早已糜爛，非其所戀。駱秉章認爲此寇一日未就殄滅，其心一日不忘注意川疆。據當日窺度其詭謀，有如下列各種。

(一)或因中旗一股，已闖入會理州西昌縣之窪烏披沙等處，將由巧家廳繼踵而往，併力以窺甯遠。

(二)或由廟口復竄會儀溪一帶，冀從屏山雷波，仍可以渡金沙江。

(三)或暫時竄滇邊，佯作向東川之勢，誘我撤兵，遠顧會理西昌，遂乘虛回竄敘南，使我援應不及。

凡以上之技倆，皆在可能範圍以內。惟查敘郡西至甯遠，紆折二千餘里。而滇境自大關以走巧家廳，旬日可至，敵軍往來甚捷，官軍兼顧，萬不能及。如徑入滇境，跟踪追躡，不惟軍行缺食，裹糧維艱。且虞道路紛歧，兵由此往，賊自彼來，回援稍遲，長趨莫阻。倘彼軼人腹地，轉致滋蔓難圖。是甯遠之援，既難稍緩。而敘南之師，不宜驟分。再三思籌，惟有就川境設防。

(一)飭唐友耕熊煥章，仍嚴防安邊屏山。而檄湘果果後各軍，徑渡橫江西岸，以爲追擊之兵，卽截回竄之路。

(二)另調總兵朱桂秋帶桂子營，副將秦華祝帶華字營楚勇三千名，由雅州馳赴甯遠，會同該處兵練相機迎勦。官軍不至爲其牽制，而逆謀難以狡逞矣。

第六節 賴裕新偷渡金沙江竄入甯遠並官軍追勦之經過

石達開派遣中旗賴裕新別出甯遠之企圖。上節所述石達開第一次攻入敘南，被官軍追勦出境，在黔無從擄食，遂由畢節黔西竄入雲南鎮雄。滇省糜爛既久，伏莽甚多，所過地方，不惟無人阻截，而散練遊匪，隨處響應，裹脅衆至十餘萬，聲勢倍增。乃由筠連高縣再竄敘南，

以巨股分踞橫江汎水過河雙龍場玉黃樓等處，夾橫江而壘。橫江由雲南大關廳流入川境，自南而北，至安邊與金沙江會。達開欲由橫江順流搶渡金沙，復分股蔓延於滇境副官村，直達永善縣，沿金沙江數百里，處處窺渡。而安邊既常其衝，上至屏山縣雷波廳，沿金沙江岸，節節宜備。幸賴駱秉章先事預防，官軍兵民合力，石軍未能渡江，卒被擊退。否則富榮犍樂鹽富之區，恐將不保，而川局更不堪設想。當石軍正在敍南與官軍相持之際，忽遣中旗賴裕新一股，率衆數萬，由雲南鎮雄，繞赴東川府地界，不憚險遙，窺伺寧遠府所屬。而雲南大姚賊匪亦分三股出巢，漸逼會理。石達開派遣此路奇兵，約有兩種用意，(一)引誘官軍分兵遠應。官軍由敍赴援，須一月程途，方能行抵寧遠。倘官方分兵前往，彼則復由東川回窺敍南，是官軍正隳其術中，蓋川境由敍南至會理紆遠，而滇境由東川或上或下，途甚便捷也。(二)擾亂後方，接應石軍渡河。蓋官軍若不應援，則中旗一股得手，勢力增長，便可繞出嘉敍，震動川南，以迎接石軍渡江。或上擾川西平原，成都根本動搖，分軍回救，則石仍可渡江逞志。此石達開派遣中旗別走閒道，出奇兵之理由也。

賴裕新爲越雋土兵擊斃 當中旗一股出閒道闖入會理州西昌縣之窪烏披沙之際，駱秉章得報

，卽派總兵朱桂秋帶桂字營副將秦華祝帶華字營，馳往迎勦。賴裕新俗號賴剝皮，自貴州郎岱與石達開分路，約有二萬餘衆，繞赴建昌，意圖伺官不備，長驅深入。迨退踞德昌，裹脅烟幫游匪，不下三四萬人，於正月二十六日，復行上竄。適值朱桂秋已於二十七日抵甯遠，卽於二十八日黎明出隊，行至高岩子，正與中旗兵遇。朱桂秋督兵進擊，參將劉鶴齡守備朱彩國，首先衝入敵隊。朱桂秋揮兵掩殺，共斃二千餘人，將敵冲斷。前股卽由小徑繞竄，後股仍踞河西，不敢直撲郡城，於二十九日夜亦抄小徑繼竄。朱桂秋拔隊跟追。二月初一日，賊已至禮州，官兵掩至，復急奔。初二日副將蕭祥勝帶華字左營行抵觀音岩，適敵由小徑趨出，蕭祥勝揮隊迎敵，殺二百餘名，敵來益衆，四面圍裹。副將鄒威彪陣亡。敵衆踞滬沾。初三日桂字營及華字左營，分路進勦，敵殊死戰。劉鶴齡衝入街巷，合力攻撲，斃敵甚多。敵之前股，已圍冕山，官軍追至，華右營從內衝出，敵遂由對河小路急竄靖遠營。該營弁兵經建昌鎮抽調外，存兵無多，不能抵禦，敵遂夜奔，逼越舊廳城。經署同知州歧源參將楊應剛，督同軍功雷顯發，土司嶺承恩等，各率漢土兵練出城抵禦，連日力戰斃敵二千餘名，奪獲銅砲器械旗幟無算，內有環天王龍鳳旗一桿。據所擒俘虜辨認，斃尸內有首領賴裕新，係

被士兵用石擊斃。該股既無統牽，益復拚命狂奔。初七日，竄至保安營，涉淺搶渡大渡河，中旗殘股上竄及官軍尾追截擊之用意。駱秉章聞訊大驚，當即飛調總兵唐友耕，由嘉定督隊迎擊。並派知府劉德謙，帶護軍營馳赴印雅。復調總兵何勝必蕭慶高，率湘中右兩軍相繼而進。該軍於十八日已繞過清溪，直奔榮經，陷之。由小河子竄入山徑，建昌道鄂惠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鐘雅安知縣秦象曾督飭兵練，分扼要隘，維時護軍營已抵名山，敵知大軍且至，不敢由大道直窺雅州，遂由山徑裹脅淘挖金沙匪徒，爲之嚮導，旁竄天全。二十八日，唐友耕部將唐大有六營馳赴正西山迎勦，敵已至高家場，不意我軍猝至，乃反奔河場。唐大有因日暮，遂於高家場築壘。劉德謙亦由名山移紮夾門關以扼由蒲東竄之路，免擾犍樂兩廠鹽賦之區。二十九卅日，敵兩撲唐大有營壘，皆被擊退。三月初一日，唐友耕親督後隊自印州前往接應，甫至中途，聞鎗砲不絕，唐友耕催兵急馳，與唐大有前後夾擊，印州火井槽巡檢王肇勳團首王懷仁等亦帶團練由紅岩子截擊，敵腹背受敵，力不能支，遂由石家山小徑遁走。是日共計斃敵三千餘名，生擒僞指揮龔義憫等，供稱此股首領賴裕新，本欲由峨眉嘉定竄擾敘府，接應石達開涉江以犯省城。乃賴裕新在越巒被士兵以石擊斃軍中紛亂。乃復推唐日榮

楊遠富并領其衆，拚死上竄，迭被兵團阻截，不敢直趨嘉定敘府，且不知石達開下落，惟圖沿山逃遁。可知此等股首領沒亡，軍無鬥志，半由兵團阻截，半由道途險遠，消息不通，官軍尾追截擊，正所以防其回軍旁出擾亂嘉犍鹽區，及迎接石達開渡江也。

官軍窮追中旗殘股由平武遁入甘肅。湘果中右兩軍，既馳抵新津，秉章常即飛飭由川西截剿。該股由大邑縣崇慶州山內之新場懷遠鎮，竄至溫江之河壩場，蕭慶高已兼程馳至，該股復旁竄郫縣之花園場。朱桂秋已由雅州追及，該股不意到處有兵，遂不暇駐足。日夜急奔。復經灌縣崇甯縣團練截剿，踉蹌奔走。蕭慶高朱桂秋劉德謙因該股行竄甚疾，不及紮營暫息，將鍋帳沿途寄頓，催隊趨程追躡。初八日及之於彭縣之敖家場，敵知不能遽脫，拚命拒戰。劉德謙督隊直撲場左，蕭慶高督隊進攻場右，朱桂秋從後接應。敵亦分股相拒，並以馬隊衝陣，官軍馳驟數百里，乃得追及一戰，將士勇氣百倍，敵不能支，紛紛敗竄。共計斃敵三千餘名，拔出難民數千人，敵向什邡李家碾逃竄其時何勝必已率湘果右軍先至什邡，朱桂秋復由彭縣馳來，正擬分隊兜剿，而敵衆新敗，驟見此處復有生力之軍，不暇喘息，急奔百餘里，至德陽之孝泉。甫思暫踞，而何勝必已督隊趕到，分兩路包抄，朱桂秋復由火燒堰截出，

合兵酣戰，共斃敵千餘名，生擒長髮二百餘名，敵復敗遁。初十日黎明，官軍追至羅江之略坪，探知該股不敢稍息，已由慧覺鋪奔至百餘里，至三台縣之葫蘆溪。十一日巳刻，蕭慶高劉德謙由黃鹿鎮橫截而前，何勝必朱桂秋由豐谷井線家壩分道並進。正值該股涉淺過河，擊其半渡，共殲斃一千餘名，撲水死者甚衆，餘衆向劉家河逃竄。適武字營新募經武營勇丁一千五百名，行抵梓潼，管帶潘澤霖探知賊奔劉家河，遂督隊進擊，甫交鋒而敵已潰，官軍掩殺賊五百餘名，賊遂向宣化鋪竄去。諸軍不憚辛勞，晝夜追勦，馳至三百餘里，十四日復及賊於江油之馬鞍寺，護軍兩營先到，不遑蓐食，卽列隊進攻。參將何世華匹馬突陣，忽中槍，勢少卻。蕭慶高率隊繼至，復合兵進擊，餘衆由山徑逃竄。官軍盡力追捕，十六日至馬閣，乃聞殘股已遁平武之雁門壩涼水井一帶。由此以往，悉皆窮山僻徑，官軍乏糧，不能枵腹並進。遂分朱桂秋一軍由雁門壩搜剿，擒獲尾隊長髮數名，據供此次由天全上竄，不意隨在遇兵截剿，首領殞命，精銳喪亡，僅餘數千人，惟向山谷奔逃，不遺餘力，以冀苟延殘喘。旋據廣元昭化探報，殘股已於十八九日，由平武山內逃往甘肅省文縣邊界之華口地方。

按此股自首領敗亡，到處遇兵圍截剿，愈追愈遠，愈剿愈少，從此與石達開本股懸絕，於達

開派遣初意毫不發生影響。可見行險僥倖，設遇對方爲稍能知兵，穩定而不畏葸者，毫無成功希望，徒自取滅亡而已矣。

第七節 石達開就擒

石達開分軍爲三爲出奇入險之計。石達開自南京分出，蓄謀窺蜀，已非一日。自同治元年正月間，由湖北利川突入川境，卽欲徑渡大江，肆其鼠擾。經駱秉章調兵，節節扼勦，達開沿江南岸奔馳，迄不得逞。乃自長甯敗走敘永綦江，退入黔境。未幾復由鈔南來犯，蠡屯於橫江雙龍捧印等場，縣亘數百里，銳意渡金沙江以圖侵軼腹地，又經駱秉章分撥諸軍面面兜勦，挫其銳鋒。達開兩次犯蜀，皆爲重兵堵截，不能展其馳騁。旋復退入滇境，而譎謀未息。於是乘間出奇，多方以疑誤官軍，分股爲三，

(一)以中旗賴裕新一股，先自甯遠冒險內竄。

(二)以僞宰輔李幅猷一股，仍由黔境下趨，以圖牽綴大兵。

(三)自率大隊，由滇之米糧壩，踵境渡金沙江。

駱秉章前在湖南約十年，屢與石達開交鋒，深知其用兵慣性，不憚險遠。最善伺隙乘虛。又見中旗一股，竄過甯遠，足不停趾，晝夜狂奔，預料達開在後，必謂我軍已跟追中旗，不暇

回顧，乘勢急進，使我驟不及防。於是一面調兵遣將，嚴扼險隘，毋使闖入。一面賄賂土司，假作嚮導，誘之入險。達開見屢次皆阻於大江，處處遇堵，知非涉險無以立奇功。適有土司迎降，願作先導，於是乃走大渡河。

駱秉章據險布防，查大渡河西南巨壑，發源天全，流經魚通之瓦斯溝，與瀘水匯流冷邊沈邊，自清溪以下，復入夷地。不惟自越雋冕甯大小兩路必經之安慶壩，以至萬工汛，沿岸二百餘里，渡口十三處，皆應嚴防。而上游之瀘定橋，以至化林坪下之灣東，皆可越松林小河，由此徑渡，以旁入天全。秉章既定誘敵入險之計，尤恐一處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乃飛令各路嚴密設防。

(一)令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鐘就近選募熟習地利勁勇，並調阜和營及木坪松林各土兵。

(二)由溫鄆抽調唐友耕一軍，先行馳防安慶壩以至萬工汛大小兩路渡口。

(三)又扎飭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督帶頭目土兵以扼松林小河，防其旁竄化林坪瀘定橋

一帶。

(四)仍慮土司兵單，復調胡中和所部湘果左軍，分布化林坪以至瓦斯溝以爲聲援。

(五)檄護阜和協謝國泰督本標兵馳赴磨西面猛虎崗以防竄打箭鑪之路。

(六)此時中旗殘股，業已遠遁陝境，其追擊中旗之蕭慶高何勝必所部湘果中右兩軍，改調回軍，兼程馳赴雅郡榮經以爲後勁而防奔逸。

(七)扎飭邛部土司嶺承恩，帶領夷兵將越雋大路各隘紮斷，逼賊使入夷地小徑，卽從後包抄以絕回竄，并酌賞嶺承恩王應元土夷各兵銀物以昭激勸

大渡河誘擒石達開 秉章旣面面張羅，層層設守。三月二十五日唐友耕蔡步鐘等馳至河邊布置甫定，而達開果擁衆三四萬人繞越雋冕寧。知越雋大路有漢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於二十七日經奔土千戶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陡漲數丈，勢難徒涉。石軍塔蓋篋棚屯聚，一面趕造船筏。三十日申刻，石令千餘人至河邊窺渡，被官軍施放槍砲轟斃數十人遂退。連日隔河游奔，意在使官軍疲憊。四月初四日，達開忽出隊四五千，擁至河邊，拖有木船竹筏數十隻，每隻皆有悍卒數十人，用擋牌護身，拚命搶渡。棚內皆出助勢隔岸呼噪，聲振山谷。官軍排列河岸，以槍砲連環轟擊，並將竹筏火藥引燃，同時炸裂。敵衆紛紛落水，間有數筏飄至下游，亦被兵團沿流擊沈，搶渡之卒，無一生還。隔岸之卒，遂皆懼

退。是夜亥刻，石又令數百人執持火把沿河探路，復被官軍隔岸轟退。達開知大河難渡，遂銳意圖撲松林小河，以冀由瀘定橋直趨天全。經土千戶王應元扼河力戰，前後共斃敵數千人，甯越營部司慶吉委員樽等及土司嶺承恩，復帶夷兵於初七日由後路抄至新場一帶，節節攻逼。十二日乘夜刼取馬鞍山敵營，敵方猝不及防，夷兵從上壓下，遂將馬鞍山佔踞，絕其糧道。逐日鵬勦狙擊，斃敵甚多。十三日，石軍數百人在下壩子窺探，經蔡步鐘派撥弁兵與土游擊包良潤由蘇村過河，殺斃百餘名，餘衆四散，官兵收隊過河，從此達開軍勢日蹙，糧食漸竭。達開乃以箭縛書，隔河射投千戶王應元，啗之以利，欲使讓路。王應元誓以死拒。達開復以利誘土司嶺承恩，欲使緩攻，而嶺承恩攻之益急。達開此時，自知陷入絕地，大憤。於十七夜三更，盡斬嚮導二百餘人祭旗。分股傾巢而出，一撲大河。一撲松林小河。皆被唐友耕蔡步鐘及王應元隔岸槍砲轟擊。兼以水勢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溺。對岸之敵，亦紛紛倒地。石智窮力竭，因伏營壘，殺馬而食，繼以桑葉充飢，咀嚙殆盡。二十三日辰刻，石軍二百餘人，往至河岸，自棄器械，口稱投誠。唐友耕蔡步鐘察其形跡可疑，督令開放槍砲，達開親擁大衆由水陸分撲，船筏二十餘隻，被水飄沒五隻，其餘悉被擊沈。對岸之敵，攀援崖

磴，魚貫猱陞，官軍沿河用火彈火箭拋射，並以槍砲轟擊。維時都司謝國泰已至松林地，遂與千總陳太平，士千戶王應元，督率士兵渡過松林小河，越雋營參將楊應剛都員慶吉委員王樽顏汝霖姜由範把總史國楨練目雷顯發等，亦同土司嶺承恩由馬鞍山壓下。兩路齊進，直撲紫打地，將敵壘一律焚燬，斃數千名。山經險仄，逃竄者自相擁擠。漢夷兵練，兩面夾擊，槍砲如雨。夷兵復登山嶺，用滾木壘石擊之，墜岩落水，浮屍蔽流而下者以萬餘計。達開僅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雅漩，復爲夷兵所阻，輜重盡失，進退無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攜手投河。其曾受僞職者，紛紛自溺。楊應剛立投誠免死牌於洗馬姑，石達開攜其子，及其宰輔曾仕和中丞黃再忠恩丞相韋普成等至洗馬姑楊應剛嶺承恩營自投，爲餘衆請命。楊應剛嶺承恩等於二十七日，將石達開等五人，羈留在營，訊明裏脅及老弱者，發給路票，遣散四千餘人。餘衆或殺或赦，此股雖勦滅淨盡。石達開等解至省城旋爲駱秉章所殺。

查石達開與洪秀全等起義，自粵西擾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佔踞金陵，其間攻下名城，戕害大吏，不可勝計。迨以諸王自相殘殺，憚其狡悍，欲相屠害，乃復逃出聚衆。由金陵屢犯安徽江西，繞竄浙江福建廣東邊境，衆至數十萬，圍攻湖南寶慶，因有重兵堵截，敗退廣西。

黨羽逃散，潛伏山中，蹶而復起，突由兩湖直趨川境，聚衆又至十餘萬。及由南岸敗入黔滇，乃改由寧遠，繞道內竄，其軍皆經百戰，往來數省，實爲巨敵。幸賴駱秉章知其狡謀，處處隨方布置，不使少留空隙。更加以楚軍入川，秉章督蜀，使營務吏治，煥然一新，文武官紳，暨團練土夷，始各皆用命，卒奏敷功，不可謂非人事之力也。後有來者，知所鑑諸。

第五章 平亂直接間接之素因

第一節 知人善任

歷來建大功成大名者，莫不以得人爲先。而知人難用人更難。故知人善任，爲建功立業之第一重要本領。知人貴知其所長知其所短，用人須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而知人善任，尤資教其所長而補其所短。使其短者不短而長者愈長，乃爲盡教人用人之責兼君父師保之職，如是方得謂之真知人善任者也。駱秉章於所帶湘楚文武，及川中將吏紳士，一經拔用訓陶，多成名將名宦，今擇其疏中所述文武將吏之性能才具者如後，雖非詳細論列，亦足窺其知人善任之一般也。

易佩紳陳天柱胡中和何勝必蕭慶高朱桂秋 知縣易佩紳，亦非統帥之才。其所部楚勇祇二千餘名，不能獨任其重。如由川省另選將帥，不惟文武兼資，難得其人。且倉卒之間，不能招募成軍。若仍用毛震壽所部，積習已深，難資其力。臣再四圖維，竊以多隆阿現在楚豫之間，本係專勦僞曾王等髮逆。現在該逆竄至平利，應請勅下多隆阿，卽移屢勝之師，跟踪馳勦。川省現以派兵堵截，彼此夾擊，將此起髮逆，卽就陝南蕩平。不惟川北可免蹂躪，且殲此巨股，則藍曹諸逆，易於拉朽摧枯矣。多隆阿屢經大敵。威望素著。現在楚境馳赴興安漢中一帶，不致多延時日。有此勁旅，陝南可期指日肅清，較之另謀將帥，現集兵勇，事機便捷，倍易成功。

易佩紳陳天柱皆非統馭之才。而川省文職大員知兵者，固難其選。卽武職大員自雲南提督胡中和以下，如總兵蕭慶高何勝必朱桂秋等，皆督帶一軍，臨敵可期勇敢。而謀略兼全，可以指揮悉當，臣實未敢深信。

李雲麟 陝南軍務，需帥孔亟，臣與藩司劉蓉悉心搜擇惟有候選員外郎漢軍李雲麟，抱負瑰異，頻年遍歷東南各路軍營，曾受知於已故撫臣胡林翼，謂其才堪造就。昔年帶勇駐紮襄樊

，紀律甚嚴，現今尙在鄂省，臣昨咨調令其帶隊來川。該員職位雖卑，如謀猷超衆，卽令在川會募三五千人自成一軍，再由臣酌撥數營歸其節制，奏請恩命，勅令接替毛震壽所辦軍務。以專勦陝南之賊下庶期所向成功。

吳昌壽王榕吉賈洪詔 此外陝西藩司，關係要緊，要知兵者固難得其人。如廣東臬司吳昌壽爲守兼優，官聲卓著。在粵會帶勇勦賊，著有勞績。山西臬司王榕吉明幹有爲，敢於任事，前在直隸，亦會帶練出力。此二員素來相識，得諸訪聞。前任雲南藩司賈洪詔，樸誠穩練，辦事實心，現在川省。臣謹就所知所聞者，酌舉三員，伏候朝廷銜鑒。

又陝西藩司員缺，現值軍務吃緊，不惟籌餉，兼宜知兵。現有前任雲南藩司賈洪詔，丁憂回籍，因徐之銘調赴雲南，核算交代，道經川省，具呈請臣代表，現尙在此候旨。該司人極樸誠，當臣前在雲南藩司任內時，該司尙係雲南同知，署理騰越廳，官聲甚好，現已服闋，惟未統帥兵勇，此外臣更無信心可靠之員，不敢冒昧薦舉。

劉蓉 臣欽奉諭旨督辦四川軍務并令於湖南紳士擇其曉暢軍務者，酌量帶往。劉蓉質樸沈毅，臣所素知。已調其隨同入川，襄辦營務，冀獲指臂之力。

沓陝西撫臣劉蓉，人本抗直。遇事敢爲。措施不避嫌怨。僚屬每懷嚴憚。然績學雖深，閱歷尙淺。兼以性情偏執，自視過高。往往發言太易。未審實情。故所行不能逮。且於將領中，明知非可倚任，不免遷就，以此未能盡洽輿情，易招謗讟。其於漢南軍務，尙能聯絡楚軍，將藍曹各逆，次第破滅。惟於髮逆大股，雖不遏其東竄，未收聚殲之功，究因兵單賊衆，糧運維艱，尙非貽誤之咎。

文格 前任廣東藩司文格，前在湖南任藩司八年，綜核度支，暨辦理一切局務，精細勤慎，井有條操守亦尙可信。惟局量未見寬宏尙少容人之度。聞其在粵東藩司任內，雖僅數月，辦事尙屬認真。

朱孫詒 前任浙江鹽運使朱孫詒在湖南歷署長沙沅鄉各縣，及署寶慶府任內，頗有賢聲。乃自洊陞道員之後，性近乖張，與人時相齟齬，且議論每多謬妄。待人接物，輕信善疑，前後判若兩人。殆所謂小可知不可大受者也。

李概 候選道員李概，敦謹和平。事理通達。在籍歷次捐輸，不遺餘力。修理城垣砲臺及貢院一切工程，皆實心任事，辦理得宜，鄉論允孚。惟在楚未經帶勇，其於軍旅之事，未知是

否諳習。

劉嶽昭黃淳熙 查按察使銜道員劉嶽昭，曾隨蕭啓江。援勦江西，最爲得力。與蕭啓江所部營官，亦相聯絡，現因石逆分股由懷遠永甯竄逼楚疆，飭該員移駐東安新甯一帶，扼要堵禦。西路稍鬆，當卽調赴四川，或可分統蕭啓江舊部，以收指臂之助。又知府黃淳熙，忠勇奮發，臣所深知。現駐綏甯通道邊界，防堵粵匪，臣已飭令酌察情形，如楚邊安靜，四川軍務緊要，卽取道沅州直趨酉秀前進。此兩軍皆結實可靠，容臣酌量調往。

唐炯 唐炯所部，現因松潘尙未收復，當此山徑雪消逆夷乘機蠢動，欲由水晶堡窺伺龍安兼盧擾及階文，又增兩省邊患，乘此可以進兵之時，不能不並圖戡定。臣前已商同成都將軍崇實檄調唐炯馳赴龍安以窺進取。該守頗有智略。勦撫兼施以期及早蕪事，免致蔓延貽患。

論用人 竊維宋臣司馬光之論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其論用人，最爲切當。伏願朝廷知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則羣材自效，而庶績咸熙矣。

第二節 信賞必罰

賞唐友耕吳嘉春 青神之役，唐友耕身先士卒，陷陣帶傷，卒獲勝利，駱奏云伏查唐友耕此次首先陷陣，身帶重傷，猶能賈勇力戰，回營昏迷數次，傷痕現漸平復。參將吳嘉春力遏賊竄，營盤被圍，藥船將盡，尙能奮力抵禦，夜以繼日，卒獲保全，均屬尤爲奮勇。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副將唐友耕銜鋒血戰，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吳嘉春，不避艱險，請賞加勇號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將弁，應俟克復青神城池後，再由臣彙案請獎。

罰唐燭尹士超 棉州之役，藍朝鼎敗後，秉章檄諸將窮追，預爲布署。於十二日預檄各軍，如該逆被勦分竄，則以果毅營由羅江截赴緜竹之笮箕灘，以防旁竄彭縣之路。以護軍營進扼綿竹城外，以防旁竄什邡之路。此兩軍均爲迎頭截擊之師。以湘果營由略平場截赴安縣，顏佐才率黔勇隨後尾追，此兩路均爲跟蹤躡勦之師。計圍蹙之於安綿之間，前後夾攻以淨餘孽。并檄參將尹士超率師埋伏於花街鎮界牌子一帶，山林之中，俟該逆敗竄經過，突出狙擊，當可殲滅大半。詎意尹士超不遵調度，飾稱現駐之皂角鋪，地當衝要，恐賊從此竄越，難遽移營。十四日藍股大敗狂竄，果向界牌子花街鎮一帶逃走，無兵攔截。而果毅護軍湘果各營，將陣亡受傷各弁勇及拾獲之鎗礮軍械旗幟各項解存綿城，囑署綿州唐燭派撥人夫運送軍火子

藥料檢諸事，期十六日由彭拔營，遵札分路兼程截勦，不料十五日傍晚，湘果營差弁赴州署催人夫，唐燭方置酒宴客，置之不理。候至更初，差弁與該署執事人役互相口角，署內突出黔勇百餘人，各持刀矛立將該弁等殺斃五名。尋復閉城搜殺，將解繳軍器及寄城養傷之勇殺斃三十九名，帶傷者四十二人。遊擊沈茂勝亦被割去左耳，延今數日，唐燭不將黔勇查辦抵償，並不將被殺各弁勇屍首給還，以致各營將士痛憤不平，不肯拔營前進。致藍股竄匪已由縣竹縣箐灘竄越什邡彭灌一帶，沿途自相驚譁，言追兵且至。輒復潰奔。分竄李家碾河壩子等處。因此得脫。秉章奏稱尹士超不遵節制，失機於前。唐燭縱勇滋事，阻撓於後。均屬貽誤大局。署緜州隸州夔州府知府，副將銜參將尹士超，應請旨均行革職查辦，以肅軍政而速戎機。除先將唐燭撤任，並札飭按察司毛震壽赴緜，查明辦理。

嚴懲規避 候選道員孫坦奏請隨同赴四川軍營差遣，已蒙諭允傳諭，該員亦欣然願從。逮駱調集各軍，交卸撫篆，剋日起程，該員忽詣駱寓館，託故不行。駱當即奏革職云，查孫坦係例應迴避人員，前署湘潭縣事，交卸已久，近復派往湘潭釐局，爲日無多，并無經手未完事件。奉旨逾月，初無異詞，及至料理行裝，忽憚軍營辛苦，多方支展，不肯從行。竊惟臣

子之義，東西南北，自當以公事爲重，豈得任意揀擇，由其自便。孫坦意存規避，擅違諭旨，實屬乖謬已極。候選道員孫坦，應請卽行革職，仍責令趕赴臣營，効力自贖，以爲巧於趨避者戒。

又湖南紳士候選州同鄒壽璋，經臣札調隨征，派管支應糧台事務。臨將起程忽然託病，倉卒乏員差遣，實屬貽誤軍機。候選州同鄒壽璋，應請一併革職。

申明責任嚴防巧脫 知事有守土之責，將官有帶軍之責，雖有他種原因，招致失敗，然爲預防巧卸責任起見，究不能稍寬，如奏參丁雲章等之事「查榮經縣天全州 皆於上年經藍逆攻陷城垣未及修築，此次此復被賊匪闖入知州丁雲章，知縣孫怡祿，雖未能防患于前，旋即收復，尙知愧奮，應懇天恩將丁雲章孫怡祿革職，暫行留任。統帶華字營副將秦華祝，雖因中途患病，不能親督前進，以致該營挫失，究難辭咎。應請旨將秦華祝革職，並撤去勇號以示懲儆。」

以上皆略秉章信賞必罰所由成功也。

嚴懲貪污官吏行法自貴近起。前章已云四川匪患，起於吏治不良營務腐敗，欲除匪亂，先

清其源，惟有自罷除幾個最貪污文武將吏，始足以端趨向而資勸戒。秉章於接督篆之日，即奏參一軍事長官張定川，政務長官奎祥，風氣爲之一變，可謂深得治術。其奏參奎祥張定川疏云：「現川省當糜爛之後，急圖補救之方，當以振興吏治，整頓營務，寬籌餉需，勦除賊匪，四者爲要。而振興吏治又爲籌餉之本。整頓營務，又爲勦匪之本。則四者之中，尤當以此二者爲先。蜀省吏治營務之壞，積之已數十年，至今而無以復加，臣率師入蜀，已逾半載，習聞官紳士民之論，僉謂吏治壞於藩司祥奎，營務壞於督標中軍張定川，不急去此兩人，則諸事無從整理。查祥奎不識政體，又以貪鄙濟之。履任六七年，賄賂公行，聲名狼藉。不肖守令，相率出入其門，鑽刺蚤緣，無所不至。由是州縣優缺，署理者居其大半。軍興以來，餉項乏缺，輒借口軍需以供其圖索。於是缺分之委署有費。軍功之保舉有費。防堵之報銷有費。復聽信幕友家丁，肆其詭索。川省近年，每地丁銀一兩，加津貼一兩。祥奎因軍餉支絀，於津貼之外，每兩加派銀五兩。名爲按畝捐輸，地方官旣奉嚴檄，日務敲撲追比。百姓怨痛旣深。輒復聚衆相抗。而渠縣廣安達縣巴州營山東鄉南通江各州縣，遂至圍城大闕。數日始解。（此與近日通江綏定事變何異）卽此任意苛派，激成事端，亦實不稱藩司之任。况

州縣既以賄得，牧令多與私交。欲期吏治澄清，何由施其懲勸。此吏治之病本源者也。張定川狡獪刁詐，復以柔佞濟之。由督署巡捕保至副將，署中軍缺十餘年。前任督臣，鮮不受其欺蔽。通省武官，多受其籠絡。省城要職，非其義子門生，卽其親信厚善之黨。督署內外，遍置私人。一動一言，皆所周悉。由是勢傾等輩，權重一時。始或通徑竇以獻其佞諛。繼且倚權勢而行其要挾。歷任督臣，因其黨羽之盛，亦遂熟視而莫可如何。故年已七旬，猶復戀棧。軍興以來，兼管造軍裝帳棚鎗砲火藥各項，諸多不實。當事者明知其侵吞而莫敢指言其非。既相容隱以釋其嫌，更加保獎以悅其意。今該副將既加總兵銜，其子張廷奎亦保陝西候補知府。如張正倫戴廷超劉華之類，皆其私人，均任城守遊擊都守各要缺。聲勢顯赫，家資遂累鉅萬。此營務之憂在腹心者也，臣荷聖主特達之知，當西陲艱難之會。若仍稍事姑容。則蜀事決無起色。若欲力期振作，保此富饒之區，非先去此兩人，實屬無從下手。反覆籌畫，既歷旬時用敢疏陳該二員劣蹟，伏求聖斷。布政使司祥奎，應請旨卽行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警。總兵銜署督標中軍副將張定川應旨革職拿問。此等拯民水火，刷新吏治，切望四川當局以雷厲風發之愼密速迅手段行之。

第三節 籌餉

委員鄉紳專辦釐捐不由道府縣地方官經手 此係斟酌當日情形，慎防流弊。(一)免官吏叢脞之弊。(二)免官吏中飽之弊。(三)免官吏視爲利藪，將來不肯裁撤，陽奉陰違之弊。(四)免經手者藉口要公，挪移提用之弊。(五)免浮報濫加數目不肯公開之弊。因爲以上種種弊端故採暫時性的委員，與地方性的紳士，共同辦理，其疏云：前准部咨奉上諭各直省勸捐抽釐，藉充軍餉，地方大吏派員經理，往往不得其人，以致營私蘊利，流弊滋多。着各該督撫於釐捐委員，概行裁撤，統歸地方官經理。事繁州縣，未能肆應，卽着該管道府分別辦理，毋得以不肖委員充數。至抽釐之法，着照部定章程，簡明條款，分晰榜示通衢，俾商民一望而知。不致使猾吏奸商，從中舞弊。其執照收存藩庫飭令勸各員止准發給實收。再由藩庫換給執照，以杜假冒而重名器。等因。欽此。竊查四川本係協濟省分，自軍興以來，協餉不至，而本省籌防籌剿，以及解京外各餉，用數已逾千萬。雖經各前督_臣辦理鹽釐，而庫款仍形支絀。籌餉之法，舍捐輸釐金而外，別無長策。爰卽釐定勸捐章程，並於在省之實缺候補正佐各員內，擇其端謹之員，委令會同地方官籌商妥辦。間有揀委聲望素著之紳商，隨同辦理，

以免富戶避就藉爲口實。自開局以迄今，時逾兩載，收項已數逾百萬。蓋委員專設一局，率同紳耆，傳集富戶，優以禮貌，曉以大義，勸諭輸將，出入聽其自便，起坐均可與同，既非刑趨勢迫，即可動其報效之忱。且係隨收隨解，不三數月可以了事，而軍餉之要需亦可及期而放，不至有匱乏之虞。若地方官力能兼辦者固多，而一邑之大事務極繁，既不能時時親身赴鄉，挨戶而告。簽傳票喚，勢將用及書差。而擁有厚貲者，本不必盡係糧戶。其載糧在冊者，又未必盡有盈餘。一經書差之手，或包攬恐嚇，或得賄營私，其幣無窮，必致小民嗟怨。不但此也，地方官或有緊要之需，往往挪移。在實任之員，徐圖補苴，已不免歲月遷延，有誤支放。其署事者，一經交卸，流攤流抵，勢所必然。縱使撤任參追，終歸無着。此捐輸難以責成地方官勸辦之緣由也。至於川省辦理釐金，原議委員專司其事。紳士分任其勞。而所收釐金，每日將捐商姓名，銀錢數目，榜示局前，仍按月一次，依照榜示。挨順月日，造冊二分。以一分送院，一分送局，按照冊開捐商姓名銀錢數目，填示申送臣衙門，核對相符，即鈐蓋總督關防，檄發各該處，張貼通衢，俾衆咸知以杜欺隱。其所收錢文，按照市價易銀，同收得銀兩，積有成數，卽行解局。除繩索鞘匣夫脚價以及抽差飯食而外，並無絲毫使

費。其設局之所，皆係繁要碼頭，距城廂較遠。委員駐彼，專管局務，無時不可以稽查，無不可以經理。納釐者登時抽收，漏釐者立刻查辦。公事無積壓之虞，商賈無守候之苦。若歸地方官，不特奔走維艱，且恐稽核難徧。倘於衙署設局，令商賈赴署納釐。誠謹之商，固不憚其煩。而姦狡之徒，繞道偷漏，無從稽查。加以吏胥任意苛求，其弊滋甚。且抽釐之舉，原因軍餉支絀，不得已而爲之。賊匪一經盪平。卽應停止。而貿遷之來去不時，釐金之多寡難定。如或經理不善，不難隨時撤省。另委賢員往辦。卽將來裁撤之時。委員委紳，亦不敢公然違抗。若交地方官辦理，則目前視爲利藪。日後必成陋規。縱令札飭裁撤，而陽奉陰違。勢所不免。此釐金難以委任地方官抽收之原委也。總之利之所在，弊卽易滋。用非其人，事鮮不債。假公營私者，卽當據糾參斷，不敢稍事姑容。

體恤川民負擔已重，不允再加釐捐。雲貴總督勞崇光等奏滇黔兩省，餉項萬難。各省協餉屢催不到。請仿照湖南東征局章程，於川省水陸設局抽釐，秉章當時奏云：「設局抽釐，原屬萬不得已之舉。若於川省大江要路，夔州重慶敘州瀘州，凡有釐金之處，添設滇黔釐局。所收之項，滇黔兩省各半支用，恐不無窒礙難行之處。四川向賴隣省協濟，自軍興以來，協餉

不至，舉凡籌辦本省防剿，以及撥解京外餉需，費用浩繁，庫藏早已告罄，遂至窘迫時形。咸豐十一年起劉蓉暨前署藩司現任鹽茶道啓芳，始於富彘榮樂等廠，或各路設卡，或就井灶加抽鹽釐。又於大江要路之夔渝敘瀘等處，抽收貨釐以助兵餉之不足。多方勸導，各商始勉力輸將，如再議加抽，剝削過甚，竊恐並此而亦難於征收。且各項鹽釐，現因淮運漸通，楚岸疲滯，而自宜昌以下，節節加抽，川販本重利輕，歇業居多。此時若仍添抽一半，井灶商號，力有不支，或竟停運停煎。各廠數十萬丁夫。一經失業。飢寒交迫。難保不別生事端。禍机隱伏。關繫良深。臣前在湖南創設東征局，原係以楚省之資財，濟楚軍之食用，故楚人樂於相從。若加川省之釐，以濟滇黔之餉勢必至有違抗之事。不特新加之釐，不能抽收，卽現成之釐局，亦恐因而有損。矧川省連年舉辦，逐節抽收，已同竭澤而漁。各商艱窘之况，又非楚南可同日而語也。方今川省邊防未靖，用項正繁。將來地方一律肅清，尙當量加裁減，勉強興辦，匪特於滇黔餉精無益，實於川省成局多礙。

觀上二奏所述，乘章雖於川省籌餉，實則用之川事。且時時培養財源，深慮有竭澤而漁之患。其最注意者，卽

(一)雖目前爲用兵而籌餉，不可不預爲將來罷兵而裁釐。

(二)川省雖較富庶，實則僅足自保，不能作爲協濟他省之資源也。

觀此二事言川省理財及剿匪者，請注意。

第四節 倡導蜀軍提倡團練

川人非不可用，川軍習氣太深，此駱秉章日深知其利弊底蘊。故除以所帶湘楚軍，作勦匪骨幹部隊外，特訓練蜀軍，倡辦團練以爲勦匪鄉導防堵之助。亦實平亂之重要原因也。茲將其事實略述如左，其他得力團練及蜀軍之助，不能一一詳述。

臣部湘楚勇，人數既單，又於川省山川形勢，夙不熟認，進勦難期迅捷。每思調派川勇俾爲先導，而慮其習染已深，心志難洽。查臣前次奏調隨營之候選道張由庚，英爽練達，任事果決。曾在湖南剿賊出力，特飭令赴綏定募到正勇五百名，立爲楚軍嚮導營。又檄開縣武舉傅鴻勳回籍，募到正勇四百名，并歸張由庚統轄，遵照楚軍營規紀律，勤加訓練，冀其倡率川勇，別樹蜀軍之幟。

在籍參將徐邦道，帶練勇出城夾擊。該逆排列倚城山梁，蟻屯蟻聚，勢甚兇悍。唐友耕

徐邦道首先陷陣，往來衝擊，勇氣百倍，乘勢搶據山梁。

文生黃鼎，自率中軍及右營，分兩翼以爲策應。賊衆布滿山谷，相持逾時。

現探藍逆餘匪，經彭明江油石泉等縣團練，陸續搜斬，所存祇二百餘人，已遁入金光洞砂窩子萬山積雪之中。經臣檄飭各縣派團搜勦，勿使一名漏網。而訾逆殘匪千餘，晝夜狂奔，已至富順隆昌等縣境，軍械全無，亦經臣檄飭該處團紳蕭鏞耿光祺等，督團洗勦，計日可期就殲。

此次逆賊急欲奔竄。每一日夜，輒行百數十里，諸軍兼程輕騎追勦，連戰皆捷，不無微勞。可否容臣並沿途截賊出力團練，擇尤敍獎，出自格外恩施。

並檄犍樂榮各縣，督團扼駐要隘以防奔逸。務期將李逆股匪盡數殲除。

以上皆倡導蜀軍提倡團練所收之效其事甚多，不贅述。

駱秉章平定川亂方略

堅壁清野議

龔景瀚

此議與梁上國疏，皆爲川楚教匪而發，與四川今日情勢，不甚相遠。可供參考之處頗多，故附錄之。

（編者誌）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郡越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俱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卽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滋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能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卽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苦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與

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鬥，疑則易驚，又各自爲步趨，紛則易亂，卽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闕然而進，亦闕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塗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斂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況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週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已傷損過半

，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卽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濠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敗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得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踪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攻，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遺路紛歧，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卽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旣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捨命衝

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剿，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剿除，卽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而追逐千里之遙，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虜掠，民有一日之糧，則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先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精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陣，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致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

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隕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濠，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鈴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壯丁，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

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爲間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縱跡可疑尙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使漏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位，烏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卽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臺挖濠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堡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堡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

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卽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餘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夏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護之，卽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

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致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啣嚙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者可與樂成，難於圖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卽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

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裏多益寡，合計每省用銀不過一百萬而已，後此卽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惟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預備於未事之先乎，是數說者皆不足

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不然，不務安民，何以禦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以俟採擇焉。

論川楚教匪事宜

嘉嘉四年

御史

梁上國

臣新奉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竊惟今日之要務，首在平賊，平賊而後，萬象作新，六字和樂，仁心仁政，可實布於天下矣，臣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於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衆，釀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爲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爲劉之協之徒黨，則么麼劉之協有何計技術而能煽惑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數省賊匪，皆地方官所激變

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以避重就輕掩其激變殃民之罪耳，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城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撫綏駕馭，逼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姦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爲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興法從事，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錄，滇黔川楚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爲生者，一時罷業，固已狡而思逞，又適值襄樊一帶，有查拏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戶搜查，奸胥蠱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卽誣以邪教治罪，於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並起，與官爲讎，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且寬容，俟事竣查辦，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與病之由，然後用藥有準，臣愚以爲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釀禍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旣已爲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爲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剋日掃除，則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

，阱獸釜魚，無難殄滅矣。

二曰廣謀議，以籌勝算，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合之衆，狼奔豕突，非有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專務焚燒搶掠，並不能爲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難剋期剿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爲辭，而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夫必待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遇賊衆我寡時，卽未免各懷觀望，雖曰左次无咎，究已坐失機宜，故賊來而疏於防禦，致其鷓張，賊去則緩於窮追，任其兔脫，月延一月，馴至於今，夫自賊匪滋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剿之兵，合之雇募鄉勇計亦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今以縣地數十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紛歧，在在需兵，分布要隘，以守則不能爲剿，以追則無以爲援，若何而可，竊料賊匪之衆，激於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因於衣食凍餒者十之三，出於擄逼驅脅者十之四，其甘心爲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戕殺官吏兵役洩忿報讎爲快意，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恣如所欲爲得計，故其氣甚銳，勢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靡有甯居，忿怨之心，久而漸釋

，而此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民已咸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卽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驅脅之衆，久亦思歸，特室家田業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爲賊，號爲逆首者，旣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須養給此隨行之衆，勢亦必力疲不贍，氣索而不振，爲今之計，機會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衆新附利用間，或因其疲乏而遮擊之，或因怨思而解散之，或批亢擣虛而蹴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機應變，善謀者必有以握其勝算矣，臣愚以爲宜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抒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聞，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如果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事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稟承廟算，亦不畏蒞以遷延矣。

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旣出沒川楚秦豫之境，則此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朝廷以勦賊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各帶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惟是領兵之人，旣各有分地，卽各顧一方，恒情所至，但求己境無虞，罔恤以鄰爲壑，卽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

，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剽忽無常，軍之掩擊襲追奇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却顧，卽誤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卽時順應，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國初平定諸省，並命親王貝勒爲經略爲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蔓延，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面至，墾荒僑籍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囁嚅一種，十百爲羣，以焚搶爲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賊之大勢，盡趨於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則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當其衝，臣愚以爲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衆所信者一人爲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勦之責，如四川則保甯爲一路，夔州爲一路，達州爲一路而並於東南預防其由酉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爲一

路，宜昌爲一路，施南爲一路，陝西則漢中爲一路，興安爲一路，商州爲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爲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以爲犄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尾追者不誤於所向，統帥於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使捏飾委卸者莫逃於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一，必無觀望牽掣之虞矣，至於巡撫本有撫綏地方之責，應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以整理，四川舊無巡撫，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勦捕賊匪三年而未歲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爲要務，伏思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國法甚於畏強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惰，視操練爲具文，視錢糧爲固有，甚而軍屯隱占，兵丁買間，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僱募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爲民累也，卽此項所調之兵

，遠從他省，跋涉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氣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亡，相視慘沮，於是思歸之心勝，而勇敢之氣消，又况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安謐，然營伍空虛，奸民之窺覷亦可慮矣，僱募鄉勇，無論其浮開名數，冒銷錢糧也。卽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驟繩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索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暫時一用不能長策矣，敬惟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勅下統帥，分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卽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爲額兵，有功以各標營操練學習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征戰與編新兵者，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領使歸其鄉，夫此所僱之鄉勇，既已編作額兵，則所調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

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後，統核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實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設重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爲未雨綢繆之計，卽或恐其糜費，欲爲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於僱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五曰杜冒濫以收實用，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所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爵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從微員而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請軍需，動數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卽成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邸抄如湖北參員胡齊崙，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至安郿襄道加按察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捏侵欺，聲名狼藉，現在敗露，又見邸抄德楞泰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手承辦糧臺之知州覃光典所稟，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兩，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

營爲任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國帑爲司官之利藪也，臣愚以爲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卽於軍營所出各缺，遞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卽優以應陞之銜，賞翎頂而不必遽陞實缺，蓋此項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尙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遽陞實缺，則該員卽常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之後，一切撫綏完繕，尤資得力之人，應俟事竣日，合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見，乃予陞遷，庶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大將，所用廚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日相燕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侑酒者，而備弁兵卒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踰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醪之美，士懷挾纊之思，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妥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四省，沿邊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之民，賑濟口

糧，修理房屋，給借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巡撫專董其事，竊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蓄備資糧，又次則檢核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卽保甲之法，但烟冊門牌，有司皆視爲故事，不肯實力奉行，適滋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戶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一登記明晰，不許稍有隱漏，混內有被驅驅據，及現充鄉勇者，被據之日月，應募之地，一一填註戶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卽按冊驗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戶，既查明戶口，隨卽閱實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甲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爲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傭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舉火鳴鑼爲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爲聲援，汛防官兵，亦卽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在閱其地勢，查數省沿邊地方，自前明寇亂，鄉民爲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稽考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

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使鄉民所有糧石，積聚藏貯其中，賊至卽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至檢核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總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記明確，不許稍有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卽將此項官地撥與佃種，輸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於另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爲防賊起見，卽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有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量予寬容，必置之數千里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黨，則於官地最多之處，妥爲安插，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爲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於無形，固綱維而不動，一舉而數善備矣，

立寨併邨清野設伏增兵籌餉疏

盧象昇

(前略)夫寇孽縱橫七年，蹂躪五省，愈剿愈煩，愈撫愈橫，從來宿將強兵，勞人任士，大半

銷沈決裂於此中，其初皆民也，夫何至此極也，微臣枕戈待旦，終夜以思，竊謂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卽化爲民，要當使民不復爲賊，未易使賊盡授首於兵，要當使兵不復爲賊，如果民自民，兵自兵，賊自賊，而賊可盡矣，然而兵民之不能禦賊殺賊，其故皆繇於畏死，而兵民之相繼從賊作賊，其故皆起於求生，夫生死之關，則居食兩字盡之，臣姑以鄖論，萬山礪瘠，穴處巖居，平時暑雨祁寒，尙多不能存活，而今日者，山城變爲瓦礫，郵落盡作邱墟，加以殘黎失業，千里不毛，憫茲子遺，賊來而藏身無地則從之，餬口無資則從之，旣難藏身，又難餬口，而白刃在前，尤不得不從之，殺賊一而從賊百，殺賊百而從賊千，所殺者皆賊也，皆民也，而賊之渠與夫狡者仍在也，毋論賊不可盡，縱令賊盡，民將與之俱盡矣，至於兵，厚餉以哺焉，多金以犒焉，總望其殺賊爾，年來邊徼多虞，已竭中原物力，而中原且到處是賊，到處用兵，到處需餉，雖使黃金白粟積如邱山，亦不勝尾閭之洩，况四盡三空乎，夫用兵久則疲，久則滑，調兵遠則費，遠則勞，兼此四者，又多債帥以浚削之，於是掉臂抗官，瞋目怒帥，兵丁殺賊無能，反多作賊，地方防賊不暇，又欲防兵，封疆之患，將安底止哉，聞近日秦中之寇，多有逃卒饑民在內，則知從前渡河諸賊，雖死於兵，死於溺，死於病疫

者，盈萬盈千，終無益於治亂之數也，微臣愚昧，不知天下大計，蒙皇上以鄖疆付臣，惟與治屬之土地人民相依爲命，以國事爲家事，以民事爲身事，盟心自靖，夙夜以之，茲因寇患復猖於漢商，拮据戰守諸務，夫戰則需兵，守則需民，此必然之理，乃鄖鎮新舊標兵一千，石砧毛兵一千二百，又全楚軍兵五千，合之數可七千，如使當賊一面，賊雖數萬衆，我兵可以厚集而扼其捲土重來，此時防鄖津，防房竹，防均襄荆承，東西南北，四顧止有此兵，緩急將安所恃。

然他處雖無兵而尚有民也，若鄖屬則客兵旣萬難供應，土著又十不一存，窮山僻壤，蒼赤寥寥，兵火餘生，驚魂未定，且無城郭堪依，以當強寇，有立盡耳，臣於是設爲立案之法，就千巖萬壑中，因高設險，令附近壯丁老稚婦女，聚而居焉，授以火砲藥石，統以團保練長，給以倉穀雜糧，使之有所棲有所恃，賊去不至展轉溝渠，賊來不至身膏鋒鏑也。

然此但以保山民，而平原曠野，地當賊衝者，多苦存割不住，忍令徙死他方，臣於是設爲併鄰之法，凡十數里內鄉鄰，擇居民衆多者，將零星村落編入其中，無事各歸本家，遇警合力以守，更令掘深壕，築堤塹，責成團練長，督率防巡，而平原曠野之民，亦少可自固矣。

更思賊之伎倆，惟殺擄人民以示威，搶掠食用以度日，如立寨併邨，徒令民間自守，而任賊飽颺，卽有官兵追逐，在我不返以饑疲失策乎，臣於是設爲清野之法，山民凡有升斗積貯，俱令運入寨中，而平地邨落，一切糧米貲財，悉寄頓于大邨大鎮可守之處，併馬羸牛畜，亦皆授以收斂之方，賊固橫且狡，若其驅民入夥不得，因食於民不得，大勢亦常漸窘爾。

臣復念鄖兵單弱，餉額最微，筮旅雖有五千，動須照管全楚，非臣所得而專遣者，鄖當楚豫秦蜀四面，萬徑千蹊，賊若長驅而來，微臣卽百其身，安能到處堵截，於是設爲埋伏火器之法，如兵家地雷石炮火鼓剛輪等類，暗布山谷，觸機而發，隨地可以殲賊，其用甚廣，其費甚多，臣力不能，乃少變其制，而以竹木爲之，虛虛實實，懼賊且疑，兵力雖單，庶得相機襲擊。

以上四條可以保民禦寇，正如貧家小戶，自當逐事支持，臣力所能爲者止此矣，至於各省寇情，奔騰旣已無定，聚散亦復不常，多寡又難遙度，大抵無兵不能剿賊，無餉不能養兵，兵食相需，通盤打算，則增主兵之費，倍省於調客兵，而練鄉兵之益，又多於設主兵，鄖屬特苦於無鄉兵可練耳，幸荆襄間，向遭寇患未深，生齒尙煩，猶可鼓勵。（下略）

剿寇第一要策疏

盧象昇

竊謂有餉而後可以養兵，有兵而後可以剿寇，故兵多於餉則兵危，寇多於兵則寇橫，而今日事勢，可憂尙不止在多寡間也，蓋用兵不通主客馬步戰守奇正爾，今應援諸兵，多係邊關勁旅，樞臣費幾許心力而調之，計臣費幾許金錢而贍之，地方官又費幾許調停安插及芻糧等項以供之，乃一至東南，水土不服，疾病叢生，鄉思迫其離衷，雄心化爲暮氣，加以鎮將撫馭失宜，動輒反戈相向，則客兵之難。豫楚南直，向皆中原無事之邦，不識兵革，膽氣虛弱，骨力柔脆，一旦責以荷戈，無異驅羊當虎，求一將兵者，又不但無其選，抑且無其人，雖所需餉金，視客兵可省十五，然非擇將選銳，信賞明刑，練膽練心，并練其身手，年餘而後用之不可，今能待乎，則主兵之難。賊騎如雲，每至則漫山徧野，儘意馳驟，倒損卽隨地搶騎，我兵十不一馬，性命相依，既不便舍步兵而先馳，又不敢窮馬力以致斃，則馬兵之難，賊連營數十里，老弱婦女，皆有騾驢，惟脅擄難民，中多徒步，日行不止百餘里，踉蹌者卽棄之以填溝壑，我之步卒，一名有一名之用，寧忍使之委頓道旁，縱令人人精銳，追賊三日，

未有不跛足顛運者，則步兵之難。兵法十圍五攻，明乎我十倍於賊則圍之，我五倍於賊則攻之也，今賊且數十倍於兵矣，况彼依山負嶠，因民掠食，我裹糧千里，到處呼庚，多寡強弱勞逸飢飽之數，事事相懸，而圖倖勝於萬一，即孫吳何以爲謀，則戰兵之難。五省地面，東西南北，延袤不啻萬里，山河隔越，聲息難通，賊肆掠已徧中原，隨地可長驅橫突，將從何處堵截，何處隄防，則守兵之難。彼插卜雖強，然有華夷之界，其來也有定向。其去也有舊巢，我可批吭搗虛據險設伏，乃賊情飄忽，瞬息異形，且在腹心之中，如臟毒肺癰，難加針灸，則奇兵之難。兩軍對壘，旗鼓相當，進寸退尺之間，便分勝敗，斬將奪旗之下，即定安危，維賊逢人則擄，見兵則避，負則鼠竄，勝則狼奔，殲一頭領而別頭領繼焉。殺其多人而擄多人補焉，此非可以常理論者，則正兵之難，夫至主客馬步戰守奇正俱難。而不於千難萬難中，急籌權變切要之法，賊將何日平也，近准部咨奉有剿兵不得分派之旨。仰見聖慮淵遠，已洞徹兵機賊情，而樞臣所議，督理出兵，宜以一二萬爲一軍，是誠喫緊之著，臣今拜命方新，自楚兵而外，各省直官兵數目，及所分駐之地，尙未及周知，目下刻期會師，正思與各撫臣同心協策，乃逆賊已先分蔓於豫楚南直之間，事勢倥傯實甚，如必待臣處處照管，即

千百其身，亦止當千百兵之數爾，緩急其何濟焉，容臣飛檄援剿鎮將及監軍道臣齊集適中處所，插血誓師，將兵馬逐名點驗，某營弱兵宜汰，某營馬匹宜增，某營虛冒宜覈，以至衣甲器械，皆當經目經心，大小官丁，俱爲親撫親諭，通計實在堪用者若干，是否足以當賊，一面據實馳奏，一面鼓勵圖功，應增馬匹器械，應募馬步戰丁，俱於各省直動銀項置募，事平銷算，仍視賊股最強且衆，地方最急且危者，合援剿之兵，以圖必勝之著，次第翦除，其餘支分別股，聽~~撫~~撫臣率勵道將，以本地主兵，且戰且守，併照臣另疏所陳，設險清野，及以民攻賊，以賊攻賊之法，一力行之，庶幾可以措手，非然者，賊勢如此橫決，封疆如此佔危，楚患迫於燒眉，兵將隔於遠地，不聞聲不見面，而責以分身代理，漫言事權，以臣一身，反誤五省，此則臣之所以大懼也，伏乞皇上敕部施行，謹題。

（二疏所敘情賊，頗有與共匪相似之處，故錄之。）